

690
377
2

劇作新刊

萍踪偶記

陳友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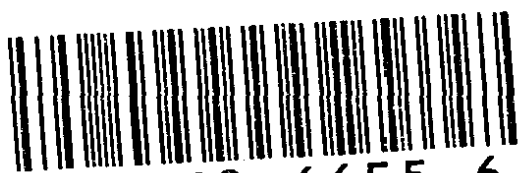
北新書局

刊新作創

記偶蹤萍

著琴友陳

創 刊 五	陳 友 琴 著	萍 蹤 偶 記
-------------	------------------	------------------



3 0662 6655 6

690
377
2

目錄

目錄

卷頭語	一三
上天台	一
杭江道上	五
太湖	七
偷閒一日在梁谿	九
宣城雜憶	二二
山鄉水國說池州	二九

成都印象記	三三
出劍門關記	四一
溫泉峽和南泉鄉	四九
帝鄉	六五
都江堰與望叢祠	七五
川北農村一瞥	九五
憶閬中	一〇三
陶然亭	一三五

庚午散記	二三五
落星村	二三五
兩回奇遇	二四五
到深山裏去	二五五
跋 (趙景深)	二九三

卷頭語

我偶然因為某種關係，走過幾處地方，但絕對說不上是遊歷；又偶因一時高興，信筆留下一點塗抹的痕跡，但又絕對說不上是文章。現在竟能把所有塗抹的痕跡拿出來印這本小冊子，真是一件「始願不及此」的幸事。

常見一些年紀比我青的朋友，在學校裏寫起文章來，總愛用「飄泊」或「流浪」等字眼，每期期以為不可的替他們改掉，因為他們實際上的生活並不是在那兒飄泊或流浪。記得我在少年時，也曾犯了和他

們同樣的毛病，真被辛稼軒「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詩強說愁」等話頭說破了！可是到了現在，自己的生活確乎是飄泊無定了，因爲要糊口四方，身子便不由自主，于是想到「十年滄海寄萍蹤」的句子，萍蹤二字，比擬起「飄泊」和「流浪」的生活來，可算是「恰到好處」。而且人生無論什麼事，都只是偶然如此，一行一動，一見一聞，沒有一樣是例外的，這本小冊子所以叫做萍蹤偶記者，如此而已！

這裏面的文字，有幾篇已在雜誌上（青年界申報月刊等）或報紙副刊上（自由談和民話）發表過的，可是也有幾篇是並未被任何人看見過的，把它搜集在一起，可以看見我的遊蹤所至，以及我和某某地方發生關係的經過。還有幾篇在中學時代寫的遊記稿子，曾經在校刊上或

學生雜誌上發表過的，有宣城敬亭山常塗采石磯常熟虞山等，現在已尋不着了。後來在華北，到過的地方也不少，可惜太忙了，沒有工夫也沒有興致寫文章，所以都不曾留下什麼痕跡來。本冊的後面有幾篇簡直不像是遊記，便讓它不像是遊記好了，橫豎我也並不是在這裏搜印遊記文存。

助我完成這冊小書的，有閻育新先生，替我拍了許多照片，趙景深先生，爲我寫了一篇很好的跋文。薛漱蘭女士和吾妻蘅洲替我幫了不少抄寫和整理的忙，合併在這裏誌謝。

廿四年七月二十日陳友琴于上海寓邸。



水珠簾下山台天手攝者著



著者攝于天台山碧螺潭

上 天 台

這一回上天台的，並不是什麼劉晨和阮肇，所以桃源遇仙女那些個故事，在這裏是再也不會有的了！請讀者不要一見「上天台」三個字，便聯想到神仙記中的記載，甚至聯想到西廂記上說的「呀！劉阮到天台！」

我們恰巧也是兩個人，（我和閻育新君）可不是姓劉的和姓阮的，彼此也絕沒有遇仙女的夢想，只是要跑跑，跑到天台山頂上，拍幾張照，尋幾句詩，來消磨我們的春假，不願老悶在鴿子籠式的上海衙堂



內，把一點生人的趣味都一齊給沒殺了。

有了這一點小衝動，我們兩人便決定出發，逕向天台奔去了。

我們是趁輪船取道甯波而去的，經過奉化溪口，遊了雪竇寺千丈崖等處。由溪口趁汽車過新昌及所謂九曲剡溪等處，一路上峯迴路轉，再加以幽壑清泉，山花野寺，真箇是奇趣橫生。可惜的是不能下車一一溜覽，未免美中不足。

到天台城裏，時爲三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住在友人陳學培先生的家裏。蒙他殷勤招待，我們是很爲感激的。

下面七節，便是遊天台的大概情形。

(一) 由螺溪到高明寺

遊天台山的人，大概都是從國清寺那條山路進山的，我和閻君，却要另闢蹊徑，從「螺溪釣艇」繞道入山，原因是爲的想不走重複路。並且導遊人天台山名勝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徐卓羣先生，也和我們同意，因此在三月三十日的那天清早，就向山裏進發，撇開向國清寺去的大路，一直循着赴臨海的汽車道走，走到拜頭村，便轉灣進山了。沿路也看了濟公遺址四果洞萬松徑蜈蚣吐珠石赭溪幾處小名勝，但沒有什麼特別好處可以記載的。

「螺溪釣艇」這地方，在古代不大爲人們所稱賞的，所以文人作

品，自晉孫興公（綽）的天台山賦，直到明代王太初王思任的遊記和釋傳燈的山志，都未經提及。只有徐霞客的遊天台山後記中，稍稍有了一些記述，纔引起後人的注意。

當我們向『螺溪』去的時候，天氣還好，不料走了十餘里之後，山路越走越高，陰雲越壓越重，竟飛起微雨起來，山澗裏的泉水到處分流着，一步步都是崩崖裂石。有時也有幾道長長的板橋橫臥在水石上面，雖然這是人工，却也有入詩入畫的佳趣哩。

循着石步級，一直攀上山去，有一處危石中分，恍如門闕，俗叫着石門坎，這時滿耳皆潺潺之聲，心知已快到螺溪了。再由小徑折下，突見一怪石聳立，高十數丈，其形狀頗像老筍，和四面的崖石，

不相牽連，顯現出特挺孤標的樣子，蒼苔亂艸，翳鬱其上，其下爲深澗，澗水自上面碧螺潭翻騰滾折而來，直衝搗這石筍的根脚，懸掛下去，便成了一道最雄偉而險峻的瀑布了。我們攀着籐，俯瞰下去，飛花濺雪，聲如萬馬奔騰，真個爲之目眩神駭，不敢久留。後來知道這兒僅是螺溪的中段，要看出所謂釣艇者，須到下面去看，我們再從所謂石門坎翻下，走到澗水峻急處，路斷了，等轎夫向土人借了一塊木板，搭在兩石間渡過去，然後走到螺溪瀑布的下段。所謂「釣艇」，據說就是瀑布上首的那座石山，石山上從前有古籐下垂，彷彿是釣絲，現在籐是沒有了，所以也不像什麼釣艇。不過坐看飛瀑頃瀉入潭，到也十分有趣，下面四幅圖，就是螺溪的寫真。

峯之笏石溪螺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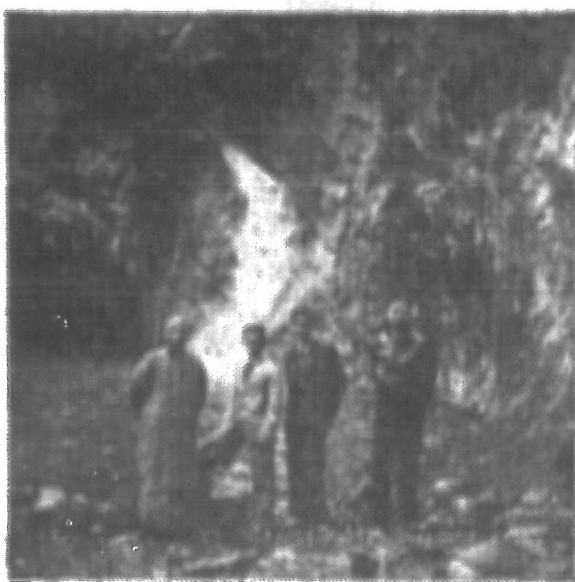
流急之下笏石 (二)



螺溪瀑布最下一段 (三)



螺溪潭前 (四)



關育新 陳學培 著 徐卓 攝

後來雨越下越大，我冒着雨踏着亂石，繞上螺溪最上層，看了一
下碧螺潭，瀑布從石崖背後瀉下，宛若一面極狹長的熒熒明鏡，在門
外閃爍，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攝了一影，仍循舊路出，在一個新造的
亭子內休息了一回，于是下山，再向高明寺進發。

上高明山時，杜鵑花或紅或紫，帶雨垂珠，觸目皆是。回看峯頂
白雲，如輕絲，如絮帽，飛來飛去，有時聚集多了，簡直把整個峯巒
都掩蓋起來。爬上圓通洞左近，我們已喘息吁吁，汗流浹背了。圓通
洞是由三大巖石堆疊而成的，有一很狹小的板門通入，裏面住了一個
和尚，正在抄經，據說此處是無盡燈大師注圓通疏的地方，洞內石色
黑黝，有一面刻了「圓通洞」三字，是康熙乙亥蓬萊遲維培寫的。洞的

另一面，前對遠山，下臨深谷，清齊周華詩所謂「玲瓏悟出山靈竅，洞外青枝盡寶幢，」就指的這裏說的。次出洞，又看了一回伏虎石，和明玉大德筆塚，纔進至高明寺用膳。伏虎石不是過一塊虎形的石頭，上面鐫了「伏虎」二字；筆塚裏埋了一枝明代和尚檜溪大師的寫經筆，這和尚大概因為毛錐子葬送了他的一生，所以很惋惜似的要把它埋起來吧？到也是一個有趣的和尚！

高明寺的建築，在一幽壑裏，四圍是修竹叢林，鐘樓高聳，梵唱聲聲，十分雅靜。寺裏藏有隋代天台開山祖師智者大師的袈裟一件，印度貝葉經一部，和尚爲我們取出鑒賞了一回。據說還有一隻智者大師的鉢，業已失掉了。

此外，我在高明寺裏發見了兩件高明的事，一是住持僧可興大做其六十高壽，客堂內滿滿的掛着血紅色壽聯，還有什麼大學畢業生曾做過縣長老爺的某君敬贈了八張似乎是古文的壽序。另一件事，是客堂的屏風上雕的花紋竟都是囍字，起初疑惑是我的眼花了，仔細一看，不是一一个个的囍字是什麼？我不禁爲之啞然了！這是和尚要迎合俗人心理呢，還是俗人心理迷了和尚呢？古人詩有云：「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風景屬僧家，」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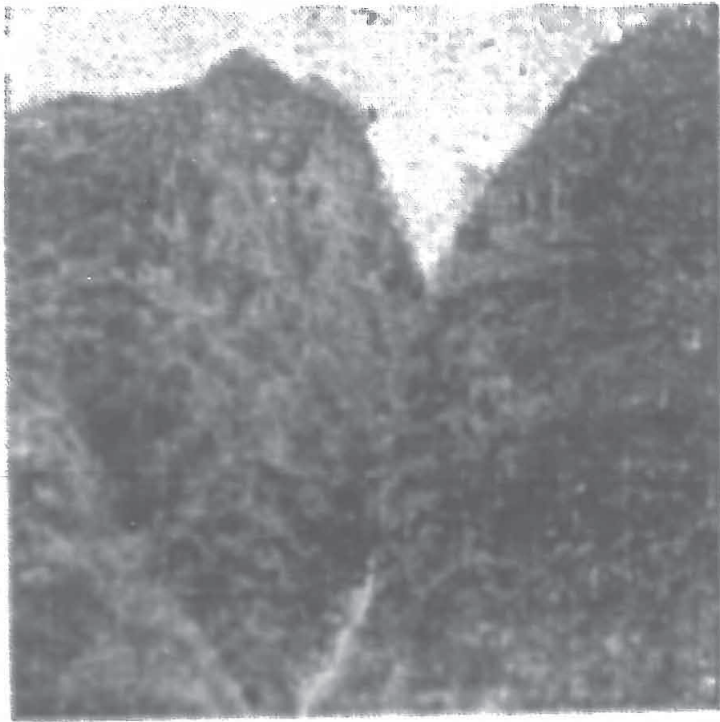
(二) 瓊台雙闕與桐柏宮

坐上山轎，向所謂「瓊台雙闕」進發，路過桐柏瀑布，下轎瞻仰一

番。天台這一條瀑布，是最容易看見的，我們在公路上的汽車窗裏就可以遠遠望到了，因為太顯露了，所以沒有什麼好，我認爲這是天台山上最平凡也是最下等的一條瀑布，無曲折，亦無氣勢，粗淺庸陋，毫無足觀，我因此想到佳山川和好人才一樣，深藏難見者必是最好的，顯露易窺者，必定是較差的，或許竟是真理吧？

看了一會兒瀑布，廢然離去，向「雙闕」而進。既到所謂百丈坑，境界便頓覺不同，兩面峯巒高插，遮日掩雲；其下是一溪一徑，倍形幽閑。溪名叫做靈溪，孫綽天台山賦中所說的「過靈溪而一濯，疏凡想于心胸」者，卽此。山路新經修造，甚便行走，下橋步行看山，奇巖異石，真個是「移步換形」。有的如巾箱鐘鼓，有的如虎豹熊羆。最妙

上瓊台之路



百丈岩之峭壁即雙關之一



的果然要算是雙關了，劍拔城開，排天而起，我們身臨其下，翹首以觀，被這偉大的巉巖攝住了，竟彷彿它要壓倒下來的一般。

望 下 台 瓊 從



下 台 瓊 在 者 著



最，昔徐大章已有定評。王季重云：「萬玉剖而壁明，萬縷開而錦
雙闕的一面又叫做百丈巖，下面便是百丈坑，峭峻壯觀，為天台

奪。崑崙嫡派，奴僕羣山，仙或許之，人不能到。『潘稼堂描寫此間境地云：「或玉洞仙都，琪葩馥郁，或龍湫鬼穴，光怪陸離。或長蘿懸樛木而縹渺，或青猿搖落葉而翻飛，苔斑石滑，闕其無人，鶴唳風清，谷其欲響。』雖是麗詞誇飾，却實有幾分形似。

至一處，橋忽中斷，涉水而過，石上泉流，其寒澈骨，我們不知不覺已做了「過靈溪而一濯」的孫興公（綽）了。

上瓊台仙人座的路，正在修築，還沒有完成，本來壁立千尋的仄徑，又有新泥堆積，鬆滑異常，更加難走。我和閻君鼓勇直上，一步一躓，攀藤援石，匍伏蛇行。本來應該從桐柏宮那一面繞到瓊台的，可是因為要在百丈坑中跋涉一番，所以毫無顧慮的竟從這一條險徑爬

上來了。

山巔有大石，刻「台巖奇觀」，「秀甲台山」等字樣，拂苔蘚細視，才知道是雍正年間的鑿痕。其下復有兩個駱駝肩背似的峯頭，徐步踏石罅而下，細沙碎石，隨着脚朝下直滾，趾不能留，手不停攀，瞻前顧後，危竦萬狀，直到最前面，才有所謂馬鞍石，上可坐人。再進，便是瓊台，瓊台亦有小雙闕，恍似削成，下臨百丈深坑，不敢俯視。孫綽所謂「雲竦夾路，中天懸居」。真是善于形容的了。壁刻康有爲所題「雙闕」「瓊台」，係甲子年所書。仙人座在瓊台前，彷彿是一個半圓形的圈椅，可容兩人，我同閻君在座上做了一會兒仙人，脚底下的千山萬壑，一齊都擁赴而來，遠的近的，各各顯出他們那雄奇崢嶸的狀

態。雖然我們沒有在這兒享受看月出的奇趣，可是能在這「中天懸居」的地方，坐上一會，也算不虛此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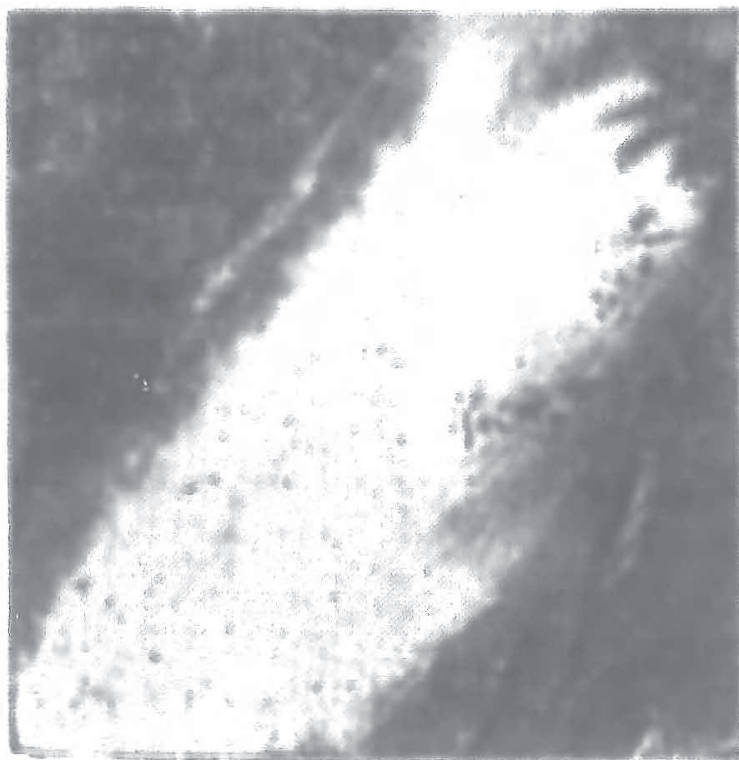
後來又盤繞着瓊台的山腰，去看新近發現的龍潭瀑布，這一條路，更加難走，我們簡直不是在走，是一路爬去的，爲的要看看別人所沒有看見的瀑布，所以不惜把滿身染上了黃泥土，不惜把衣裳拉開了裂縫，終于被我們達到了目的地了。

這個所謂「龍潭」的瀑布，曾經清代齊召南先生在天台山八景圖記中提到過，不過他也只是說「瓊台下有龍潭，闕然而黑，不敢諦視」罷了。後來不但外來遊客沒有到過，便是本地土人也很少看見這龍潭的，徐卓羣先生，他是天台名勝區的管理委員，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赴龍潭之路



龍潭瀑布



我們恰好碰着徐先生做嚮導，所以能一賞此深藏幽谷中的奇景，不可說不是運氣好了。

翻過一坡，便看見瀑布在滾流着，雖不十分高，（自然還不及石梁飛瀑）却很有氣勢，從側面一個龍王洞口看起來，更覺得狂傾飛瀉，銀浪奔騰，令人目迷神眩。潭作長圓形，生得十分整齊，好似人工開鑿出來的一般。

看過了這兒，我們再上桐柏宮。約有三四里路，打從山頭上走過去的。桐柏宮所在，是在高山頭的一塊平原上。這是天台山上惟一的道士觀，起初名叫九天僕射祠，白雲壽昌觀，又名崇道觀。據說最早是王子晉所治，吳赤烏年間，葛元曾于此煉丹。後來有司馬子微徐靈府馮惟良紫陽張叔平真人等，在此住過。觀前石礎甚多，遺跡猶在，歷史當然是很悠久的了。廟的規模却不大，若比起上江的道觀，真差得

遠了。

道士葉宗濱，裝潢風雅，案上擺着一冊時賢題詩簿，所謂「時賢」，也終於是「時賢」罷了，可惜他遇不着李青蓮，不然，他也得借以出名啦！

最可笑的，葉道士手錄了一篇唐朝徐靈府的遊天台山記，（原文很長，也頗有唐人的筆意。）中間有一段說：

「司馬子微，在華頂峯遇王羲之，入山學業，子微以過筆法付羲之，羲之隨子微學多年而後有成。」

中間對於這一件事，敘了好幾百字。我想，司馬子微既是唐代的人，怎樣會做晉朝人王羲之的老師呢？如果此文不是偽造，一定是道

士（司馬子微一號白雲先生，本是道士。）們要借重借重王右軍的聲名罷了。

崇道觀的右面，有一殿，供着伯夷叔齊的石像，伯夷叔齊竟從首陽跑上天台來了，也不可不論是奇蹟。徐霞客遊天台山日記後篇上說：「桐柏宮正當其中，惟中殿僅存，夷齊二石像尙在右室，雕刻甚古，唐以前物也。」據我所知，這二座石像，是宋紹興年間刻的，（石像背後有字，廟內也有碑記說明。）有一個姓黃的道士，特地從京城裏用車搬到這兒來的，這個黃道士固然未免多事，可是徐霞客認爲「唐以前物」，也未免失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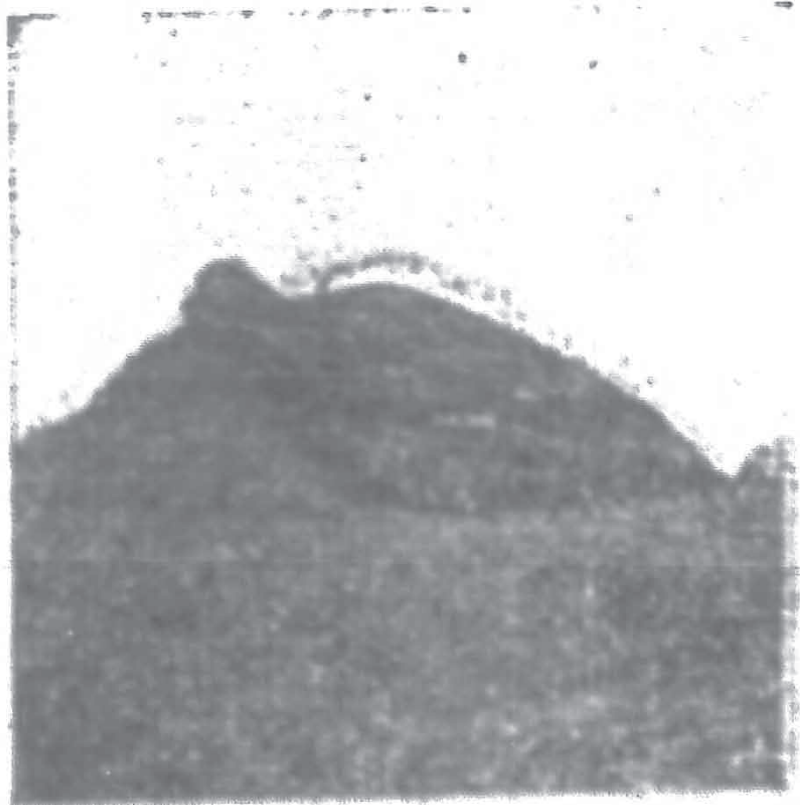
出了桐柏宮，本擬取道回城，後來我們還要到百丈坑靈溪和雙闕

等處留戀一會，仍由瓊台下，直到黃昏時，才離開那不可再留的幽竅峭徑。

(三) 赤城

遊覽天台山的人，第一個要看的，便是赤城山。赤城離城最近，至多不過七里路。因為它的聲名太大了，「赤城霞」，誰都知道，自然，孫興公天台山賦，「赤城霞起以建標」，是此山第一個捧場者。也許可以說，赤城實是因孫綽而得名的。本地人沒有遊天台的很多，沒有到過赤城的却極少。天台人方音，呼赤城作「七情」，常常令我誤會了別的意思。我們是于三月三十一日，前往遊覽的，請了一個本地人做嚮

赤 城 遠 望



導。我們遠遠的望着山色，着實好看，紫岩層疊，如映朝霞。「赤」字是指的石色，「城」字是指的山形。因為山的這一面，壁立千丈，迥迥圍繞，和紅色的城牆一般無二，所以得名。

從山腳到山巔，不過一里多路。先進一個山洞叫做紫雲洞的，參謁一番，山岩滴水，琮琤琤琤，作碎玉聲，洞上紫色峭壁上巨額一方，有萬曆癸巳年冬所刻的「赤城霞」三大字。廟宇是一半在洞裏一半在洞外的，洞外有碑曰「建文帝

度歲處」，按谷應泰明鑑紀事本末有「宣德七年冬十一月帝遊天台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的記載，建文遜國出亡，削髮爲僧的傳說，或者與此有關。

在另外一個尼庵內，有兩家帶髮修行的女尼，每一家都捧出茶盤和甜食來待客，茶碗內茶葉三四根，甜食都同樣是陳年古代的霉腐物。她們這樣爭着獻一獻寶，希望遊人們慷慨解囊，據說這是天台山的習慣，我們想到她們生活的可憐，也只得每一盤子裏給她們兩角小洋的酬報了。

山上舊有葛洪煉丹爐，現已不可見，曇猷洗腸井還在，但毫無可觀。次參觀香雲餐霞玉京三洞，餐霞洞內有孫天祚妻齊氏塚。並有齊

氏生前親手搏製的泥牀泥竈及其他一切日常生活的用具。天祚，天台人，早死，齊氏撫養孤兒成人，又不幸早死，齊氏悲痛萬分，她自己本是個工書善畫的藝術家，從此，絕筆書畫，廬居赤城餐霞洞，專取本山土，搏製殉葬物，及應用的墓磚之類的東西。又自建小樓，自製器用，一共住了四十多年，不曾下山，並不曾出過洞，死時年八十。至今，各物都在，足以供後人瞻仰。

玉京洞內有魏夫人煉丹處，有人說，一玉京洞，岩中自結玉京二字，隱現可辨。我們並不會見到。洞後有金錢池，亦沒有什麼可看。

山頂有七級浮屠，殘磚碎片，坍塌滿地，塔爲梁岳陽王妃所建，

內藏舍利二十八個。看其外形，我怕它不久也要做雷峯塔第二了。

最後，進餐于釋鑑洞，洞爲僧

湛然演天台教處。有釋鑑二古篆，

鐫于壁，據住在裏面的許老先生

說，這二篆是唐代人刻的，恐不可

信。許老有子曰許傑，現任吾皖安

徽大學講師，而其父乃僧睿住在這樣的山洞內，亦一異事。

下山，在下午四時。歸途中，覺得赤城真不值一遊，只要遠遠賞鑑就是了，「宜遠觀而不可近玩」，却可移到這裏來用一下。

赤 城 古 塔



(四)從國清寺到華頂

四月二日，雇好了山轎，預備取道國清寺，遊石梁，登華頂，據說從城裏到華頂，共有四五十里路。備着山轎，以便足力不濟時用以代步的。(共轎四乘，除我與閻育新君外，尚有閻君的老太太，及其隨從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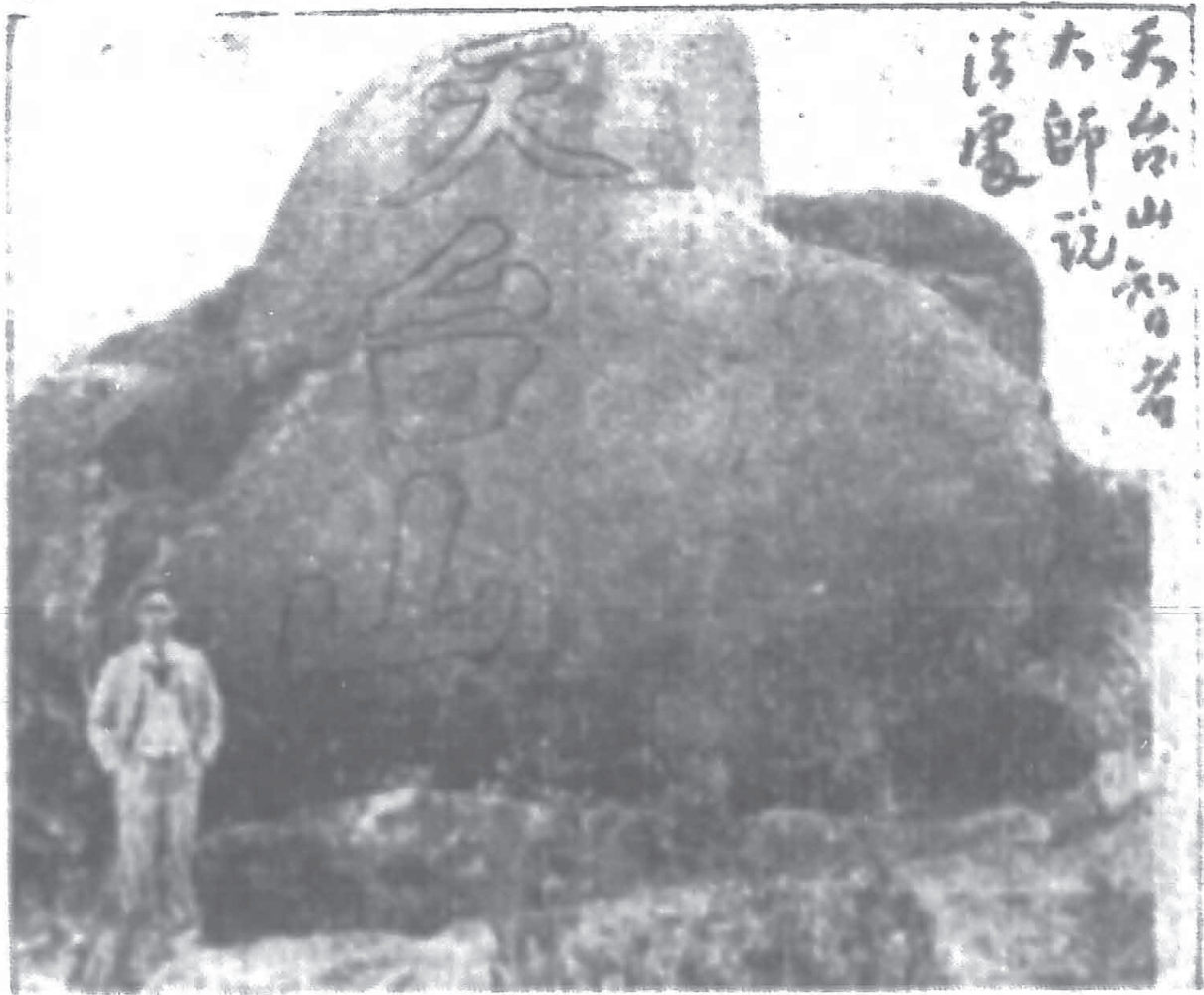
天台山到底有多高？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丈量過，山中道里距離的遠近，只是約莫的估計罷了。浙江通志，根據舊說，謂高有一萬八千丈，李白詩：「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恐怕都是些靠不住的數目字。

五里，到國清寺，國清寺是東南極有名的一个寺院，歷史之悠久，佛殿僧舍之闊大，較之杭州靈隱天竺，有過之無不及。寺前有「雙澗迴瀾」，爲天台八景之一；環寺有五峯如畫，峯名，曰八桂，曰映霞，曰靈芝，曰靈禽，曰祥雲。

過豐干橋，（唐朝名僧豐干，曾久住國清寺，故用「豐干」二字名橋，以紀念之。）看萬工池前的七小浮屠，和東面高阜上的一大浮屠，點綴于林樹掩翳泉流縈抱之間，更顯得景地幽靜。再進，古松蟠曲蒼翠，石路平滑無塵。一大照壁上寫了「今春傳戒」四個大字，可見這裏是佛家的重要地方了，據說國清寺裏和尚多的時候，常常在千人以上。

進寺後，居中有一雨花殿，院宇壯闊，氣象光昌，我們「隨喜了上方佛殿，又來到下方僧院」之後，復于右齋廊前，尋見了王右軍一筆頭的大鵝字碑。據台山古志載王右軍鵝字碑，本在華頂墨池左側，後爲天台關古堂壽人氏補成，縱橫飛舞，亦極可喜。寺中有唐代古梅一株，在下屋的簷前，根株擁腫，有葉無花。又有一大漏砂鍋，徑口丈餘，其大無比，門前懸一聯云：「古寺尙存寒灶石，雲封猶有漏砂鍋。」舊傳這口鍋只漏砂不漏水，可是現在早已廢置不用了。

出寺，再登山，十數里，到真覺寺，（俗名塔頭寺）寺內有隋朝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大師肉身塔。這位智者大師，是天台的開山祖師，寺門前有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并序，述其事甚詳。寺僧領導我們



到智者大師說法台前瞻仰一番，說法處爲無數天生黑黝色的大石累積而成，有一面大石上刻「天台山」三大字，跡漸模糊不可分辨，我立在石傍，同遊閩育新君爲攝一影，僧人謂此處實是天台山的發祥地云。

再上十餘里，便是出名的所謂寒風關了，天忽陰

寒，山雨大至，果然「寒風」二字，名不虛傳，從轎中取出油布棉衣之類，以避雨禦寒。過龍王堂，到漢高察隱居處，（高察的事蹟，見漢書）又遇冰雹，氣候比寒風闕更冷了！山頂和山下有這樣的不同，難怪清人齊召南在他的天台山景臥遊圖記裏說，「夏時嶺下雷雨，山下不知，秋冬霜雪皚皚，山下亦不知也，」了！後來我們下山問是日曾否下雨下冰雹，城中人說，二日那一天却是大晴天哩。

上山的路，一律用大石鋪成，極便行走，雖然漸行漸高，却並不甚覺得，過一大山凹，俗名揭桶檔，土人有謠云：「風刮揭桶檔，水牛吹過岡，」我們雖沒有水牛那麼大，那麼有力，但是還沒有被風吹過岡，也算是幸事了！

華頂是天台山的最高處，有華頂寺，拜經台，太白堂諸勝。其間僧道縛茅爲屋，散居叢林幽谷之中者，不可勝數，土名都叫它做「茅庵」，到處可以聽見清磬木魚和誦經拜懺的聲音，置身其中，真彷彿到了西天佛國一般。我們擇了一個最大的茅庵住下來，庵名藥師庵，裏面的陳設，極爲講究，客堂裏的椅桌木器和樓室中的几窗牀榻，清淨無塵，使遊人大有「賓至如歸」之樂。所可惜者，細雨紛飛，陰霾不開，開窗回望，只見一片烟雨迷離的山景而已。

藥師庵住了不少遊客，有幾位女士，穿着得頗爲時髦，不知打從那兒來的。晚飯後，樓下胡琴聲伴着京調兒響亮起來了，男人和女人的聲音都有，在這兒忽然聽到這種突如其來的音樂，似乎有趑然足音

之感，但同時覺得和梵魚唄唱聲雜起來着實有些兒不調和！一會兒和尚上來和我們攀談，談到華頂歸雲和清晨看日出的景致，和尚說：

『這要看居士們的緣法了！山頂多雨，常常一連好多天，看不見日光，明天不知能晴不能，如果晴了，此間「日出」和「雲歸」兩大美景，是很好看的哩！』

後來我們囑咐了侍者，叫他等到五更時如果天晴了，便喚我們起來上拜經台看日出，誰知這一夜雨聲，漫山遍谷浙瀝浙瀝的洒個不停，第二天還是風風雨雨的大煞風景，於是我們只好自歎無緣掉頭而去了。

華頂寺之前雨中



別華頂悵然賦一絕

且與山靈約再來，

雲歸日出無緣見，

樂師菴之後松竹



此行辜負到天台，

卻向華峯總雨回。

(五)石梁飛瀑

在藥師庵住了一宵，第二天早上起來，冒雨在庵外泥土地中挖起了兩棵木本的小菩提樹，這種樹是天台山頂的特產，叫做「天台菩提」，在夏秋之間，結出硬殼的實，裏面含有如瑛瑯質的念佛珠。與廣東的菩提樹又名畢鉢羅樹者，似乎又有不同。採着放在山轎裏以備帶回上海做標本。

決定今日(四月三日)從華頂啓程到石梁去觀瀑了，冒雨走了十五里，途中景況，正如徐霞客所謂「溪迴山合，木石森麗，一轉一奇，殊慊所望。」先到上方廣寺，寺中有人在做道場，和尚正忙作一團，

我們便沒有進去，門前的樹林翁鬱，花雨紛飛，泉流淙淙，向下傾瀉，因為山勢是逐漸低降了。山石上刻了「金谿」兩個大字，據志書云，中方廣寺的石梁飛瀑的泉源，是「金谿」和「大興坑」二大流派的會合，奔流急湍，蔚成奇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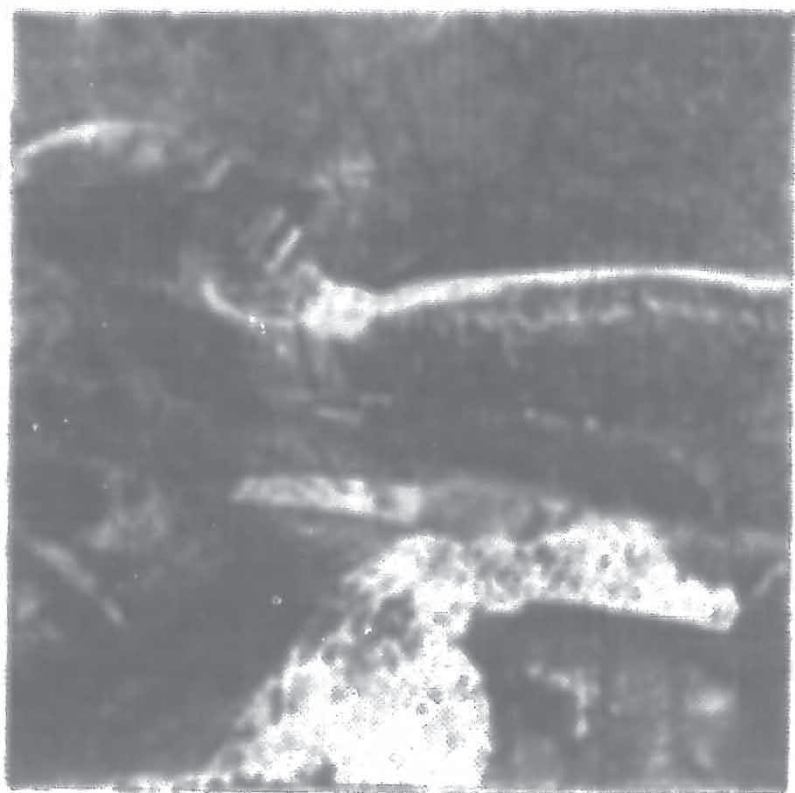
由上方廣寺到中方廣寺，不過百步，石梁即在中方廣寺外，梁闊只一尺，長約三丈，從兩山坳間，架空而起，兩道泉水，從左右流來，穿過石梁，合流下墜，百丈懸崖，陡險萬狀，浪花噴雪，水響轟雷，昔廬陵甘雨書有一付對聯，形容此瀑云：「冰雪三千丈，風雷十二時，」真是簡賅切當！石梁上可以走人，但敢走過的人極少，我們因為天又下雨，水濕苔滑，更加不敢嘗試，因為從梁上俯瞰絕壁下砦

砰礫礫的大瀑，不由得你不心驚肉顫了。石梁的那一面，無路可通，有一小銅殿，靠着山石建築起來，大約是有意防止人們跨過的。據說，昨天有一老婦人，從石梁上失足下墜，粉身碎骨而死，不知是存心來捨身崖下去求升天的，還是真正的

慘遭不幸。從石梁登中方廣寺，有高數十級的石步梯，石梁以下，便萬馬奔騰，不可逼視。在石梁之上流，看石梁飛瀑的起點，有如下圖

一。
我們繞道從泉流之上游，走向

石梁飛瀑圖



石梁飛瀑圖二

下方廣寺去，在下方廣寺前，仰觀飛瀑的一部，有如銀河之瀉落九天然。參看圖二。



我們在中方廣寺裏吃午飯，一座敞明的樓房，正對着瀑布的上

中方廣寺寺址所在，舊有曇花亭，今廢，僅存一額。其瀑之上游，諸流匯滯處，林泉之勝，尤爲可愛，時有小瀑，瀉于白石之間。石壁上刻字甚多，有「大觀」「噴雪飛雲」「澗雪曇花」「神龍掉尾」「棲真金界」「三奇」等字樣。見圖三。

石 梁 飛 瀑 圖 三



游，耳聽着轟轟轟的水聲，開窗則滿處都是白霧似的雨花，這雨花的成分，一半兒是天降的霏霏細雨，一半兒便是飛瀑亂濺的細沫了。水勢正在樓下翻騰，洶湧如龍遊，如潮捲，奔赴石梁而下，我們伏在樓窗上，賞鑑着噴雪飛雲的奇景，大

家都看得呆了！昔人有記石梁瀑布之文，中云：「勢若江馳豔瀨，河出龍門，直下千丈白練，而橋常其衝，」雖未免過甚其詞，可是遊石梁的人，見石梁瀑布「雄奇駭愕，未有不驚且喜，喜且太息流連」，却

是真的。

法苑珠林云：「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無得至者。」說得這樣迷離恍惚。我們到過石梁的人，看了這一段記載，覺得是頗為有趣的。

(六) 銅壺滴漏與水珠簾

在石梁飛瀑的附近，有很多的奇瀑，可供觀賞，最出名的，要算「銅壺滴漏」和「水珠簾」了。我們便決定看了這兩個地方，再到萬年寺去投宿。午飯後，過「蓋竹洞天」，四字爲宋晉陵丁大榮書，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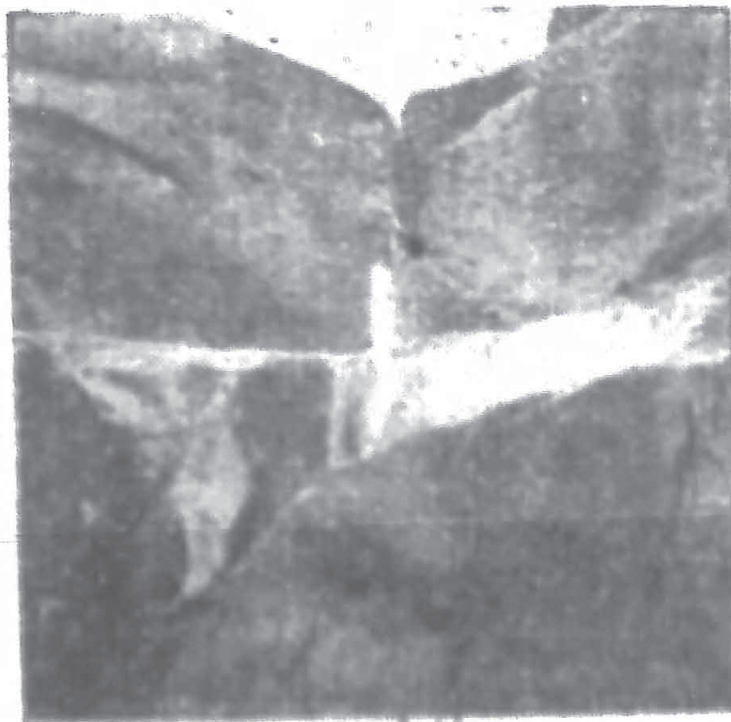
蓋 竹 洞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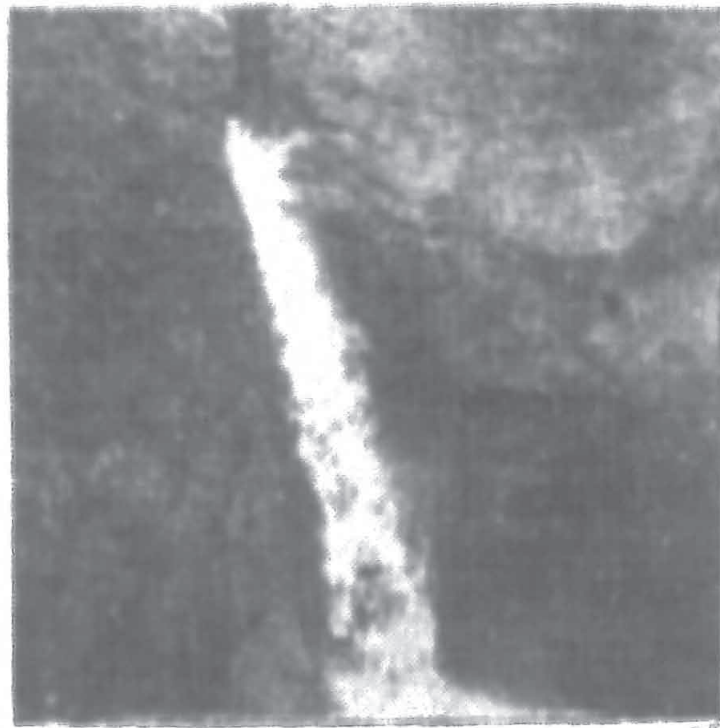
至斷橋，「斷橋積雪」，為天台八大景之一，可是現已徒存遺跡，所謂斷橋，不可復見，大約全部都崩毀了。

「銅壺滴瀟」，是形容水石的名稱，因為石形正像銅壺傾水。有大銅壺小銅壺之分，其間巨石填滿山坳，接連兩山，銅壺石上，光滑平整，可容數百人。其中豁然開裂作圓錐形，而又曲洞中通，深不可測，要看所謂銅壺中的形狀，只可以身大石蓋上，叫人捉住兩隻腳，以防下墜，然後探首下窺，壺中水勢，迴旋盤折，如沸如騰，奪

大 銅 壺 之 外 形



銅 壺 口 瀉 水 處



口而出，一出則奔蕩不可遏止。見下圖。

從前徐霞客也曾遊到這裏，大約那時還沒有「銅壺滴漏」的名稱，他的遊記中形容此境云：「中層兩石對峙如門，水爲門束，勢甚怒；

下層潭口頗闊，瀉處如闕，水從壑中斜下，三級俱高數丈，各極神奇，但循級而下，宛轉處為曲所遮，不能一望盡收。頗為近似。我們從大銅壺看到小銅壺，再下去，便是有名的水珠簾了。（見下圖）

水珠簾的水，在大銅壺小銅壺

簾



之下，水勢不急，溢流而下處，平闊散緩，起淪漪形，有如美人薄披霧縞，漾成波紋，骨肉停勻，愈見其美。至以珠簾二字形容之，亦頗工妙，因不免令人聯想到「水晶簾下」也。

其上有所謂龍遊視，在水珠簾的左面，（即圖中的坳下處成溝形者。）曲折作虬龍蜿蜒之形，石陷下甚深，好像是匠人有意穿鑿而成的一般。自然界的巧妙，真是無奇不有。

（七）萬年寺赴桃源途中

在「水珠簾」下流連了很久的時候，折回中方廣寺，再欣賞了一下「石梁飛瀑」，於是便取道向萬年寺去投宿了。

到了萬年寺，時已黃昏，山門緊閉，寺前有園圃甚大，距離院居頗遠，轎夫叫門，叫了很久，不見有和尚出來，這時候暮雨淒淒，境極幽閑，同遊的人都有些情急，擔心着今晚若沒有下處，可就糟了！

我却遠遠地賞着這「空山蕭寺」的景象，吟味着「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的句子，又想到「鳥宿平林樹，僧敲月下門」的故事，覺得和尚生涯，真是大有詩意的。

好容易從寺裏喚出來一個和尚，大家一擁而入，寺雖極大，却很破舊了，住寺之僧，似乎又不多，因此格外顯得蕭條可怕。接待客人的和尚，把我們引到寺後一幢空房子裏住下，一座高樓，上上下下，全無人住，只聽得寺牆外一片潺潺水聲，伴着屋內一盞照雨的孤燈，于是我們便在這樣黯淡的燈光之下，一面喝茶，一面吃着自己帶來的麵包，大聲的談着話，壯壯膽子。後來和尚搬出飯來，草草吃過晚飯，和尚又繼續搬出綠簿來，于是我們每人寫上幾隻大洋的樂捐，這

三井潭



纔好像一切都無事了，大家便安心睡覺。

三井潭

第二天一早起來，先上三井潭去看，三井潭距離

萬年寺不過三公里，穿哇過澗，比遠目的地，見潭分三級，大石磐磐，夾于兩山之間，上潭之水，傾注入下潭，抵激沖蕩，跳起尺餘，奔放處，湧出一陣陣浪花，飛珠濺雪，碎濺輕圓，一顆顆好像欲捲又放的樣子。

因為境逼危竦，我們居高臨下，不能看得真切，上面一團，只不

過照出極小的部分而已，因為下面沒有法子可以去，只得觀個大概便
悵然而返了。

廣濟潭

自三井潭折回，走上七八里光景，轎夫領我們去看

廣濟潭之瀑布



廣濟潭之下游



廣濟潭，轎子停在大路上，（閻老太太和丁松泉女士都未能前往。）我和育新，脫去外衣，拿着手杖，翻過一個山頭，再慢慢走下去，見兩山夾峙中，一道瀑布湧出來，傾注到廣大的潭水裏，潭上爲峻峭千尋的大嶺，其下奔泉曲折，齊向沙石平處流去，流到前面，又爲一大壑，幽邃遼迴，不可究窮。只得仍翻過山頭，依着來路，向龍穿潭進發。

龍 穿 潭

走了十里左右，一路上的山峯和林壑，越轉越美。我們在半山中行走，競秀爭奇的峯巒，琮琤琤的流水，叫我們又要看，又要聽，真個是應接不暇。尤其可愛的，滿眼山花，嫣紅燦爛，這時候春雨初晴，格外顯出嬌媚。想到唐人「山花紅欲然」及「澗水吞

樵路」等名句，真寫出我此刻所見的景象了。

龍穿潭在山凹裏面，轎子不能抬過，我們尋進去，不過半里之遙，便發現一道最雄奇的大瀑，爲我生平所未曾前見的，也可說天台山上惟一無二的壯觀。因爲別的瀑

龍穿潭之上山之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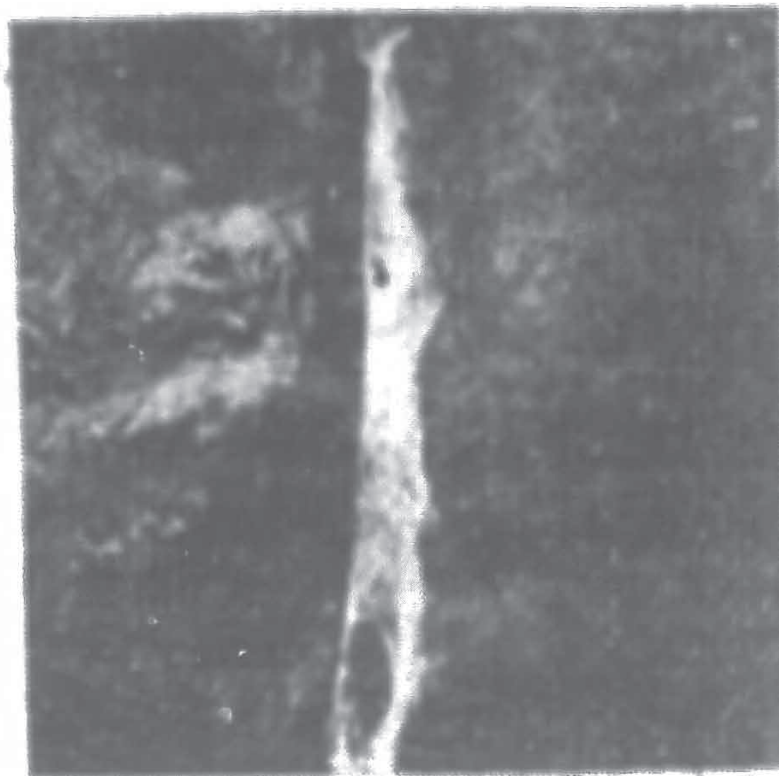


布，最多不過幾丈乃至幾十丈高罷了，這條大瀑，是從山頂上一直滾到山腳下來，浩浩蕩蕩，滔滔汨汨，奔雷飛電，一瀉萬尋，大家見了，爲之心駭，爲之舌撻，我覺得龍穿潭三字，不足以形容，爲改

飛龍滾澗之上部



飛龍滾澗之中部



「飛龍滾澗」四字。

青新攝影時，因為瀑身太長了，不能一次拍，特地用兩個鏡頭分拍，結果，仍只各拍得其上中二部，其下部瀑布傾注入潭之處，仍未

攝出，于是可見此瀑布之長大了。

龍穿潭出來，就向天台山最有名的桃源洞趕去，桃源洞爲漢永平中剡溪人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迷路獲遇仙女的地方，事蹟見神仙記，雖則神話荒唐，不可相信，然傳說已久，爲多數人士所共知的佳話。一直到現在，天台城裏，藥店的招牌，都打的是「晨肇遺風」。齊召南寫這個地方，有以下的一段。

「……兩山夾水，沿水尋谿，折而入，每行至盡處，輒又豁然一關，蒼崖翠壁，常若雨後，鮮妍欲滴，奧如也，而曠如也。……回見兩峯娟娟若臨水而梳妝也者，雙女峯也。從峯側作猿猴形，援巨藤而上，有仙子洞，洞中石牀石座宛然，後人伐去藤，到者

遂少，晨肇事有無不可知，然游者初入若迷，漸深若悟。坐玩久之，若樂而忘，矧當春曉時，鳥啼花笑，山空水流，徒倚其中，有不疑于人間天上也耶……」

看他的這段記載，似乎他並沒有尋着桃源洞。我們翻山過嶺，所得的印象，也不過和齊召南所見的彷彿罷了，從前有人說；「尋到桃源迷洞口」，探幽尋勝像徐霞客那般的本領，也說，「信桃源誤人也！」一位引路的土人意見，以為我們縱然爬上去了，沒有扶梯和軟索等設備，也屬枉然，因為洞口還是不得進去。于是我們只得半途而廢，不去追求了。

下了山，先到護國寺，見寺已荒毀，前有雙塔，依然臨風並立，

此外沒有別的可看了。山腳下，還有一石牌坊，內有墓道，原來是宋駙馬會稽錢王墓。在墓前攝了一影，再赴寶相鄉，在一家姓張的人家，借餐一頓。鄉下人對於我們，十分驚異似的，扶老攜幼的來看。使我想到桃花源記裏「村中人聞之，咸來問訊」的話，我們雖沒有做劉晨阮肇，却做了一次「漁郎」了。

後來參觀了一回村中婦人的織帶小手工業，她們織出各種有花色的帶子，異常精緻，或用以束腰，或用以繫裙，可惜這種小手工業的產品，只能供給鄉下人自己用，都市上是毫無銷路，所以只有日趨沒落了。

寶相鄉離城約二十餘里，已經是山外的地方了，我們乘轎回城，

所經過的都是平坦的道路，不消三小時，就已經回到城裏了。

杭江道上

(一)

這一次我到浙東，「躬逢盛典」，名義上說是遊覽，實際上是趕熱鬧。詞人說，「若到江南趕上春」，我是俗人，便只是「我到浙東趕熱鬧」罷了！雅俗雖大有逕庭，可是「趕」則一也。

因為在上海人住久了，不免沾了一點上海人一窠蝥兒趁新鮮的醜脾氣，聽說杭江鐵路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通車典禮，從錢塘江可以

一直通到江西玉山了，去的人很多，我也去，去趁火車多跑一點路不好嗎？雖然自己也明知不能遊覽什麼地方。

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新聞報館門前，坐上了祥生汽車，不一會就到了閔行鎮，渡過浦江，改乘杭州派來的公共汽車，循滬杭公路前進，午刻在乍浦休息。乍浦的確是好地方，靠着海邊，公路往來，日益方便，不久蕪乍鐵路又將告成，水陸頻繁，真大好港口也。無心溜覽，因肚皮早已餓了，浙江建設廳派來的招待汪英賓先生，攔在半路上，擺起酒菜，野祭了我們一番。大家在汽車上吃飽了灰塵，滿頭滿身，都是土氣，征塵未卸，便相對大嚼起來。嚼罷再上車，過海甯，登長隄，上觀潮亭，看了一回無潮的海，「烟水蒼茫人獨立，我來觀

海不觀潮」，有詩兩句，聊以解嘲。

到了杭州，寓清泰第二旅館，因為時為下午三句鐘，還可以賞一賞湖上晚霞。買舟蕩至孤山，嶺梅初放，到處清香，樹下徘徊，橋頭小立，聽風林寺晚鐘敲罷，才興盡而回。

這一天晚上，建設廳長曾養甫，在開元路中央西餐社請客，因為他已先到金華籌備通車典禮去了，由杭江路局長杜鎮遠和祕書汪英賓代表招待，席間有杭江路局總務科長譚嶽泉，車務科長金士宣，先後報告該路籌備的經過。

杭江鐵路起自浙江杭州對岸錢塘江邊，現在通到江西的玉山縣了。共長三百五十五公里，從十九年三月起動工，先建築杭州江至

蘭谿一段，計長二百公里。第二段從金華到玉山，長一百六十多公里，二十一年十一月開工，于二十二年十一月全路通車，明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通車典禮，全路通行客軍，已決定在二十三年元旦。目前所用的軌道，是一種輕便軌道三十五磅輕軌，機頭只有九尊，將來等杭贛鐵路全路完成——從玉山再築到萍鄉為止——或者可以大大擴充一下。我國大江以南還沒有最長的鐵路，足以和平漢津浦相等的，如果玉萍能早日成功，其長度便要駕乎平漢津浦之上了。到那時大江以南的經濟情形，將有極大的變化，亦未可知。

第二日，是行通車禮的正日，天沒亮，就在旅館裏起身，趁路局派來的汽車，開到三廊廟，三廊廟在錢塘江邊，設有招待處，分發給

我們證章，（一面是火車頭，一面是創辦人張靜江的像。）秩序單，路線表，還有些刊物，如工程紀略浙東景物紀等書。

既過錢江，八點鐘在江邊站舉行通車禮，由曾養甫夫人剪線，采線一剪斷，便揚旗開車了。

這時候曉霧初開，紅日東上，江面上的景象，和陸路上的風光，各有不同，一處是優美，一處是壯美，這霎那間，真夠人享受的了。火車不住地向前衝，沿途大小各站，爆竹齊鳴，彩牌樓高高的搭起，照例，彩牌樓後面有沿線物產展覽處，經過的站頭，截至金華為止，有蕭山、臨浦、諸暨、鄭家塢、蘇溪、義烏、孝順等。

假使我這次不是趕熱鬧，至少應該在諸暨下來，看一看五洩的名

瀑，訪一訪出西施的苧蘿村，老這樣的悶在車廂裏，幻想着五洩是如何的飛雪滾花，浣紗女是如何的顰眉餞眼，這個罪兒真不好受！我于是開始妒忌郁達夫陳萬里那一班傢伙了。寫兩篇文章，拍幾張照片，叫看的人心癢難禁！手裏捧着浙東景物紀，雖然權可當作「臥遊」，偏我是不愛「臥遊」的，臥而不游，憑空添些惆悵，古人說：「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俗語說：「眼不見爲淨。」我可是眼見了，又淨不起來；欲起來，心又爲之亂了！下車去吧，不成，因爲袋裏沒有錢；回去吧，車又在前進，兩念衝突的結果，還是隨俗一點吧！

下午一點三十分到金華，車站上的軍樂大響起來，典禮會場上，早已佈置一新，看的人，真個是人山人海，我們自然應該下車觀禮的

了。兩點鐘開始行禮，我在此時，却又溜到鬥牛場上看鬥牛去了。

(二) 金華鬥牛

穿過一條鐵路，踐踏着好幾畝荒田裏的鬆泥，到處人頭攢聚，自然土著的人和外來的人都有，來的去的，議論紛紛，都談的是今天就要鬥牛的事。

我是迎着鬥牛場趕上去的人，在路上業已看見好幾隻被牽上戰場的戰士了，這所謂「戰士」也者，是把牠人格化了以後的稱呼，牠原是牛性十足的牛，可是金華人早已不把牠當作牛看待了！

牛的裝飾。牛頭上帶着一頂花盔，上綴五色小絨球，盔上斜插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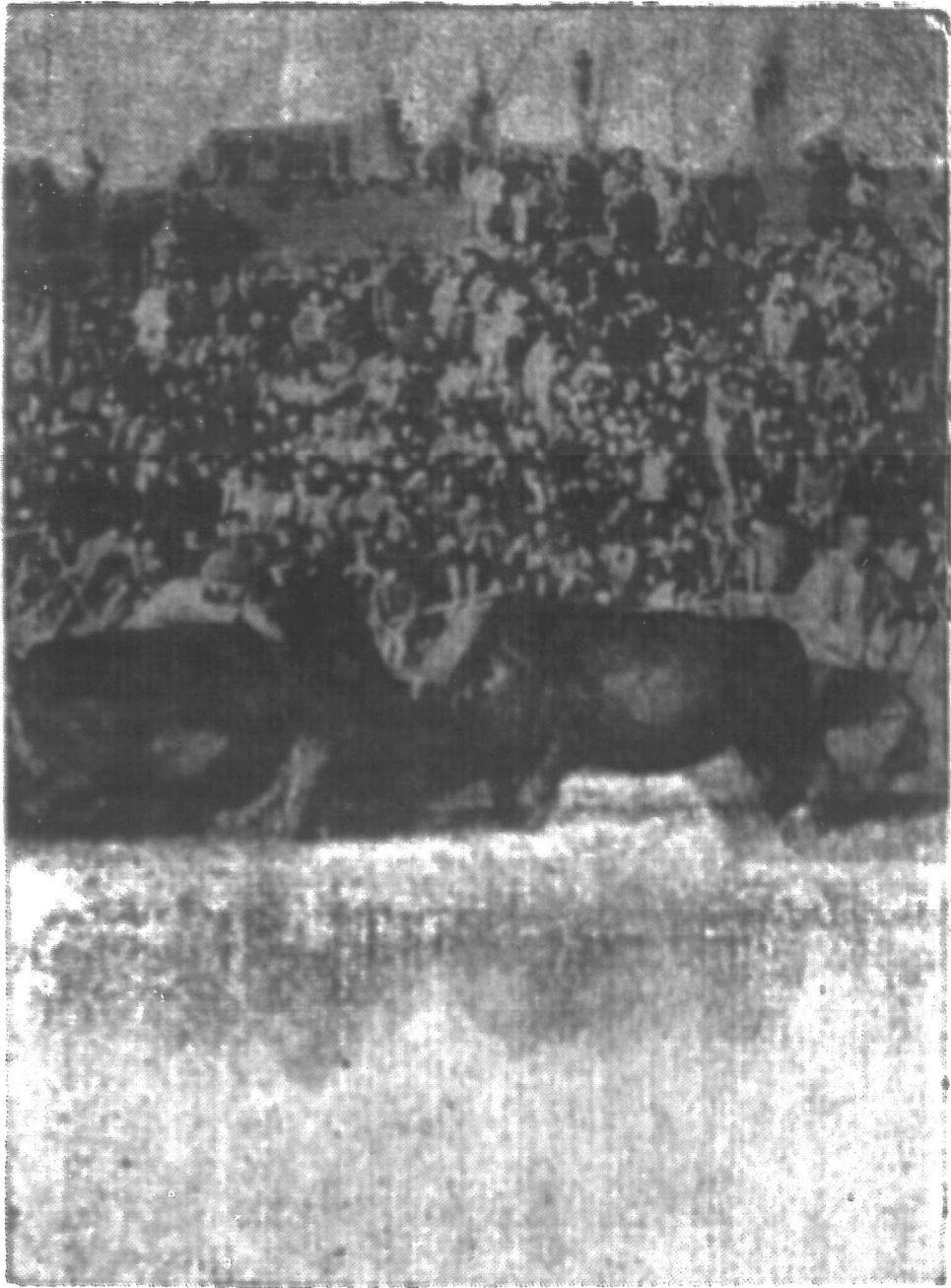
根很長的雉尾，左右分開，寬闊的背上，縛着四面小旗，身後緊緊的跟着一面大帥字旗，那是有人特別替牠打起的，前面照例常有大鑼開道，這樣威武堂皇的一員戰士，誰說他不是和舊戲場面上八面威風的大將一般的呢。可惜的是牠們的鼻頭上，是被人用八根細而長的繩索牽引着，拉拉扯扯一直向戰場上奔去，並不像是出于牠們的心願罷了！

這一天牽來的鬥牛，計有二十四對。場中發散戲目單，上面載着牠們的名稱。計有小蝴蝶、小隨便、小金刀、新花旦、剪花掛、黃寶掛、四牙掛、英雄掛、陰陽掛、小烏龍、長山掛、小黃掛、文武掛、獅子掛、雙飛龍、大花旦、小花旦、大鴛鴦等，名目之稀奇古怪，看了真叫人發笑。

看上去，牠們都是水牛，毛色黑的多，固然黃牛作鬥士的，不是沒有，只是少一些。頸子和身軀交接處，有峯突起，比駱駝的峯當然小一些，但與其他耕牛比，就顯然有點不同，腿部頗細，臀部極大，據說這都是善作戰的必具條件。

戰鬥的時候，先將一切華麗的裝束解除，由雙方的牛主，派出他們的戰士來，再由似乎是公證人的捋泥腿者，（當然這一班領牛去鬥者，非得自己有駕馭牛的氣力不可。）把牛由左右兩端引入一水田中，這水田是最適宜的戰場，淺水沒牛腿，約二三寸許，兩牛一見面，便聽吩咐似地對衝起鬥了。

鬥的姿勢，是兩隻牛同時低下頭來，將角之下眼之上的腦部，死



死的互相抵觸，抵觸到鬥牛的另一方精疲力盡了，或跌倒或逃走爲止。累經戰場的牛，經驗既多，牠便善于取巧了，牠把頭抬起撲到對大牛的頭上，緊緊壓住，使其口鼻和水面接近，或竟埋到水裏去，以阻碍牠的呼吸，然後再用自己的全力，加以猛攻，這樣，每易得勝，也許這是牛將軍的一種兵法吧？

不過有時候鬥得最激烈的當兒，牛的護士們，或者竟是牛的主人們吧！他們一羣，都高高的擡起泥腿，立在鬥牛的旁邊，往往合起衆力把牠們折散了，這給觀衆們一個欣賞不滿意的感覺，因爲大家正要看看結果到底是誰勝誰負呢！可是據金華人說，今天不過是鬥鬥把來賓看一看罷了，並不是決鬥，若是決鬥，雙方總有一方要被犧牲的，

而且犧牲很大，他們養一隻鬥牛，費去金錢着實不少，不比養尋常的耕牛。耕牛吃草料，而鬥牛則日常吃的是雞蛋參燕及其他各種補品，有時把足以增長牛的氣力的食物給牠吃，有時還把酒及鴉片等有刺激性的東西給牠吃。往往有一條常打勝仗的牛，其價值竟有超過千元以上的，次等的也值到幾百元上下。

牛主人供養一條牛，比家裏任何尊貴的人都要來得尊貴。夏天怕蚊蟲咬了牠，替牠做大的蚊帳，夜間把牠關在上屋裏，十分當心的照顧，有時替牠沐浴，替牠搔癢，總之，孝養父母也不能那樣週到就是了。因為自己的牛，如果戰勝，不但全家有面子，便是外人餽送禮物的也很多。萬一不幸而敗，照例，是要把牛殺掉，分食其肉的，牛一

殺掉，幾乎便等于傾家蕩產了。

鬥牛的風俗，自然是很稀奇的，可是我們一查考此風俗之起因，約有兩種：一種是說裏面含有宗教的意味。所以要鬥牛，是爲的「娛神」。鄉民遇有疾病癘疫，或其他事變，在神的面前，許下心願，要養牛供鬥賽之用，以娛神祇。其作用實和別的地方演戲酬神是一樣的。另一種說法，以爲浙東民風剽悍，鄉民常有械鬥的惡習，其中以金華義烏爲尤甚，清初金華太守某氏爲消除此種風氣起見，特用一種轉移陣線的方法，叫人民養牛賭勝，免得人民自己決鬥。所以至今只有金華及其所屬義烏一帶，才有鬥牛的風俗，別的地方便沒有了。這兩說，似乎可以並存，我們若爲研究習俗起見，還須另考，這裏不過

據傳聞以說明大概罷了。

杭江鐵路當局，在舉行通車禮的當兒，來這樣一個餘興，以資點綴，實在是很有意義的。四方趕來看鬥牛的，把鬥牛場四面擠得水泄不通，兩邊的小山阜上，滿是人頭，甚至樹頭上都是人，于此可以見到觀衆情緒是怎樣的熱烈了。鄉下的男人們要着件新衣來觀場，女人更花花綠綠的打扮起來，特地來趕熱鬧，彷彿很稀奇，其實並無足怪，我們還是不遠千里而來的哩！

(三) 金玉路綫

金華城裏，我們也進去光顧了一下，街道頗長，都是用大石鋪成

的，商務亦尙發達，有電燈，有人力車。鐵道有支線通蘭溪，其他如東陽永康各處，新修公路，可以通長途汽車。距城卅里許，有一風景極好的北山，雙龍洞尤遼奇有趣。廿八日下午在城站附近，參觀了一下金華物產展覽會，其中農產品如米、豆、茶、木材、毛竹、冬筍、筍乾、藥材、名紙、烟煤、家畜、火腿、桐油、礦物等。工業品如簞、席、瓷器、布、肥皂、蠟燭、玩具等，沒有一樣不是切于實用的東西，比較上海方面只以裝飾奢侈品相矜誇的，實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

二十九日天未明，從城外中和旅館裏起身，摸了一段黑路，才走到車站，因為六點鐘就開車到江西玉山縣去了。這是金華到玉山第

一次通車，所以參加遊覽的人極多，車廂裏擠得幾無容足之地。車開後，天纔漸漸的亮，可是降起大雨來了。經過湯溪、龍游、安仁、樟樹灣、衢縣等站，其中以衢縣的地方爲最大，城池氣象，比金華還似乎宏壯些，新開闢的飛機場，也遠遠可以望見。衢縣有小九華爛柯山，龍游縣有小南海，都是浙東的名勝。

車過爛柯山境，偶成絕句。「寒雨連山霧未收，龍游過了又衢州。爛柯提到當年話，人事匆匆萬古愁！」

再向前進，便是江山縣境了，近城時，可以看見雙塔底江郎山、東嶽山、義叢山等處風景，四圍山色，烟雨迷離，又竟和染着淡墨的畫圖一般。東嶽山上的虎頭峯，忽現忽隱，尤爲奇突峻偉，變幻有

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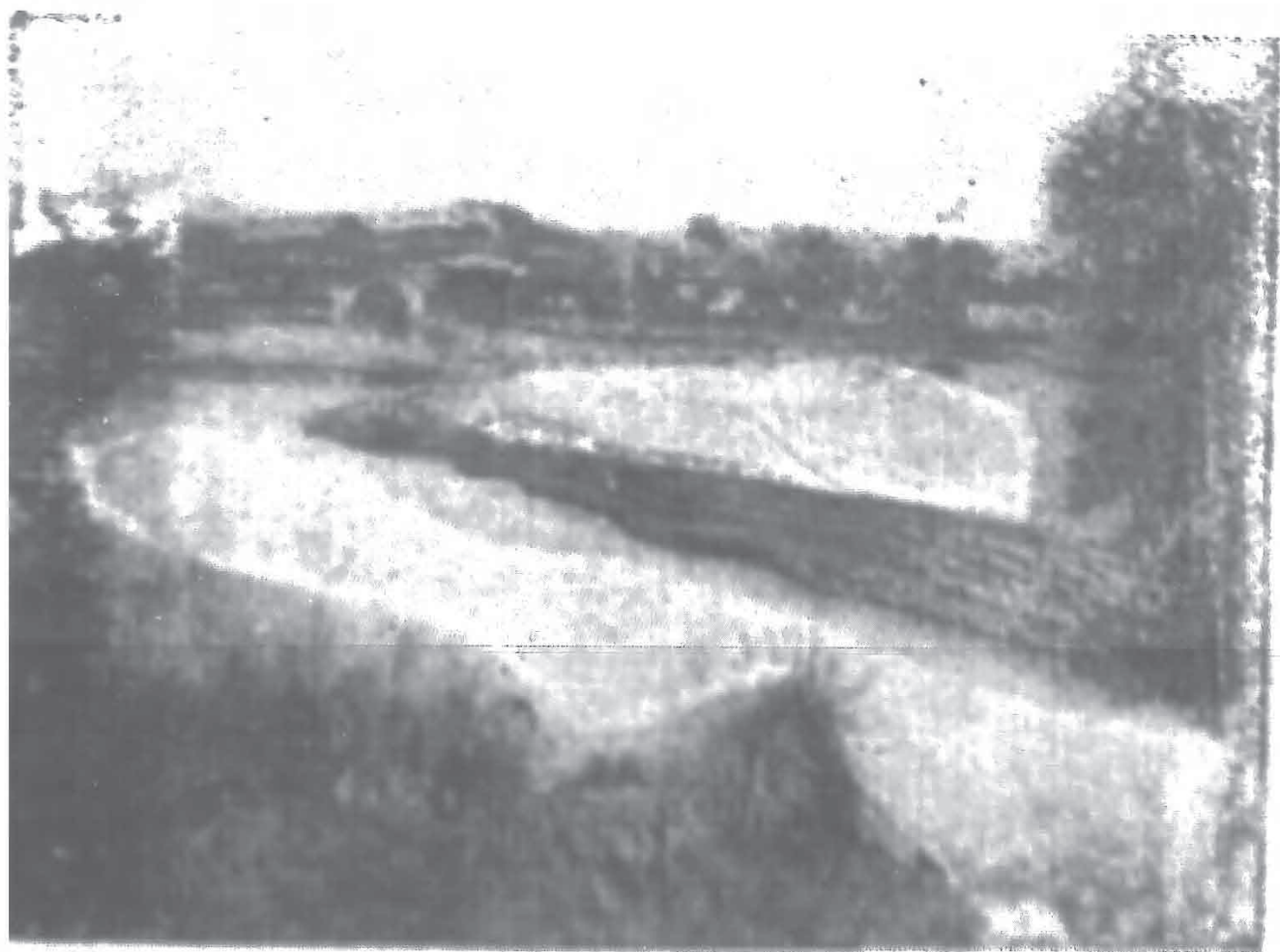
到了江山，便不覺叫我想起了「江山船」及寶竹坡「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的趣事來。我們的同行中，有一個是上海晨報的記者，向來就有和衛玠齊美之稱。他原就是江山縣人，到了江山站，便下車回家去了，看他那翩翩的風度，我想到江山也許真個是出美人的地方，不過寶竹坡合該倒霉，在江山船上偶然遇了那位麻面美人罷了。——關於寶竹坡的風流佳話，有黃公度的九姓漁船曲。狄平子平等關詩話云：「清寶竹坡少宗伯（廷），負才玩世，脫略不羈。嘗試士閩中，歸娶江山船人二女爲妾，以倩兮盼兮名之，卽上書自劾罷。貧居陋巷，益酣歌縱酒，有信陵之遺風。」如果照狄平子的話看起來，

寶竹坡是娶了兩位江山船女，但不知倩兮盼兮中那一位是麻面美人也？一笑！

過江山縣，一路上看見很多的碉樓，是新近築起來防匪的，聽說一共有四十幾個，每建一座碉樓，要花費二千多元，最少亦須一千元或八百元不等。近碉樓處，有許多新坟，大概裏面都是所謂忠魂吧？墓門前豎起的墓碑，大半都是綠色的石頭，這綠色的石碑，我在別處還不曾多見過。

(四) 冰川一瞥

過了江山縣界，前面便是贛省的地方了。贛省的玉山縣，是杭江



鐵路的終點。車到玉山縣，汽笛嗚嗚叫了幾聲，不一會，玉山縣城裏的老百姓，都扶老攜幼的來看火車，因為火車這怪物來到玉山縣，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哩。我們匆匆的在車站上吃了午飯，便趕進城去遊覽。

玉山縣城外有水名冰川，又叫做冰溪，這一條天生的溪

水環抱着玉山縣城。玉山縣古名冰川縣，冰川的風景，是很有自然美趣的。我們進城經過冰川上船隻搭成的浮橋，在浮橋上回頭望武安山懷玉山諸峯，玲瓏迴環，誦戴叔倫「冰爲溪水玉爲山」的句子，有「妙手偶得之」之感。

進城了，橋頭上站着荷槍的八太爺，很威嚴的在檢查來往行人，我們掛着杭江鐵路給與的證章，無條件的通過了。再看看本地的人民，胸前一律掛着一塊有黑字的布，原來八太爺是查這個頑意兒的。這塊布叫做「良民證」，上印某某縣良民證，第幾區，第幾甲，姓名，職業，及保人姓名等字樣，下面蓋着區長甲長的官印。譬如你是上饒縣或廣豐縣來的，必要在上饒或廣豐的縣政府裏請下這塊良民證的招

牌，然後可以進這裏玉山縣的城門。無論男女，自八歲以上，就非有不可了。

玉山城內城外都冷冰冰的，也許是「冰川」二字叫得不好吧？生意之清淡，市廛的阒隘，人民之沒有生氣，都有點令人惴惴然，皇皇大告示貼得很多，我們也無心細看，胡亂跑了一回就退出了。

退到城外，在冰川上徜徉一番，臨水的河房，影入溪流，那麼有趣，漁船從那邊撐過來了，很多階石上，有女人用木杵搗衣，雨剛剛晴了，太陽光射到冰川上，到處感有溫和的意味。過了橋，一叢竹樹，一帶茅籬，踏上廣闊的公路，不一回，我們又回到車站上了。

玉山車站，建築在塔山下，房屋甚為整潔，因為剛剛通車，一切

設備，還很簡陋。月台上搭有綵牌樓一座。懸一聯云：

「長途已振宏規，無頗無偏，好除斯世崎嶇路；

此處原非止境，我車我輦，要盡平生重遠心。」

我正在看聯語時，忽然一陣嘈雜的人聲，從車站那一面鬧起來，據說捉住一個日本人和一個漢奸。一回兒開車了，大家紛紛擁上車，連那日本人和漢奸都帶上車來了。有人說：日本人是來玉山窺測內地情形的，他拍了好許多照，是預備寄回國的。他自從杭州偷偷上車，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直到玉山才被人識破了，起初大家都認爲他是中國人呢。後來我也擠到日本人坐的那一節車裏看了一下，調查的結果，日人名叫喜村三郎，着了一身西裝，年紀在四十以外了，所偕一

中國人，名叫屠用葆，大約他們都是商務中人，車到江山縣，把他二人交給江山縣公安局去了。後來問訊結果，並未懲罰，只不過把攝影各件沒收了事。

車回到金華，已經是黑夜了，在紹興會館裏吃了晚飯，即趁十一時車返杭。

這一次，簡直不是旅行，只是跟着火車跑了一次不用腿的路罷了，結果，毫無所得，然而還囉囉唆唆地寫了這許多廢話，未免太糟塌紙頭了，罪過！罪過！

太湖

從無錫西城河畔，照例是有小汽船一直載遊客到太湖裏去的。可是因為我們這次女伴占上了七八位之多，一隻小小的汽船，充其量只能容她們擠擠的坐下，已經是嫌滿載了！於是我們這幾個落伍者，在她們稱爲「傻傢伙」的，只好捨水就陸了，雖然感覺得一時的惆悵，和她們分了手怪沒趣兒似的，但是去另闢一條蹊徑，也許是革命的行爲吧！

我們的分隊一共四員，——連我在內——跑到西成門外，公共汽

湖 山 一 角



車還沒有來，大小不等樣的芒鞋各自買了一雙。老陳說：「可惜還缺少了一只破鉢，不然，我們都是『芒鞋破鉢無人識』的情僧了！」其餘的三個人都笑了。

踏上了公共汽車，一個漂漂亮亮學生服、襯衫、黑皮鞋、白番布袴、袴袋裏插着自來水筆的年青賣票員，向我們要一隻洋，給了我們四張票。我們一面互相頷首默認識了無錫的文明，從這個整潔的賣票員身上；一面從車窗外面看到了錫山上的塔、惠山上的廟、以及沿途

都是桑麻稠密的鄉村。汽車路是碎石砌成的，沿途稍稍感得有點顛播，經過了一個小小鎮市，其餘散佈在鄉野間的莊宅，幾乎沒有一間茅草屋。矮矮瓦房，都很整齊。鄉民之富足，於此可見一斑。熟悉無錫農村經濟的汪君告訴我，普通農民，很少真正無產者，便是做佃戶做粗工的，他們即使有一兩年居閒，也不致凍餒受窘，多少有點儲蓄，比我們這班歇手就要歇口的所謂文人富裕得多了。我們在車上談着，不一會兒工夫，就到了梅園門口，這才大家下車，因為再前去汽車便不能通行了。

梅園內正在大興土木，因為看梅不是時候，我們便沒有進去遊覽，聽說裏面辦有中等學校，建築在山上可以遠望得見的，都是一些

洋式的樓房。從梅園門口坐上了黃包車，經過了許多縱橫的阡陌，以及橋梁谿徑，我們已置身於山野之間，眼前幾無一件不是爽目醒神的了。

斜斜的山道，很寬舒而不費力的上去，忽於環山之半的轉角處，陡然有一片汪洋穿山抱嶼的綠湖，呈顯到我們的眼簾來。這是多麼值得喝采的事啊！一層層近的迴巒，遠的淡山，堆着一叢叢碧油油黑壓壓的樹，盤旋或擁抱着它們的，是澄澄之波，是悠悠之水。世界是這樣的清涼，風景是這樣的優美，從前曾於葛嶺雷峯及南北高峯看西子湖，彷彿是這般的做過一回耐人尋味的夢，現在又是溫舊夢吧？不！這兩次清涼而優美的夢境，究竟不是一般！這回的夢境比較更開朗

些，比較更幽靜些，太湖啊！你那壯闊的波瀾，奇麗的局面，和神祕不可探求的晨夕晦冥四時變幻的氣象，真值得愛好自然者的欣賞啊！文學家說，文章中有優美，有壯美，我說湖山亦有優美與壯美之分，西湖是優美，洞庭湖是壯美，太湖實兼有優美和壯美的，這話該不頌揚過分了吧！

漸漸兒車濱湖停下了，樹陰裏高高懸出「北獨山渡頭」的路牌。山麓屋瓦鱗次，有廟堂，有樓房，廟裏所供奉的是湖神，湖神在中國差不多是很有威權的，有湖必有所謂湖神廟，湖神與風的關係，及其女性的神祕，是舊小說和筆記的好材料。我們在湖神廟裏瞻仰了一番，再到間壁的萬頃堂，憑欄小憩。一面品初熟的佳茗，一面等特喚的渡

船。萬頃堂新舊楹聯甚多，壁上且有碑記，聯語之最簡括者，如某君之「山浮一壺出，水挾萬龍遊」，因面萬頃堂者爲壺頭渚也。碑記作駢體文，作者彷彿是前邑宰俞復。湖面風來，披襟當窗，一時的涼爽之氣，水草之香——雖然風裏也帶點魚腥，這味兒在上海的朋友做夢也休想能享受。坐了好一會，擺渡的船老是沒有，老汪老劉急了，心裏惦記着坐在汽船上的她們，這時一定是已撻足先登了壺頭渚了吧？

茶役爲我們喚了一隻漁船送我們過去，我們既坐到一個漁婦搖櫓的小舟裏。「擊清流兮揚素波」，在湖光山色的四圍中。不由你不扣着舷微微地歌詠起來了！

老汪操着無錫土話，和漁婦談湖裏出產的這樣魚那樣魚，可是不

懂方言的我，便無法將他們的談話記下。

湖裏有好些小崗小陵，都被建築別墅的工人們，將青蔥蔥的山，開拓爲漫山黃土，看了只叫人心頭不快！

小漁舟搖到鼇頭渚的山麓下綠樹蔭中了，棄舟登岸，見山涯水涓，數家茅店，或業攝眞，或招客飲，沿山徑而上見有仿作日本式的小屋，有似在古畫中的亭樓，傍水之巖石，鐫刻着紅綠色的壁窩大字，下視萬頃湖波激揚澎湃，真有許多寫不盡的奇境和異趣哩。

再上有陶朱閣、廣福寺、小南海、太湖小築。我們在廣福寺裏，尋着了她們，她們早已坐在客堂裏嘻嘻哈哈地吃着瓜子在談笑了。老汪的愛人密司汪，一見我們來了，便取笑我們落後，別人的都應聲噪

着，只有密司李向她的老劉脈脈含情的凝視着。

住持僧的法號叫什麼我忘記了，他跑出跑進的招待，知道我們是學校放假特地出來遊覽的男女先生們，於是盡他所有的好東西都拿出來給我們吃，自然最大原因是老汪的尊大人先期接洽了的好處，不然，誰耐煩來管待我們這些外路客的一宿數餐呢？

廣福寺不但在無錫是頂括括風景好的地方，即在全蘇也不多見，遊太湖的人們，不到廣福寺，真是白遊太湖了！

進了素點後，我們分開了，自然有情侶的最占便宜，大家各找貼己的人兒，相攜着滿山滿谷的跑，有時到了山之顛，有時到了水之隈，老劉偕同朱鄭兩小姐和我，在華山路站着，遠眺如鏡湖光，帶烟

洲渚，風帆一點一點的俏立在平穩之波上，好像並不移動一樣，斜日是漸漸的西下了。密司鄭忽指我們向下看，她說：「多麼美麗而旖旎的一對倩影咧！」我們依她所指的看下去，見平水的木欄杆邊，一個穿豔麗的緋色衣的女郎，和一個彷彿是老汪的男子，相偎相倚地並立談天，或者是看湖景吧！後來他們倆又徘徊着走來走去的，不一會才攀援而上，果然是老汪和他的夫人，原來他的夫人不知在何時特地換了一件緋色的衣了。我笑着說：「你倆故意要爲我們點綴風景嗎？」大家各自微微地笑了。

我們的遊侶，慢慢兒三三兩兩的集攏歸隊了，有的報告深澗中探險的經過，有的擷了許多楊梅和桃子一路走一路吃着，大家再在一塊

兒賞識着烟水蒼茫，批評着晚霞落日，久而久之，大好的湖山，都自遠而近被暝色收拾得看不見了，只隱隱約約地有漁燈閃着火光兒在照耀那廣大的靜默。

這是沒有月色的夜裏，天上的明星很燦爛的高懸着，在螢火飛飛蚊蟲兒嗡嗡的草地上，我們十幾個無聊的人們，各人從廣福寺裏端出椅兒橈兒出來坐着納涼，一會兒晚風大了，着薄紗的她們都嫌涼起來，螢火兒蚊蟲兒都被風括得遠颺了，這是多麼爽暢幽恬人間最可愛而不易得的良夜啊！

她們的淒清而美妙的曲子，從圓轉而嬌脆的歌喉裏發揚出來了，同聲合唱一隻中文歌，又來一隻西文曲，聲韻悠揚，吞吐有致，聽而

前渚頭竈在者著



不唱闔着眼皮一味享受所謂優傢伙的我們，不但爲之心平氣和，簡直是要神魂飛越起來。今日我才曉得「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肉果然是最好的了。

後來我們談談歌曲，再由歌曲談到戲劇，話越說越多，不由得有幾位年青而矚目頂重的她們，不住地在打呵欠了。

這一夜我們分佈在太湖小築、小南海、廣福寺三處住宿的。

偷閒一日在梁谿

本來不是有閒階級，然而看見人家有閒，不由得眼熱，也去偷閒一下，好在沒有閒，暫且偷一點閒，是比沒有錢暫且偷一點錢，來得風雅些；何況「偷得浮生半日閒」，早有古人破過先例，我就加一倍，由偷半日而偷一日，也不必就是過分的僭竊吧？

在上海讀過了歸莊的觀梅日記，不免興奮起來，想也去觀一觀梅，鐵路局有的是探梅專車，學校裏有的是尋芳俊侶，機緣湊合，化費不多，如此而不到「香雪海」裏去巡閱一下，至少是要被風雅人罵兩

聲轟笨的，有此重大理由，我們一夥兒五個偷閒客，就趕到太湖邊溜達了一個整天。

太 湖 邊



進，其意義頗相當於魯迅之所謂「撞」和「推」，推倒人，撞倒人，咱們

我們在無錫城河裏雇了一隻汽船，衝鋒陷陣一般的撲撲撲吐吐吐向外擠，向前鑽，左面一隻板船，右面還是一隻板船，迎面來了一隻貨划子，斜刺裏又來了一隻蕪艇兒，（幸虧這艇兒不會飛）委實擁擠不開，然而汽船是決不讓步的，邁進

坐在船艙裏，意氣揚揚，大有「死了人咱也不管」之概。

可是話又說回來，咱們並不是搭架子，叫咱們遊客有何妙法可想呢？

「太湖裏的汽船，威風實等於上海的汽車；各種板船的船戶，當然其苦也不減於拉人力車的車夫了！」老王不自禁地發起感慨來。

「咱們北平的洋車夫，曾打過電車的，也許將來有一天太湖裏的船戶，要糾合起來打汽船哩？」老閻一口北平話，回答着老鄭剛才所發的感慨。

說着說着，一捲浪花，把岸旁跳板上的刷馬桶姑娘的衣裳，濺濕了，她破口大罵起來，就因為浪花是汽船尾巴帶出來的。

「靈不靈？禍事到了！」老鄭老是那麼撕開嘴笑。

還沒有出城河，一路上真般麻煩，越撞越撞不出，滿眼破爛、罅漏、齷齪、蜷曲的船上風景，小娃兒拴在船篷底下，（一根帶子繫着腰，另一頭則拴猴兒似的拴在船桅桿子上。）老婆子在烟火迷漫的船艙下面蹲着，流着淚在燒鍋。（據說是烟燻的並不是哭。）

再朝前進，晒漁網的打漁船兒就多了，於是大家不約而同的「漁船兒飄飄各西東」，「烟霧裏辛苦等魚蹤」的唱起來，其實自己坐的何嘗是漁船呢？我嘗怪咖啡館跳舞場裏的作家們，爲窮苦大眾喊悲哀，實在有些兒不合式似的，這一番却輪着我在幹矛盾的勾當了。

遊罷了蠡園，經過寶界橋而至鼇頭渚，風景雖佳，而詩思不在

家，泊乎既登廣福寺，驀然想起五年前遊龜頭渚時一首五律起來，落伍儘管落伍，存真且自存真。其詩云：「最愛龜頭渚，湖光占獨多，眼空千頃白，坐愛好風過。巖穴朝飛雨，烟帆暮織梭。且登廣福寺，萬象盡包羅。」眼中既已包羅過萬象了，於是辭別和尚，緩緩下山，一直走到「包孕吳越」的石刻下，大家濯足湖濱，聽近邊的水風相擊；看遠處的帆影輕移。跳着脚，嘻嘻哈哈地立在水中，讓老閻拍了一張照。經過了兩小時之久，才又離開了這兒向目的地梅園衝去。坐了汽船，當然不是蕩，也不是泛，只是亂衝，衝到那兒是那兒，煤油的烟，灼痛了我的腦子，登岸以後，我發誓不再坐汽船了。

從湖濱走到梅園，雖然只有幾里路，却走得微微出汗，倒也爽

暢。梅園裏的梅花，還喜沒有謝，來遊的人太多了，我也用不着羨
菇（北平人囉唆之意）那梅花是如何如何的可愛了！却是有一件事，值
得一提。康有爲爲梅園主人題了一方匾額曰「香海」，系以詩云：
「名園不愧稱香海，劣字如何冒老夫，爲謝主人濡大筆，且留佳話證
真吾。」原來早幾年有一個冒名康有爲者，爲梅園主人寫了「香雪海」
三字，本是贗鼎，被康先生發覺了，於是自詡爲佳話了。在下不免打
趣康先生一下，賡和其詩曰：

「花香海裏康南海，佳話無端謝老夫。我爲康公下轉語，千年誰
復見真吾？」

康有爲先生未免斤斤於微名上面了！從前羊叔子登峴山，嘗慨然

語其屬，以爲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沒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已經有人批評他太不達觀，蓋好名之過耳。何物老康，能寫兩個自以爲好的字，就矜誇得了不得，他能保千年而後，仍然有他的『真吾』之跡，留在人間嗎？老康著過新學偽經考，夫經猶可偽作，况區區之字乎！哈哈！何所見之不廣也！

出了梅園門，剛要坐車上惠山，車夫四五人來兜生意，講好了價錢，有另外幾輛車子，也趕來了，因爲競爭，不免有飛步趕來的勢頭。誰知竟犯了大法了，一隻專于替人家守門的警察狗，拔出手槍，跟着飛跑的車夫也趕下來，而且真要開槍打的樣子，我們遠遠的吆喝起來，老闆罵道：「混賬傢伙，拔手槍幹嗎？」那傢伙才縮了手，結果

還是把車夫的執照扯下來！車夫苦苦哀求，他那裏肯睬，手拿着執照揚長而去了。好利害的無錫警察。不久以前，無錫市民爲了警士行凶，曾相率罷過一回市，現在讓我們旅客也來看一下它們的威風啦。

我們無法幫那位被罰車夫的忙，只得讓另外幾輛車子拉着我們向惠山奔去。

惠山無可留戀，進了忠烈祠，觀所謂「天下第一泉」，池畔來了一位黑牙齒的蘇州和尚，在你耳朵裏刺刺不休的說吳儂軟語，當初雍正皇上、乾隆皇上怎樣怎樣，李鴻章、趙孟頫（他讀作跳）又怎樣怎樣，真厭極了，給他兩毛小洋，他還不滿足，跟我們走過竹爐山房到景徽

堂前，他又說吳稚暉是本鄉人，又怎樣怎樣了，天生和尚，只是爲拍達官貴人馬屁的，我們只好合着掌向他說一聲「阿彌陀佛」了。

錫山沒有上去，在廟前小街上，買了一些泥人之類的玩具。明代小品文作家王謔庵說：「居人皆蔣姓，市泉酒獨佳，有婦折閱，意閒態遠，予樂過之。買泥人，買紙雞，買木虎，買蘭陵面具，買小刀戟，以貽兒輩。」我們遇不着「意閒態遠」的賣酒婦，市泉酒的味兒，到底如何，只好不去管它，可是茶味也曾在廟內嘗過了，並不見佳，「第二泉」云云，老實說，是有些騙人的！

寄暢園在小市之另一端，老樹婆婆，美石峻異，的確是一塊好地方，我們把整個的黃昏時間在這兒消磨掉了。

『偷得浮生』一『日閒』之事既畢，晚上八點鐘的快車，又拖着我們回到上海了。

宣城雜憶

最近江南鐵路公司已由南京直接通車到我夢魂縈繞的故鄉——宣城了。雖然白天裏爲着生活不得不在煩囂塵垢的上海鬼混，可是一到夜裏，頭着了枕，那清幽曼妙的山容水態，便撲到我的憶念中來。也許這就是我唯一的精神慰安吧。

宣城是古代詩人的留戀之鄉，謝朓說：「江海雖未從，山林於此始。」當我十幾歲由鄉下進城讀書的時候，便也有那樣的感想了。這十幾年中，江海浪遊，萍蹤無定，每每回想到那亦城市亦山林的讀書

場所。覺得「江海雖從，山林未始」，與謝朓所說，似乎又有不同。

城以內有鰲峯南樓北樓諸勝，城以外，有敬亭麻姑諸山及「雙橋落照」「雙塔臨風」等美景。

北樓是被圈在安徽省立第八中學的校園以內了，它是築在一座高高的山坡上，所以又名叫疊嶂樓。我們念到「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的句子，又不得不仰慕到「一生低首謝宣城」的李青蓮了。

我最愛在北樓上看曉日，當時曾有一首幼稚而粗俗的詩：

「曉日出麻姑，霧重山邱冷。小立且憑欄，俯矚江城景。大地茫無物，一片模糊影。城樓何處是？時現復時隱。樹頭蠕蠕動，恍似浪裏滾。風靜雲不流，天垂氣自渾。寂寥包萬象，大夢人誰

醒。」

我每想起那顆帶赭紅色火球似的旭日，從郊外煙霧裏翻身出來，萬道白霞，與繞纏不清的朝霧林霏，大肆搏戰，那景象真是描繪不出，將永遠地描繪不出，其實我也不想再費筆墨去重新描繪，只要有機會讓我再回去看一下那曉景，也就穀心滿意足了。

熬峯在宣城內的西南角上，因為邱岡的起伏，形似熬魚，故名。在那兒有夫子廟，有魁星閣，從前讀書人有所謂「獨占熬頭」的話，所以竟可以說那兒是酸秀才的發祥地了。幾方里以內，除林樹陰翳，豐碑高聳而外，是很少有人家的，間或有幾家蒔花蓄木的花木匠在結廬而居，草萊初闢，三徑未荒，到別有田園風趣，走到其間，誰也不知

道那是城區以內的地方哩！

等你曲曲折折走了好幾處幽畦僻徑，才發現一座巍然獨立的南樓，紅赭色的牆垣，破爛傾頹的窗戶，壁上總不免有各種筆塗的歪詩和「某月某日某某到此一遊」等話頭。遊人在此，可以拂藓讀碑，可以憑欄弔古，可以登樓看看城外山野的景象，雖然農村破落，野景蕭條，但是不妨在那兒唱唱「我正在城樓觀山景……」學一學諸葛孔明的空城妙計，這年頭兒誰都是在唱空城計，你要不唱，除非你真的做官去。說到做官，你却又不能做諸葛先生「一生謹慎」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官，如果那樣，怕只有落得「成都有桑八百株」而已，還變得出幾文錢來呢？這是廢話，總之，你在南樓上高叫幾句空城計應應

景，就抽出身來，好了。記得我在那上面，就不止唱過一回，不過那時是少年豪興，現在要回去再唱的話，怕要聲嘶氣促不復成腔了！

再要說下去，自然離不了敬亭山，山距城很近，七里而已。一路上的風景，極可愛。到山脚，有石砌的步級，一直登山。濃陰夾道，古木參天。有太白樓，在半山。爬登山頂，尤有趣，「靜如練」的澄江，就在山脚下環抱着，遠遠望去，或曲如「之」字，或平如鏡面，「風帆沙鳥，烟雲出沒，」在山頭上自然更一覽無遺了。

「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李白敬亭獨坐。

他的意思是說，許多的鳥兒都飛完了，一片雲也慢慢的走過去

了，這裏只剩着我和敬亭山，彼此相對着不覺得可厭。從這裏，你可以知道詩人和山水的默契了！

敬亭山勢，展開如翅，所謂羣峰疊翠的便是，一起一伏，連亘數十里，極其秀麗，謝朓詩：「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百里云云，實是詩人的浮誇。山上有一種特產的茶葉，很有名，叫做「敬亭綠雪」，色香並佳。

當我在十七歲時，祖父帶我一道去遊敬亭山，當時在太白樓上，對客吟哦，曾有一絕。

「敬亭峯頂白雲遮，不厭看山步當車。

還惜早來三兩月，滿谿桃李未開花。」

那時候正在陰曆過年以後的幾天，春氣剛動，春色未來，所以有後面兩句，座客中有謂此是性靈語；大佳大佳。我自視，也不過是「詩從放屁來」而已，佳于何有？可是在春二三月中，敬亭山下，前後數里的桃花李花，滿坑滿谷，是夠你愛的，比較龍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了。在上海過春天，每聽見人家說上龍華看桃花，總覺提不起勁來，其原因總為的自己曾經看過幾次敬亭山下之桃花耳。

山鄉水國說池州

前幾年我在上海讀曲，有些是暖紅室的本子，都爲貴池劉氏所刻。我之知道貴池，大概是這樣起來的。不料後來竟有一段因緣，讓我到貴池去住了兩個月，人生就是這樣盲目瞎撞，撞到那裏是那裏，「鴻飛那復計東西」，現在不妨來隨便談談我的爪跡。

我記得從長江輪上下來的當兒，那時正是初秋之夜，夜深到子亥之交了，天上碧沉沉底沒有一絲兒浮雲，皓月懸空，光臨江面，閃出千萬朵銀花來。我和幾個伴侶，一同被搬上一隻大划子，坐在月白風

清的江心裏，渚淺港深，荻蘆瑟瑟，此時倘有一曲琵琶，簡直便是潯陽江畔了。大輪經過的這個碼頭，叫做和悅洲，又叫大通，只停了一會，把我們幾個人丟下，便擺擺身子走了。我們的划子再慢慢地蕩到洲畔，投到一家旅館裏，胡亂睡了一忽兒，次早再趕上小輪船，向貴池進發。

沒有到貴池縣城以前，我們是先停在池口，池口離縣城還有五六里路，唐宋人在池口地方諷吟的詩太多了，足見也是個名地哪。本來沿着長堤騎馬進城，是很有奇趣的，可是不知如何，我們是被相近的朋友着幾乘肩輿改由山路扛到貴池西鄉去了。肩輿在亂山中行了七八里，野花雜草，發出幽香，斜徑上滿滿列着一些矮松，路雖然崎嶇

些，也並不十分難走；穿林過澗，不久便到居停主人處了。

主人的別墅，是在文選樓和杏花村之間。

提起文選樓，當然是大大有名的。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樓，好幾個地方都有，據說這裏的文選樓是最真的了。昭明在這裏住得很久，連貴池縣的「貴池」二字，也是由昭明而來，太子久住此地，以產魚味爲可貴，名可貴池，後來「可」字去掉，便一逕叫做「貴池」了。當然此地古代一向是以池州之名著稱的。

文選樓在貴池縣西五里，樓之所在處，又叫西廟，清無錫顧敏恆有名的重修梁昭明太子祠碑文中云：

「貴池縣西廟者，故梁太子祠也。秩祀於唐，錫號於宋。懿德之

神，昭乎簡文之序，炳乎王筠之冊。粵稽前史，厥有明徵；瞻懷此都，尤著靈異。……廟之規模，夙稱巨麗，璇題納月，金爵承雲，曰文選樓，存古蹟也；有殿祀其先，推孝思也。……

……」

不過照我遊後所得的印象，廟貌並不怎樣「巨麗」，樓觀當然更不會「齊雲」，只不過前有祀殿一所，後有樓房三間罷了！但有一點，值得留戀，靜雅清潔，隔絕塵囂，離開城市，不遠，也不近，到是對於住在這兒著書寫文章的朋友是十分方便而合宜的，昭明太子也算會選擇地方的了！——不但會選擇文章而已也。

其次說到杏花村，據說小杜「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

村，」就在這兒。雖也未必，却是杜牧之在池州做過刺史是千真萬確的。所不像者，堂堂刺史，而請一牧童指路，似乎有失尊嚴一點，雖然說詩人的行徑和俗吏本來是不同的。時至今日，杏花村不但沒有杏花，連村址也不知在何處了，有的，只是一座紀念杜詩人的破而且小的屋子，說是廟，固然不相干，說是土地堂，却又尋不出神像來，所有者，殘碑數方嵌在壁上而已，連小杜當年所謂「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的風味，也無法消受呢！

兩天以後，進城看看，城內一無可看，出其東門，則佳境隨處都是，短堤疏柳，秋水長天，一條路向齊山去，一條路向百牙山和清溪弄水亭去，當然水陸兩便，有馬有船。詩興偶發，不免來過一首：

「蕭蕭蘆荻毵柳，夢裏詩情畫裏秋。」

亦是山鄉亦水國，此身彷彿在杭州。」

論理，杭州本來應比池州好，可是論情，我又覺得池州遠比杭州深了，這不知是什麼原因？懷鄉老病嗎？我的祖籍並不是池州，空桑三宿嗎？我在杭州的日子還要較在池州的日子更多哩！

齊山距城約十里，山上以多洞出名，雖不甚高，却極有趣，頂有翠微峯，卽杜牧九日齊山登高詩「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者也。我由水路去過一次，由陸路去過兩次，遊興固佳，文興不佳，且抄宋人張芸叟在柳行錄裏的老文章吧：

「齊山在州城之南，隔清溪可二里許，背溪之陽，不與大山相

連，東西可數里，南北纔一里，高可百步，石色紺碧，稜角隱顯，百怪千狀，正似人家所畜太湖石也。竹木叢生，其上有如塑畫。寺居其陽，山有二十九洞，左史、石燕、白虎、七頂、觀音、小九華、紫峯，其著也。乃李白杜牧及唐人素所遊息之地。刺史齊照，日居其中，因以名焉。左史在山東首，自南麓緣山蹊可一里餘，越嶺北下，穿石罅，石頗奇怪，磔折入洞，十步許，稍低，匍匐尋丈閒，又儼壯丈餘，乃出一洞，忽見天日，四壁削高可二十丈，渾如甌形，石色如黛，女蘿繆葛徧其上，亦名小洞天。北崑有刊志會昌六年刺史杜牧建安張祐書石。石燕、左史之西，越嶺少下北崑，如覆盃，可容百人，有穴西出。晝日，石燕

飛翔，然捕者莫能得也。……白虎洞有石如虎蹲，人不敢近也。」

好了，大致如此，宋之視唐，亦猶今之視宋，風景尙無甚大殊，雖然朝代已換了幾個，羊叔子的峴山之感，什麼「湮沒無聞，自顧悲傷」，也只不過顯現其傻勁而已！

我在山頂翠微亭上，突然間，被老鷹振翅衝出，嚇了一跳，此外別無他異。

清溪弄水亭兩個名地，今僅有一塔高聳，外加一破落的村鎮。雖然李白曾在這兒做過好詩，也不能多添我一分好感。倒是百牙山確實不錯。

百牙山又叫做白也山，離城最近，河流屈曲如帶，縈繞一山。何以呼之爲百牙？蓋指很多的牙檣，聚集山下。何以又呼之爲白也，我想是「白也詩無敵」，「白也」與「百牙」諧音之故。實際上說，今日的所謂「錦纜牙檣」並不多了，小舟容與，也是有的，然而說不上百牙，不如逕呼爲白也吧！此山雖不高，但是坐在望遠樓上看前面的高山，最妙不過！一層一層眼波似的水，一疊一疊眉峯似的山，綠的綠，青的青，淡的淡，濃的濃，最遠的尖峯，亂插天外作灰藍色者，九華山是也。小杜云：「惟有角聲吹不斷，斜陽橫起九峯樓。」我云：「峯巒無數青如髻，天外蒼茫辨九華。」

白也山有許多樓，許多廟，諸樓之中，自然以望遠樓爲勝。諸廟

之中，只怕要算二妙祠有意思些。所謂二妙，第一妙是吳次尾，第二妙是劉伯宗，因為兩位先生留傳下來的有合刻的二妙集，吳次尾之與侯朝宗齊名，想大家都是知道的；劉伯宗的聲名不大，故屈居二妙之次位吧！他們倆都是道地的貴池人，至於十賢祠裏供了些在池州做過大老爺的仕宦之家，恕我不去提他了！

我記得某人贊某處曰：「而於中秋泛月也尤宜，」我對於白也山的附近也作如是想。這一年的中秋，好大月亮，由東門外買舟出發，而清溪，而弄水亭，而白也山，直泛到「月落烏啼」才歸。當夜曾有律詩云：

「桂棹宵深泛，江湖千里思。溯洄秋水裏，惆悵嫩寒時。遺世誰

能獨，逃名我未癡。淡然埃壙外，不醉復奚爲！」

又：

「小泊黃泥阪，饒空白露零。隄楊棲倦鳥，澗艸亂流螢。崇阜僧家塔，孤汀漁婦亭。行歌解纜去，煙月夜冥冥。」

以上還僅就「秋之月」而言，若夫大漲時的「春之水」，堆銀般的「冬之雪」，奇幻而變的「夏之雲」，則池上風光，當另有不可言的種種趣味。可惜我只有兩個月的閒適光陰，不久便離開這山鄉水國的池州了。

這山鄉水國的池州，是渾然天真，未經人工雕琢過的，因此便不免爲世人所遺忘，我來捧捧場，並不是希望人們去光顧，不過聊備山

水之一格罷了！

附 錄

遊齊山登翠微亭

池陽東南多山石，池陽城北長河碧。天造地設爲吾曹，胡不蠟屐作遊客？曉來約伴出南郊，迤邐千步秋楊陌。流水曲曲草芊芊，橋影流虹駕百泉。翠微春曉坊猶在，玉壘銅駝荒可憐。征車掛轆人駕肩，空羸白石卜牛眠。東西堤外秋湖水，幾處輕橈錦纜牽。環碧有亭亭翼然，壁上詩留杜樊川。拂塵一讀增惆悵，風流

太守憶當年。四圍山色如新沐，綿互迴環競起伏。不用直造齊山巔，只此已窮千里目。穿村過寺恣躋攀，嶙嶙怪石漪漪竹。我與胡子闢蹊徑，披蒙茸兮履巉磴。餘子憊矣坐山腰，不肯買勇添豪興。狂生虬龍猶可登，竟欲尋峯覽其勝。倉玉之峽何窈深，集仙有洞水鳴琴。剔蘚尋碑認武穆，防墜却如深淵臨。更喜幽蘭香空谷，援枝幾見走鼯鼯。蒼崖猶疑吼可裂，羊腸崎嶇感不平。輾轉身已入簇筆，棘刺人衣履亦失。莽蒼四顧已無人，鬢鬣無情驅日暝。相攜還復登翠微，前山兩脚催歸速。須臾亭角忽驚鷹，戛然一聲狎翼出。神魂乍定爲展顏，異趣橫生不可述。徘徊亭外却行吟，百里河山一覽畢。彈丸城池池中物，長江如帶帶可束。南望

寒樹點叢山，秦樸濕雲滴翠巖。屏風九疊諸天外，劍立笏舉朝天
班。丘巒羅列皆匍匐，我欲凌風飛去一叩玉京關。北鑰樓塔西龍
樹，蘇白長堤亦有路。梭織遠遠蒼波泝，指點雲帆飛無數。十里
清溪弄水亭，古人先我將詩賦。杜公行處沒蒼苔，高風渺矣未可
步。滿山惡草碍人遊，安得命益掌火焚不留。遠矚依依戀此邱，
登罷山風尙颼颼。折齒思遺清侶愁，不如倉卒且歸休。此來聊
足印鴻爪，草草成詩羞故侯。

成都印象記

幾乎被東南人士遺忘了的蜀國故都，最近是更時代化了。馬路、洋房、汽車居然在腹心的內地裏，代替了石路、平房、雞公車，——一種手推車，車上供着一把太師椅子，或草墊坐位，專推客人走路的。——這是值得慶幸的，還是值得悲哀的呢？一位留學法國的四川朋友告訴我說：「成都地勢，活像巴黎，牠將來有變成巴黎第二的希望。」我想：「假如成都會變了巴黎第二，我們這老大古國，在國際間不知已改變到什麼地位了。」

成都人和成都市，在在都現出一種「幽閒恬適」的神氣，雖然每天早上，烏鴉們在屋頂上到處是咕咕啞啞的噪着叫着，使得新來做客，沒有聽慣這種聲音的人們，感覺得麻煩討厭，幾乎要把「幽閒恬適」的讚辭都給推翻了。可是你一走上馬路，所看見的蜀國人士們，慢條斯理，文質彬彬地踱來踱去；一走進公園或茶館裏，他們閒着嗑牙談天，雍容不迫的勁兒，會使你立刻感覺到「幽閒恬適」的招牌，是無論如何下牠不掉的。

烏鴉之多，當然因為成都城裏多樹；「中庭月白樹棲鴉」，鴉在樹上棲着，自然寂寞有趣，自然會使詩人詠嘆起來。可是當烏鴉「一聲聲叫喳喳何處喧嘩」的時候，就要令人們不安起來，因為牠妨害了熟

當烏鴉正在屋角樹頭上飛的時候，我起來上少城公園了。少城公園是成都市內比較大的公園，據說風味和北平中央公園相彷彿。少城原就是前清旗人住的區域，少城邊近的胡同，簡直和北平的胡同沒有二樣，房屋也是矮矮的四合間，朱漆門上的大銅環，和園牆內伸出頭來的花枝兒；連胡同內的垃圾臭水，也是和北平不約而同的在大門外陳列着。我出了胡同，經過少城內的街市，不遠就是公園了。公園的確還不算小，不過建築物比北平中央公園差得多了。很遠就望得見的一座高塔，是辛亥年四川保路同志的紀念塔，關於保路的歷史，郭沫

若在反正前後裏記載得很詳細。我在塔下所看見的，有不少青年男女爭騎腳踏車，在練習着西洋送來給我們代替行路的新穎方術。旁邊有一塊長方形場地，有一個老者，在練習着顯見得是落伍的射箭遊戲，射箭雖也是武藝，在今日只能算是遊戲。——東方的和西方的新的和舊的文明，在這裏分明露出他的端倪了。

通俗教育館設在少城公園內，幾個陳列室，頗費了當初創辦人的心力，可是現在管理者似乎欠了一點精神，門兒常常關着，從門窗外就可以嗅見裏面的灰塵氣，也許走進去，蛛絲會纏住你的頭顱哩！

不知道是公園裏的花，有吸引人的力量，還是公園裏的女人有吸引人的力量，每天遊人往來不息的穿織着。成都的花，在古代就與

洛陽的爭美，成都的女人，在今日居然也足與津滬的爭時髦了。花是紅白紛披的點綴在池邊石畔，女人是電燙的蜷髮、高跟的蠻鞋，徘徊於林下階前。

都市之美，林泉之樂，在這兒都全備了！

關於吃的，成都之味有甲於天下之稱，小館子裏的豆腐花、泡鹹菜，是任何地方尋不出的最經濟而平民化的好味道。精美而貴族化的，有聚豐園之燒鴨，有姑姑筵黃老頭兒的各種拿手好菜。愛闊的朋友，還常常在西餐館裏請客，香檳酒、白蘭地、雪茄烟、加里克、三炮台，四倍五倍於上海原售價的，這裏都一無所缺，如果成都可以變

成巴黎第二，這些都是促成巴黎第二的先鋒隊吧。

雖然在同一疆域內的另一面，吃的是臭爛酸菜煮成的糊，號稱觀音土的泥類，是他們正式的道地的中國餐，不過那是另外一回事，與成都人的生活，根本不生關係。有一次我在餐會上，和一位歐洲留學回國的四川同志談，談到我們將到川北農村最凋敝的地方去走一走，他似乎夷然不屑。他說旅行是他所愛的，可是川北那種地方，他無論如何不願去，因為犯不着吃一些冤枉苦。從這裏，我們便可以了解最高等的川人，也可以了解受外國教育者的身份了！

成都是沒有夜市的。上飯館酒店，照例是要在太陽未落山以前，天暗了你要解決肚皮餓的問題，那真是千難萬難了。當我第一夜在

成都找飯館，不知吃了多少次的閉門羹。伸着頭向飯館內一探，見棧兒椅兒早已一律上了桌面，翻轉身伏在那兒休息了。地下早已掃過，電燈也關熄着，夥計們說不定已在櫃台上打舖蓋，對於顧客，不但正眼兒也不瞧一下，有時還罵你一聲冒失鬼，你只好有冤無處伸哩。看看錶，恰巧才指到七點三刻罷了。

黃包車夫到了晚上八九點鐘，便一律拖着空車回家去睡覺了。到這時，你最好是莫開尊口去雇車，不如邁開大步自己走的好，不然，拉車的人，也要怪老爺們不識時務了。雖然你睡到枕頭上，還時聽見街上的汽車喇叭叫，不過那你可以莫要管，他們有的是口令和護照，關你什麼事哩。

在成都恰巧遇着廢曆新年，這真是我一生的好機遇。我一向在家鄉就很看重過年這回事，看見人家歡歡喜喜地，我也不得不跟着歡喜，成都人直到現在，還是很熱烈地過舊曆年。除夕那天晚上，朋友們都到隔壁人家喝酒守歲去了，我因為明天清早要趁熱鬧去，獨自對着一支紅蠟燭出了一回神，不久便上牀睡了。翌日元旦早上我坐着車子出城，向武侯祠趕去。成都的風俗習慣，正月初一這一天，人家起身開了財門以後，爲圖一年順利起見，要看準吉利的方向奔去，直奔到精疲力倦再回家，這樣，這一年準定走好運。今年運氣在西南方，閣城的人都正對着西南方向走去。我們出門的人，爲圖個「出行大吉」

的好兆頭，不免也去隨喜一番。果然走出了城，人山人海，萬頭攢動，擁擠不堪。車子在距城門口有一箭之遙的地方，就被武裝同志禁止着不許通過了。下車走了兩里路的光景，熙熙攘攘，好一派昇平氣象，有的人在跑馬，有的人在推車，賣東西的，除賣食品外，以兒童的玩具爲最多。大路上走不通的時候，找運氣的人也只有落荒而走了，田埂上，草泥地上，菜園或豆畦裏，都有人的蹤跡。忽然後面汽車喇叭一叫，推雞公車的連忙讓不迭，灰塵起處，閃出一條甬道般的地方，讓車過去，汽車上坐的，當然是花枝招展的人兒，又不知那一家公館內的官眷了。車過了，在路上走的人又合攏起來。

走着，走着，「錦官城外柏森森」的丞相祠堂到了眼前。鼓着勇

氣，擠上前，擠進去。前面是昭烈帝祠，中供先主，兩旁爲關張，兩廡有的是蜀漢當年文臣武將的各個神像，樹林之下。石碑之前，滿滿地搭着茶篷，吃點心的，嚼菓子的，說說笑笑，噉噉叫叫的，鬧成一片。燒香磕頭的，都到塑像的神龕面前去了。我們一直朝後走，走到諸葛亮的寢宮，這才明瞭我們的先帝爺和軍師是合廟的。軍師當然是高高上坐和戲台上一模一樣的打扮着。楹柱上的聯語雖多，我們也無心記憶，急於要上昭烈帝的陵墓去。

四圍是圓圓的一道城梁式的高牆，籬住了小山阜似的墳塚，塚頭高出廟的屋頂數尺，氣象也可以說是偉大了。幾棵落了葉的樹木，和一片枯黃的墳頭草，據說這下面就長眠了當年曾轟轟烈烈做過一番的

漢劉備。碑上刻着「漢昭烈帝之陵」幾個大字，從側面小門，擠上塚頭，塚頭上還有一塊寬寬數方丈的面積哩。一位說大書的，高據在塚頭上說大書，許多聽衆或立或坐的在塚的傾斜面洗耳恭聽着，大約就是說的三國演義吧，這真是本地風光了。不過，「豐碑指出陵園地，贏得墳頭說大書，」豐碑迴非我們大耳皇帝當年所及料的啊。

循着西南面的城根，經過現在爲鄧錫侯所有的百花潭，隔着水沒有去遊覽，就一直向青羊宮去了。青羊宮的廟址，果然寬宏，最大的寶殿是一氣化三清的老子廟堂，莊嚴得着實要令人爲之肅然。可是寶座前匍伏着的兩隻小銅羊，光滑滑的，被人們左摸一下鬚子，右撫一

下下頰，據說摸撫兩手，準可以得福消災，這又不免要叫人發笑了。隔壁有二仙庵，我們沒有去，因為我們的目的地是在草堂寺。

草堂寺離青羊宮，不過里半路的光景，沿着杜工部的浣花溪，向前走去，春色剛染上了柳梢，溪水在汨汨地響着，彷彿想見詩人當年曳杖行吟的神態。只是當年境地，也已太變得不成話了。草堂變成了寺院，寺院裏又點綴了三個小茅草神龕。中間一個茆龕，供的是杜工部，左右兩邊，却又供了一位黃山谷，一位陸放翁。茅屋頂偏又破得不成樣子，雨水打得三位大詩人，面目黧黑，狼狽不堪。一個惡作劇的朋友，從茅龕背後，躡上了工部身邊，向工部做了一個鬼臉。誦工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詩人是無論在生前在死後，都要受茆屋之

厄，我們將怎樣能為我國一代大詩人解嘲呢？然而草堂前還皇皇的懸着「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的橫額，這不是有意在開他們的頑笑嗎？

草堂前的地面上，滿滿舖着各種石刻，遊人擠來擠去的逡巡着，我們在此時却幸而遇着歡迎我們的朋友了。有幾個男的，也有幾個女的，他們拉着我們尋着一間不易尋着的茶座，大家坐起來，學學成都人吃茶談天。

成都人的健談，往往為我所最欽佩的，有時一談幾個鐘頭，娓娓不倦，而且聲浪並不是很低的，「驚座」的陳遵，到處可以發現出來，這也許是蜀國特產的天才吧。等我們從草堂寺歸來天色已經是很晚

了，我們一直回到城內最繁盛的春熙路，這兒，電炬通明，汽車之聲不絕，商店裏的各種洋貨，證明了四川近年來有驚人數目字的入超。同伴們提議看電影了，戲館是在青年會隔壁，片子是三劍客。我在這裏面發現了幾個小小的奇蹟。第一是影片每開到一二十分鐘必中斷一次，甚至幾分鐘也要壞一下，然而看客們絲毫不以為異，還很耐心的守着，觀衆們都不發一聲的靜下去，直等到片子復活時，大家彷彿甦生一般的又看下去。第二是一個口操四川土語的說幕人，在銀幕對面樓上高坐着，大聲疾呼的唱出劇情來，他代替了說明書的任務，有時極不需要的解釋，他也不憚煩的替大衆們解釋。第三是某軍長帶進來六七個女同志，左顧右盼，得意忘形，在花樓上高坐昂然，他彷彿忘

記了前線將士們正在惡戰，攜着所謂「愛人」，恣情享受。這些，都是我在電影館裏一剎那間所發現的小奇蹟。

電影館外的奇蹟更多了，街上有輝煌的金字大招牌，寫着「坭莊」二字，你知道「坭莊」是什麼呢？僻巷裏舖門口垂着「談心處」的布帘，你知道談的是什麼心呢？等你回到寓邸裏睡着，五更頭會有武裝同志們，打開門來搜查你的行李，你知道又是什麼一回事呢？

來成都是爲看教育，姑且先從國立大學看起，雖然有名的華西大學也在成都，但因爲與我國無關，只好先屏諸不論。

歷史上著稱的皇城，俗說原就是劉備做蜀漢皇帝的金鑾寶殿所在

地。其實是騙騙人的話。決沒有千年古城能保持到現在的。看他年代，至多不過幾百歲罷了。有人考證出來，皇城實爲王城之訛，是明代封世子爲蜀王時建築的蜀王城。皇城也罷，王城也罷，反正他總是古色斑斕的一座舊而且老的宮城，裏面擺起一座莊嚴靜肅的最高學府來，不可說不是地位相當了！

當街三座石牌坊，方方四五尺大小的刻石，刻着「爲國求賢」四個大字，一條石路走進去，便是三個大門洞的城樓，樓沒有了，城垣上長些青草，外面掛着「國立四川大學」的標識。穿過厚厚的城門洞，彷彿是在遊明故宮了。在大學附設的存古書局內，我買了井研廖季平的經學著作，和教授林山腴的清寂堂詩錄。廖季平去年死了，著作却在

這裏出版發賣。這大學是以古老文章相標榜的，只要看林老夫子示兒詩，「五際四始談革命，那知世有胡適兒，」這一類罵人的話就知道。其餘集子裏捧戲子明珠的佳作也不少。我捧了清寂翁的佳作，走遍了「清寂」的學府，真是靜悄悄地，四下裏沒一個人兒，據說放寒假業已一個多月了，破紙窗秉承着東北風的命令，在各個教室前絮叨叨的細語，階沿上長起茸茸的綠苔，寢門外丟着滿地的紙屑兒，這樣一走，匆匆的就想出去了，一重廳，一座樓，一排走廊，一條甬道，我的足力確有些兒乏了。在最偉大的做殿前，我發見了別人剛坐來的一輛膠皮車，我坐上了，一直便拉回了寓處。四川朋友告訴我，去年政府當局曾有拍賣皇城的動議，後來因教育界激烈反對，才作罷了，前

年冬臘間的成都巷戰，以皇城內煤山爲憑藉地，這都是如何不幸的史實啊。

補 白

嘉陵江上見人送別

此日銷魂竟若何？嘉陵江上聽離歌。西遊我亦輕爲別。春水今年見綠波。嘉陵江水，深碧可愛。

別成都過龍泉驛

雨罷登車別意滋。依依楊柳繫人思。龍泉驛上花如雪。正是芳菲客去時。時梨花滿山，白如積雪。

過郎當驛唐明皇幸蜀聞鈴處

山深坡險驛荒涼。淒厲風催客斷腸。慕憶一雨淋鈴一夜裏。千秋一曲李三郎。

出劍門關記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陸游。

游蜀兩月，在成都過的新年，本不想再北進了，無如爲了一個號稱天下雄的劍門關，委實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窮心！索性再拚棄掉一個月光陰嘗嘗古代旅行的滋味吧！雖然我不能像詩人陸游一樣，在細雨中驢子背上走進劍門，我還是可以逆着風冒着雪在馬鞍上衝出劍門的。

却說一路上曉行夜宿，走了七八天工夫，才走過劍閣縣，真個是合了四川小客棧門口紙燈罩上常寫的『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那些話了。

劍閣縣當然是因為劍閣而得名，但劍閣却在縣城內，它却在離城八十里的劍門關，劍門關原來就是劍閣，兩個名稱，一個地方。我從小讀白居易詩，讀至『雲棧縈紆登劍閣』，在當時就有一個錯覺，以為劍閣這個地方，一定是在一座如劍矗立一般的高山上，有一巍然獨聳而飛黃流翠如宮殿式的高閣。誰知跑到劍閣縣的時候，先給了我一個惘惘然的大失望。所謂劍閣縣，並不是像我理想中那樣雄壯而且美麗的地方，實際上是陷落于萬山中的一座岫隘而卑陋的孤城！我們登

劍關，是走的黃泥或石坂的大路，所謂劍關棧道之險，業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了。並且白詩中所謂雲棧的那個東西，早已就不知去向了。

可是讀者們不要真個失望，雄壯而美麗的劍關，還是在企待着你去看哩，不過要等你離開縣城再走一天的路程罷了！

迎面吹來大北風的嚴寒天氣，我們雖然沒有『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怎得不回頭』的感想，可是冒雪衝風出劍門，也似乎有些兒砭人肌骨的小苦味。但一想到『馬後桃花馬前雪』的那座山海關，人家是逼着你不得回頭躲進關，不但關出不成，而且進一步人家是要『馬前桃花馬後雪』的就將實行進來看桃花了，你到底讓不讓他看呢？

這是我正吟哦中國舊詩之餘，而又正在出劍門關的當兒連帶感想起來的。

在我，還是看劍門關要緊，加上一鞭，離開了劍州。（即劍閣縣）走到下午，經過一條高岡，延長像平橋般的所謂「山隈濠梁」，在上面走的時候，遠遠便看見大劍山和小劍山的姿勢了。參差錯列，高聳着七十二個峯頭，像牙齒一樣的編着，鐵鋸一樣的排着，青螺如髻，霧鬢風鬟，古人拿山來比美人，拿美人來比山，真有不可言狀的佳妙處。尤其是在我看罷了雲裏的劍山以後，興趣更特別的濃厚起來！

我所看見的四川有兩大奇美，以前看的是巫峽，巫峽之奇美在縱而長；現在看的這個劍山，與巫峽却又兩樣，它的奇美處在橫而長，

一縱一橫，構成了大地奇觀，讓我一先一後的縱覽了一番，自詡是眼福不淺了！

我們在夕陽西下時，到了劍門驛，驛店只有幾十家，因為這些驛店，是古代上京趕考的士子們寄宿的地方，我諷吟着『雞聲茅屋月，人跡板橋霜』和『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蹄』等句子，竟彷彿我們前面的目的地也是長安了！

剛把行李放進了小店，大家面都沒有措、茶也沒有喝，就向離驛只半里許的關口跑去。未到關口，祇見一陣陣似烟非烟似霧非霧的雲，從兩山夾峙的谷口裏流進來，繚繞着，氤氳着，我們知道再走出去，那便是劍門關外了。

一座很雄偉的古代建築，下堆城堡，上矗高樓，遠遠看見的『劍閣』二字，做成匾額一方。關上還有『天塹雄圖』『蜀門鎮固』等石刻，聯語及碑記也很多的。

兩山中間，只有這一座關，有門可通，其餘便絕無路徑。關之右首，下懸深澗，險石峻崖，令人望了都生畏懼之心，不要說是走過了。

走出關門，循斜坡而下，走到低處，再抬頭向上一看，可更要令你橋舌驚心嘆爲觀止了！所謂『峭壁平分，重崖相嵌，如劍斯植，如門斯闢』者，信非虛語。西面高山，崖石環列，巍然高聳，活像天工開鑿的城垣，而又直入雲表，凜不可攀。其下崩石沉谿，怒雷轟澗。

我們對着山大吼數聲，真個使山鳴谷應起來。杜工部曾經替劍門關形容得淋漓盡致：

『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當關，百萬未可傍……』

杜老的形容，到了今日，却又不適用了，縱然是一夫怒當關，假若頭上飛機響起來，當關者恐怕也只好不怒了吧？

看劍門關，最好是從關外仰望劍門，從關外向關內走。陸游的一個『入』字，真得着遊的三昧了！

我們這一批出劍門關的人，壞在一個『出』字，所以做不出好詩來。我偶然由出而入，也可以說是由下而再上的，鑒賞着斜陽西射的

晚景，不免聊爲效顰道：

『連峯七二亂雲環，絕壁天城未可攀。

我自孤吟行劍外，夕陽無語上雄關。』

溫泉峽和南泉鄉

巴縣附近有兩個溫泉，一個叫做南溫泉，一個叫做北溫泉。這南
北二溫泉，各有各的好處。北溫泉的環境，彷彿是個活潑秀麗的美
人；南溫泉的環境，彷彿是個敦厚質素的好女。換句話說，南溫泉是
「仁者」，她是山多於水而勝於水的，這就叫做仁者樂山；北溫泉是智
者，她是水多於山而勝於山的，這就叫做智者樂水。雖然同是溫泉，
同是因爲水的關係而受人們的歡迎，但是她們的環境烘托着，實在是
迥然有別。並不是因爲鑒賞者的眼光不同，便生出「仁者見仁」「智者

見智」的私見來！

因為遊覽先後的關係，讓我先寫溫泉峽然後再寫南泉鄉。溫泉峽便是我以上所謂的北溫泉，南泉鄉當然便是南溫泉了。

(一) 溫泉峽

從巴縣坐小輪，溯嘉陵江北上，約行一百餘里，便是小三峽的溫泉峽。小三峽一個叫做觀音峽，一個叫做瀝鼻峽，一個就是溫泉峽。溫泉峽是介乎觀音峽和瀝鼻峽之間的。

嘉陵江的水色，綠得可愛，深處如黛，淺處如碧，真是少陵所謂的「石黛碧玉相因依」。如果一件白色衣裳落下了水，真疑惑可以染成

青苔和綠草一樣的颜色。我們雖然沒有破碧浪的雙槳，點春波的輕篙，可是一路上飛浪花濺碧珠的機輪，也另有一種新的趣味！兩岸青山上點綴着新綠的樹林和田疇，造成了整個的綠世界。船行小三峽裏，和行大三峽裏，氣象又是不同，大三峽裏是一派蕭森嚴肅的意味，小三峽裏另具一種清幽恬穆的風趣，雖然也有大石橫流，峭崖高聳，可是絕不給人以險怪畏懼的激刺。過了觀音峽，就是北碚鎮，因為在北碚參觀多種鄉村建設事宜，就攔了五六個鐘頭，等到我們上小划船上溫泉峽去的時候，已經是晚煙四起夕陽西下了。雖然從北碚到溫泉峽，只有幾里的水程，可是小划船一路上咿咿啞啞地好像鴨子戲水一般，特別走得慢。又是逆流，無論撐篙划槳，都覺得十分費

力。

天黑了，天上只有幾顆黯淡的星光在眨眼。進了峽的船，船頭的人在開始發大聲講話了。因為峽裏水流極急，像沸湯一般的滾滾而下。兩山的黑影，倒壓到水面上，射了兩條界線。同遊的朋友，高聲歌唱起來，打破了四下裏的沉寂，一時山鳴谷應，有一陣陣的回聲送過來。

當我們聽到飛瀑潺潺瀉下聲，用電筒照去，瀑布上蒸出一層層的白色霧，熱氣向外直噴，我們便知道離溫泉公園不遠了。溫泉公園裏面，除浴室及游泳池而外，旅館餐店，無一不備。我們上了蘆船，摸上了萬竹參天中的一條石階，曲曲折折拾級而上，尋到一家名叫農莊

的旅館住下來。第一件事當然是叫館役引我們到溫泉裏去洗澡。浴室名叫澣塵，溫泉的溫度，恰恰適合體溫，因為是夜間，我們都只在隔開房間的內室裏，放開水管，忽了一次浴，並沒有到大池裏去游泳。

第二天清早起來，四下裏巡視一番，才曉得我們已把我們自己的身體，放到最美麗的仙境中來了。後面倚靠着層巒疊嶂，前面下臨着深峽碧流。農莊的左面，梅花百數十株，或紅或綠，都似乎在呈着笑容。樓上臥室前有一排欄杆，可以憑眺一切。我徘徊了一會，再下樓向佛殿前走去，原來這溫泉峽裏，本就有一個溫泉寺，（一名廣德寺），寺前方池半畝，高臥長橋，橋下有熱氣直噴的泉水，在溫泉裏

住慣了的游魚，長可七八寸許，三五成羣，一會兒逐到橋東，一會兒逐到橋西，得意洋洋的，十分有趣！我生平看見在熱水中游泳的魚，這還是第一次哩！

乳花洞是溫泉峽的勝景之一，經過所謂桃源道和龍湫道，就是飛雪巖，倒瀉清泉，如乳之融，如珠之翻，如水晶簾子之高掛。再進，便是乳花洞了，洞深黝而狹長，石質都是和碎沙一樣的東西凝結而成的，而又一注一注像乳頭般的倒垂下來。有些石乳頭上滴下白色的泉水來，這便是「乳花」二字的來源了。再向裏面走，據說越走越深，一直通到縉雲山，有數十里路遠哩！我們只得從一個有缺的洞口翻出來，卻又豁然開朗，到了一塊精緻的地區上，真是別有天地，有關

谷、聽泉亭、琴廬、罄室等點綴風景的建築，也是有錢的公子哥兒甚至於姨太太們享福之地，每年夏天，這兒嵌花三合土的路上，有不少燙頭髮薄旗袍高跟鞋的所謂時髦女人，跟着揹武裝帶子彈的大人，來此享受。想不到這兒竟居然有古代吳王宮的「屨廊」，「香徑」！而且不但「屨廊」「香徑」而已，那邊的溫泉，豈不又是常常有唐明皇「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貴妃出浴圖嗎？

時代英雄們的雅意經營，使外來的旅客如我輩者見之，誠不勝其流連感慨之情！

溫泉寺後半山腰裏，有宋代石刻像二尊，淪沒於荒烟蔓草之中，我們去尋了一回，不見蹤跡，結果，還是幸虧一位斫竹竿的小兄弟，

領我們披荆斬棘的上前去瞻仰了一番，石像係就兩塊黑黝黝的大石上雕鑿而成，衣冠當然是宋代的裝束，鬚眉栩栩欲活，古意盎然，可惜我對於雕刻是門外漢，考古學更是茫然，查不出它的究竟來！去年太虛法師到此遊歷，有句云，「花洞遊歸看石像，總算我們這一次花洞也遊了，石像也看了。下午再到溫泉游泳了一次。游泳池分內池外池，外池之水較深，（可七八尺許）內池之水較淺，（只五尺）內池在房子內，外池在天空下。泉的來源，由巖洞流到內池，再由內池溢出，輸入於外池，無論流了多久，始終水是暖洋洋的。人體浸進了水裏，放出一種晶瑩潤澤的顏色，真有趣極了！

浴罷歸農莊，便是我們要匆匆回渝的時候了，這樣的好地方，可

惜爲生活忙的人們，不能久事勾留。一宿之緣，竟叫我一世不忘，溫泉峽美的誘惑力，不可謂不大了。

(二) 南泉鄉

「細雨吹絲寒食路，渡江初過海棠溪。

荒烟漠漠蒼波外，野墓蕭蕭古寺西。

馬徑新開雲步石，山腰綠破水田泥。

南泉鄉裏春如夢，望到江南路欲迷。」

這一首詩是作者從巴縣過江，經海棠溪而往南泉鄉的路上寫的。

土人的口裏沒有什麼南泉鄉，他們只自叫南溫湯，南泉鄉三字是用在

書面上的。巴縣到南泉鄉，只有五十里路，海棠溪在長江的南岸，過了海棠溪，翻過南山，雖那上山路是大石寬階，但因為山坡高的原故，卻也頗為費力，登高回看巴縣，全市在望，揚子和嘉陵的水，緊緊的把喧囂繁盛的都會纏着，億萬人家，因山為市，堆積在一個半島上面，好像一隻萬有齊備的大船，在水面上飄浮起來的樣子。這時候，細雨紛紛，遠江籠霧，山頭有好多處，忽然鳴起鞭炮來，紙灰飛揚，不覺得引着遠客注意到白錢青塚上去，知道這正是寒食節氣了！

南山上有一個小鎮叫做黃葛壩，黃葛壩再過去便是上南泉鄉的山路。有馬可騎，有轎子可坐，四十幾里的距離，只須兩個鐘頭就達到目的地了。

南溫湯在亂山中，有幾十家戶口倚恃着溫湯爲活，最近設立了一個南泉鄉溫泉公園事務所，於是大的旅館也添了好幾家，漂亮的店面也開了好幾月，別墅是闊人們行樂之窩，學校是男女青年造就之地，我們住的青年會南泉分會，和鄉村建設實驗區各據一山，遙遙相對。

溫泉在鎮中，泉的水質，含着多量的硫磺，常發出一股硫磺的氣味，和北溫泉含石灰質甚多者，水分大不相同，功用亦各有異。據說石灰質的溫泉可治腸胃病，硫磺質的溫泉可治皮膚病，好在我是腸胃皮膚都沒有毛病的人，只管胡亂去洗他一回，且不問它是否真能醫病。浴池分男女二處，男浴池的設備不及北溫泉，溫度卻相彷彿，能

令你洗浴後出一身的汗，雖然浴室的房子上半截沒有牆和外邊的冷空氣是流通的。

第二天一早，在青年會的樓上，賞一回四面青葱的山色，聽一回山後潺潺倒瀉的泉聲，再下坡，在市鎮口石橋左近，雇一隻划船，遊所謂五里之溪。兩邊黑白黃三石駁雜的巖石，壁立千尋，似乎要向我們坐的小舟上直壓下來，平水窄谿，曲折入畫，春裙漾綠，點破輕篙。次過所謂「飛泉」，瀉瀑布的地方，水已乾涸，自山頂以至水面，一條高數十丈闊二三尺的岩石上，滿長了綠茸茸的蒼苔，空掛着瀉水的平滑痕跡罷了。轉一個灣，忽見一片平灘，有天生扇形的黑石，上鐫白字曰「花溪灘」，小草香花，風來襲袂，我偶然拈得兩句，「苔灘

飛泉綠，灘來野卉香。」

再向前進，有一懸崖，石上大書一行金碧輝煌的端楷字，文曰：

「王向氏殉節處。」我們就拿這個典故請教送我們來遊的船夫。船夫說：「這裏有一家姓王的，大兒子死了，公婆要逼姓向的媳婦兒轉房，媳婦不肯，被逼得無可奈何，竟偷偷的跑到這山頭上，奮身一跳，可憐就死在這巖底下了。」我們不懂轉房的意義，後經詢問，才知道此間有轉房的風俗，哥哥死了，妻子便轉把弟弟；弟弟死了，也可以轉把哥哥爲妻。這就叫轉房。姓向的媳婦不肯轉房而投水，是眞爲的殉愛呢？還是別有原因呢？我們局外人是無從知道。可是最妙的要算這位立石紀念她的鄉紳先生了！提倡貞節麼？轉房的風俗就不應

該存在！轉房的風俗未除，卻要假裝斯文提倡貞節，豈不是大大的矛盾嗎？

小舟搖過小溫湯，上岸去遊覽了一回，小溫泉爲私家所有，水質和南湯差不多，因爲地方清淨，婦女來此就浴的甚多。

後來船直抵新堤壩（又名同心壩）溪水盡處始回。回鎮以後，參觀鄉村建設實驗區。區長王平叔，是山東鄒平縣梁漱溟村治主義下的實行者。此間原爲鄉村師範，自王等來後，始改爲實驗區，現有男生二百餘人，女生五十餘人，該區學生，無一定畢業期限，經過若干學習時期，視其知識能力足以解決各種鄉村問題卽分發各鄉區工作。工作分鄉政、建設、教育三課。（一）鄉政課：主理組織、調查、統計、登

記、選舉、製訂公約、自衛、儲備、救濟、息訟、調解等。(二)建設課：主理農作改良、造林、畜牧、家庭工業、各種合作社、交通、衛生、測量、借貸所醫社醫院等。(三)教育課：主理小學教育、民衆教育成人、補習教育、家庭教育、幼稚園、藝術館、自然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禮俗改良、公共娛樂等。該實際區內在試驗期間，將來能否有很好的效果，現在還不敢決定，不過該區內自區長以至辦事人的刻苦奮鬥腳踏實地去幹的精神，卻甚可佩，學生也很曉得用功，似乎前途不是全無希望的。

後來我們又到實際區後面的一個山洞裏去遊覽，洞名仙女，內景很和杭州的烟霞洞相似，可惜泉水淫淫，（並非溫泉）不能深入，數十

武以內，拾級而下，黝深處，全爲澤地，曾有人貿然進探，失足墮崖下死，經引導人的警戒，我們便裹足不前了。

在這一天的下午，我們因爲參觀業已盡興，就依然循着舊路回到巴縣。南北二溫泉，總算已草草看過，了卻我們的一樁心願，安得稍有暇日，在這兩個地方，各住三五個月，好好養息一下我這個疲乏的靈魂，多多薰沐我這個卑污的軀壳呢！

帝 鄉

這兒的「帝」，不是王天下之號的所謂帝。乃是察道者帝的帝，帝而有鄉，當然值得我們「心嚮往之」的了！「帝鄉不可期」，古人的話，並不一定可信。

帝鄉裏供奉的是所謂文昌帝君。我在故鄉安徽發蒙讀書時，就已和文昌發生了關係。第一，我們的小學設在文昌宮裏；第二，我們的習字範本，就是所謂文昌帝君百字銘。

文昌帝君到底在那兒？當時我也曾問過先生，先生給我混帳的回

答，說是魁星菩薩的化身。被他欺瞞了許多年，今天才算讓我自己找到文昌帝君的老家來了！

文昌帝君的香火策源地，乃遠在四川北部的梓潼縣。他的勢力幾乎駕過關雲長老爺，信仰他的人，真個是歷千秋如一日的至今馨香禱祀之不衰，號其所居曰帝鄉。

帝鄉所在地，俗名又叫做大廟山，離開梓潼縣只不過廿四五里之遙，一路上的古柏參天，每隔三五步，便有一棵，幾個人圍抱不來的柏樹，如此一棵一棵的一直排過了大廟山，樹身上挨次掛了第幾千幾百幾十號的牌子，氣象整肅，表示擁護這偉大莊嚴的帝鄉。大廟山上則披龍鱗似的滿滿的栽着小柏樹。嚴冬過此，極感森寒。若是夏天，

便大有涼風習習的快感了吧！

不知是天上文曲星的話不是，這兒有所謂九曲之水，也有所謂七曲之山，都是帝鄉的勝景。果然山水都有些曲折清幽之趣，但我不願過分去揄揚它，否則人家真個認為是仙境，那可就糟了。因為如今無論仙是帝，都庇蔭不得老百姓。民生之苦，證明了這兒只可以作帝鄉，而不可以讓人住的。詩人說：「結廬在人境，」人境究竟還沒有被我尋着哩！

却說帝鄉的建築，壯麗崇闕，遠遠的在山麓之前，便高拱着一座牌樓，大書「帝鄉」二字，上山時又有二額。一曰：「山海寺觀。」一曰：「鳳龍勝概。」廟前是一座照壁，有壯觀天地四個大字，真正氣概

非凡。我們爬上了寬闊而高峻的石步階，一直走進山門，第一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石碑上鐫刻着各種大洞經、陰騭文之類，據說這些都是文昌帝君的大作。大殿上香火不甚旺盛，帝君却文文雅雅地大坐在龕內，當然五綰三鬚一個白淨面孔代表着道地的東方人的漂亮像貌。唐朝大畫家吳道子先生曾替文昌繪過一張在松下盤桓的聖容，那是用石刻出嵌在梓潼城內文昌行宮裏的。正殿後的建築，還有些什麼桂香殿、百尺樓、風洞樓、家慶堂、時雨亭，都是簷牙高啄，可見古代建築之美。最可注意的，還有一座叫做啓聖祠的，是供奉着文昌的父親，這啓聖祠頗相當于孔子廟後的崇聖祠了，按梓潼縣志，文昌本名張亞子，（註）是晉朝人，並且做了兩任官，後來因爲母報仇，棄官不

做，殺掉他母親的仇人以後，就躲避到這兒來做老百姓。士人受其感化，于其死後，便奉之爲神。我因此想到孔子之所受官家禮拜，文昌之所以受平民禮拜，其意義不難于此中窺得了。不過後來何以文昌帝君的勢力竟能普遍全國？也許是幾卷大洞經、陰騭文的講究吧！

在明末，流寇張獻忠竄蜀的時候，四川人幾乎被殺光，但是見了張文昌，却必恭必敬地做了一篇出自肺腑的大文去祭他。原文是：

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咱老子與你聯了宗吧！嗚呼哀哉！尙饗。

由此足見張獻忠也想借重借重文昌，雖然草寇也脫不了宗族觀念，却是文昌實自有其不可磨滅的魔力！至今廟宇仍有一座正殿，是

明代的舊建築。後人曾于殿後塑了一個綠袍金臉的張獻忠肖像，不料到了乾隆七年，又被綿州知州安洪德毀滅其像，另立一碑，痛罵獻忠一番，難道這就是報復他殺人放火之罪惡的辦法嗎？

廟裏道士爲的我們遠從上海而來，不免特別客氣，領我們到各處參觀，有一處名叫文昌洞的，窈然而深藏，據說是帝君當年居臥之所，或者爲的怕仇人尋着，所以如此韜晦吧！

對山門有盤陀仙跡，是一座石台，上築石屋，屋中塑了一尊小的文昌像，盤膝而坐。其前有應夢仙台，石牀一、石枕一，預備給尋夢求仙的信士來打盹的，其意義頗相當于美洲路璣山的睡鄉，和吾國衢州的「爛柯大夢」。我們到真想在這兒靜臥幾宵，以便回到隔開幾十或

幾百年的另一世界裏去，看許多不同的新鮮花樣哩！可惜還不過是在這兒說說夢話罷了！

在帝鄉裏最出名的古物，只怕就要算是一株晉柏了！四面是用石頭砌成的高圍牆，其上露頂，牆內撐出又高又大的一棵柏樹，樹皮剝蝕，已變白色，全身枯槁得竟像化石一般的了。可是老幹縱橫，現出彷彿在伸着臂膊要抓雲拿日的姿勢。誦老杜：「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的病柏詩，不禁要在這兒「撫孤」柏「而盤桓」了！

牆的外面嵌石碑一方，記清初某邑宰子砍此柏忽發狂癩的故事，則未免故神其說，與西湖岳墓前的古柏，同屬一種敷會的佳話罷了。

我們回到道士的茶座裏，吃了一些點心。道士說：「明天（廢曆正月十一日）大帝要下山進城去了。梓潼城裏，在這一天，照例有一次盛大的會。有許多人士上山來迎神，迎接寶座到城內行宮安置，以便賽會。不過近來因為世道太壞，着實冷淡些了。老道士並且留我們過了明天的好日子再去，我們因為要趕到前線上去，沒有領他的好意，就在這一天的下午趕下了山，離開這四川省裏的一塊名勝地——帝鄉。」

（註）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六十四頁說：「文昌本是北斗旁的星，但到後來變成了晉將蜀人張惡子了。」「亞子」又作「惡子」，想必另有根據，很慚愧，我竟不知道他的出處。

最奇怪，晉書上也沒有他的傳，雖然第二百卷上有張昌一篇傳，那顯然是與張亞子或張惡子毫無關係的。

都江堰與望叢祠

在成都住了幾天，因為酬應頻繁，感覺得有點兒厭倦了。我們想跑到遠一些的地方去看看，後來決定到灌縣和郫縣去，一天工夫可以往還，這是不礙于我們出發到西康或川北考察的行程的。

灌縣距離成都不過一百二十里，（或云一百四十里）長途汽車三四個鐘頭可以直達，而郫縣在灌縣與成都之間，是我們必經的地方，所以也不妨停下來看看。

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們在灌縣只看了一下都江堰，在郫縣只看了

一下望叢祠。雖然行色匆匆，所見甚少，但其中還頗有記錄價值的資料。

(一) 都江堰

灌縣都江堰的水利，在我國史地上是頗為有名的。並且李冰和二郎神治水的故事，在民間流行極廣，所以可說是又科學又神話的地方。岷沱二江發源于松潘以上岷山一帶高原，以灌縣為分水的樞紐地，禹貢所謂岷山導江東別于沱，就是指的這些地方，我們為尋長江水源起見，灌縣也是必須到的理由之一。

汽車出成都西門，在平原上馳行極速，不比從重慶來時馳行山途

的危險而緩滯。不過兩番遇見缺口，要等農民扛木板來填橋纔能過去，未免耽擱了一些工夫。車進了灌縣城，直到縣政府裏，尋着了楊縣長和水利知事周郁如，蒙引導我們到老王廟裏去休息，並在離堆樓上設宴款待。老王廟在城外，正當水流沖激怒潮洶湧的江口，一路走去，滿腳踹的是鵝卵石，大大小小，圓滑可愛，既拾級登山，俯瞰全城，可一覽而盡，江水穿繞，彷彿繫着白帶，而我們所在的地方，恰和白帶扣着結兒似的，這個結兒本就是樞紐，一開一結，關係着四川盆地幾十縣的福利，可以想見它的重要了。在城隍山和離堆之間，流深湍急，浪花飛濺，坐在離堆樓上，可以聽見下面潺潺的水聲。這裏叫做寶瓶口，瓶口寬七丈半，兩崖有水量尺，深時高出水面

二十六尺以上，現值水落時候，只出水面六尺，其下則深窈難計，人臨其上，不免爲之惴惴然！離堆下有形似象鼻的巖石，上面懸掛着很多的鐵鍊，以爲急水灘上船夫拉練住篙之用。

據堤堰志說：李冰鑿離堆，虎頭，于江中設象鼻七十餘丈，首闊一丈，中闊一十五丈，後一十三丈，指水十二座大小釣魚護岸一百八十餘丈。離岸之石，是沙泥和細石子凝結而成，堅固異常，我疑惑並非是什麼李冰鑿成的，不過李冰在秦時治水計劃周密，後人故神其說罷了。所謂護石，是籠石附岸，使水不能蝕土，指水是象鼻狀的小灘，導岷江曲折東流，但到了神話裏，指水十二座，又變爲什麼十二座望娘灘了。又據成都古今集記說，李冰治水，他自己是設計的人，

他的兒子二郎纔是實行的人。李冰使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鎮湔江，五石犀以厭水怪，鑿離堆山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溉川西州縣之稻田，自禹治水之後，冰能因其舊跡而疏廣之。

范石湖離堆詩序云：沿江兩岸中斷，相傳秦李冰鑿此以分江水，上有伏龍觀，是冰鎖孽龍處。

灌縣舊志亦云：伏龍觀下有深潭，傳聞二郎鎖孽龍于中，霜降水落時，見其鎖云。

這些壓水怪鎖孽龍等等的神話，實際上都是附會！我們在伏龍觀裏，遊覽了一回，並看見所謂大禹岫巉碑，其實也是贗鼎，想爲後人有意摹造以點綴風景古蹟的。

從這裏分出去的兩條江流，一曰內江，內江爲沱江之源，一曰外江，外江爲岷江之源。由內江向內流者，分三支河，曰走馬、曰白條、曰蒲陽。其灌溉區域爲灌縣、崇甯、郫縣、新繁、新都、成都、華陽、金堂、彭縣、廣漢。外江係岷江正流，分六支河，曰沙溝、曰黑石、曰江安、曰新開、曰羊馬、曰楊柳，此六支流灌溉區則爲崇慶、溫江、雙流、新津等縣。內外二江分出的九條大支流，全靠都江堰以爲分配調節的工具。否則，旱澇不時，便不免有偏枯之患！都江堰每年開堰二次，外江在立春的時候開放，霜降時即斷其流，讓水流到內江去。內江則在立春的時候斷流，清明節開堰。

都江堰上，立有包槎，以爲開斷水流之用，又有所謂分水魚嘴的

工程，其法係用大鵝卵石裝在籠兜裏面，填塞水口，堆作堤岸，以分配內外兩江的水量。因為水量是跟着時節不同，一會兒漲，一會兒落，看定漲落關頭，用施兩樣不同的調節方法，纔可以免掉或旱或澇的災難哩。

李冰的治水六字訣：深淘灘，低作堰。至今水利知事，還是守為成法不敢稍變的，此六字是為內江而說的。灘須深淘，堰水乃得暢流無阻；堰須低築，洪水乃不至淹沒田疇，古人治水方法確實已有了一點貢獻，可惜國人不能把古人成法，更精進一層去研究，至于今日，治黃導淮，都須借材于別國，說起來真大可慚愧啊！

因為山洪峻急，曾有人主張在此間設水電廠。但據水利知事周郁

如談：灌縣水量每秒僅五千立方尺，入夏雖亦有數萬匹馬力，但一年中有四個月無用，因為水涸的時候只一千馬力，甚至只有數百馬力，不像大峽間常年可得二萬匹的馬力，所以水電廠仍以設于大峽平善壩之間為有較大的希望，灌縣並不是我們理想中設水電廠的好地方。

後來我們隨周君下離堆，出老王廟，由人字隄飛沙堰，溯江上行，至金剛隄新工魚嘴安瀾索橋（按四川索橋，以灌縣為最有名，惜今已廢，僅存索橋的石座在江中作中流砥柱而已！）一帶考察。見外江的水已乾涸，現正是開內江堰的時候。許多工人們起水底大鵝卵石，負運往來，揹在背後大篾箕中，每箕裝大石六七個，重百餘斤，據工人自己說，平均每日要揹上六十負往來，所得工資，僅僅能吃一

頓飽飯，內地工人，真是牛馬不如啊！

渡內江到二郎廟去，渡江的方法很妙，江中橫着兩根繩索，繚繫在兩岸的樹身上，渡船就攀援着這繩索兒溜過去，不用槳，也不用篙，因為這兒水勢沖激震蕩，槳篙之類根本是無濟于事的。

二王在史書上沒有名字，但是威力很大，廟之雄偉，突過老王的祠堂，神像是有三隻眼睛的，不像他父親那麼五絡三鬚，文雅端正。封神榜上有名的楊戩，不也是三隻眼睛叫做二郎神的嗎？何以他一時會姓楊，一時又會姓李呢？據胡適在民間文藝創刊號通訊裏說：楊戩被認為二郎神，是宋時的宦官楊戩，被東京人呼為二郎神，到後來却成了楊戩了。但不知這兩個三隻眼睛的二郎神，又有什麼考證的牽涉

可以硬拉？我以為民間傳說的神話，本是無稽，他們理想的偉大人物，總是天上下來的神仙，總是生得要與衆不同一點，沒有三隻眼，便不能下水捉怪降龍。李二郎神，楊二郎神，都同是一個畏神的初民幼稚心理發生出來的理想人物罷了！（長江一帶有水神名楊四將軍，其理由也是爲此。）

二王廟殿閣層層，攀登而上，壁上有「滸恩江濊，不在禹下」，八個大字，又有最頂負碑二方在山腰，一曰：「順流同軌」，一曰：「飲水思源」。照壁上鐫六字訣曰：「深淘灘，低作堰，六字訣，千秋鑑。挖河沙，堆堤岸，砌魚嘴，安羊圈，立湃闕，留漏罐，籠編密，石裝健，分四六，平潦曠，水畫符，鐵椿見，歲勤修，預防患，遵舊制，

毋擅變。」「這裏面每一句都是很有道理的，蒙水利知事周君一一爲我們解釋，左右有聯云：「過灣截角，逢正抽心，」都是治水的祕訣。二王殿前，有幾個道士在大唱川戲，我們也無心傾聽，一直爬到太上老君廟爲止。遠望雲霧裏的青城山，峯迴巒合，削翠飛青，恨不能借我一個月時間，前往細細探賞一番。回灌城時，由玉壘山麓，經虎頭岩、鳳棲窩、三道岩（形如雞爪）等地，我們不覺在都江堰上兜了一個大圈子，聽了許多關於治水的神話，可惜沒有篇幅把這些荒謬之談一一記錄出來。借杜甫石犀行，權作本段文章的小結束。杜詩云：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

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濫不近張儀樓。
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
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
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濤恣彫瘵。
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二) 望叢祠

我們的歸車，從灌縣打從郫縣經過的時候，有人在車上提議進城

去看看，我們這些遠客當然很贊同，可是有幾位嫌時間太晚了，恐怕入夜到成都，守城的檢查起來麻煩。後來陪我們回成都的周郁如先生說：郫縣城內並沒有什麼好看的，不過望叢祠還值得去瞻仰一下。

「什麼是萬崇祠呢？萬是不是千萬之萬？崇是不是崇拜之崇？」有人發問了。

「望就是指的望帝，叢就是指的叢帝。望叢祠是紀念古蜀二帝的呀！」周郁如似乎夷然不屑地回答這位發問的人。

大家不響。車進了郫城的西門，因為我們車上插了二十八軍的旗幟，守衛城門的兵士並沒有阻止，（灌縣郫縣都是二十八軍的戍區，）汽車嗚嗚地叫了幾聲，街上出來看汽車的人擠得滿滿的。市房低矮，

巷道狹隘，全市幾乎無一家整齊的舖子。一般人頭上並無例外的也多半纏着白布，或者用藍色的布纏着，男女老幼皆然。衣服也多半襤褸不堪。據說灌縣還是四川的富庶之區，民生已甚憔悴，至于川北苦况，當更可以設想得到了。我在回想着「酒用郫筒不用沽」的唐代，我又在回想着曾生長一代文豪揚雄的漢代。至于今日，早已地既不靈，人亦不傑了！

一霎那間，車出了南門，已馳到所謂望叢祠的門前了。一座大牌坊寫着「望叢公園」四個大字。大殿裏面供了望帝和叢帝的神位。按華

陽國志：

魚鳧王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

帝。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患，帝遂禪位于開明，升西山隱焉。

這裏所謂杜宇既然就是望帝，所謂開明當然就是叢帝了。開明又叫做鰲令，又叫做鰲靈。據一般人口裏的神話，說叢帝原是水怪，被望帝收服了，望帝當他是一個心腹，常使之隨侍左右。望帝娶蜀山氏之女，極爲美麗，不料那個號稱鰲靈的叢帝，見色心動：趁望帝出巡的時候，他暗地裏和蜀山氏女通起奸來。後來望帝曉得了，他們倆怕事情發作，就先下手爲強，把望帝謀害死了。望帝既死，魂魂不散，化而爲鳥，名叫杜鵑，其大如鵲。因爲含冤未雪，常常哀號，聲極淒慘，飛的時候，吻上每有一點一點的鮮血滴下來。杜鵑又叫做子規，

所以後世詩人每每有「杜鵑啼血」「子規泣血」的話頭，便因為有這一段哀豔故事的原故。李商隱所謂「望帝春心泣杜鵑」，是更明白的說出了。

當然這些神話家和詩人們的說素是不足為信的，我的意思以為所謂望叢二帝者，不過是先民為紀念農蠶而設想出來的兩位神人。祠門口明明榜出「功在田疇」的字樣，而且四川古號蠶叢，揚雄蜀王本紀云：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曠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華陽國志云：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家。

目不橫而縱，這是多麼稀奇的相貌，可惜這樣人種，至今不曾遺

傳下來，實是遺憾，如果古代真有這樣人形，三隻眼睛的二郎神，比較起來又不足爲怪了！明一統志云：蠶叢氏初爲蜀侯，後稱蜀王，教民蠶桑，俗呼爲青衣神。我頗疑惑叢帝就是指的蠶叢，雖然蜀王本紀說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二帝並非一人。

我們如果不肯信荒唐的神話，最好認定望叢爲農蠶之祖。望帝叢帝之在四川，正如神農螺祖之在全國吧？妄擬之說，明知無根，但似乎比奸殺奪妻污蔑神靈的話要好些。

祠的後面，有很大的園林，亭樓水榭，竹徑花塢，白石清溪，小橋曲徑，佈置得頗有雅趣。再進去便是望帝叢帝的墓道，豐碑高塚，甚爲壯偉。二帝的陵墓，像兩頭蛇似的，東西相望。各朝着不同的方

向，一碑大書曰：古叢帝之陵。是民國八年熊克武但懋辛二氏爲之重修。字亦爲但氏所書。熊但二君在亂時居然留心到這些古僻的事，也實在是有趣得很。雖然于國計民生，並無補益，却比造私人花園或營金屋藏嬌的那些只顧私利的人們，賢明到千百倍以上了。

遊罷了望叢祠，天色已經黑下來，我們更無心參觀別的，便一直乘車馳回成都。

再誦杜甫杜鵑行一首，以爲此文作結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鳥。

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

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

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
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
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
豈憶當殿羣臣趨！

補白

舊京歲暮感賦

風塵抗節走幽燕，誰道飄零不可憐？（用詞人納蘭容若浣溪紗句）每向故宮溫舊史，却驚華髮逼中年。甃甃兒女朝朝見，茵溷生涯草草緣。烟斷御爐聲斷漏，白頭何處說唐玄。石火光中歲又除，未能免俗意悽如！自傷客况羞彈鋏，無補時艱悔讀書。躍馬冰天英俊侶，雕龍畫棟帝王居。却嫌案牘勞形事，寫券空矜博士驢。天寒未傍最高枝，海鳥盤旋大地時。最費商量雞有肋，非關辛苦豹留皮。浪遊爲養文章氣，話舊空勞寤寐思。千里春歸須早計，莫教紅豆怨離離。囊中書劍客中鐙，縱有歡腸已似冰。（用曼殊上人句）慰藉衆生惟粉黛，寂寥終古是觚稜。黨同洛蜀容何補，人訪荆高識未能。結束一年歌詠事，消寒且作祭詩僧！

川北農村一瞥

爲的要看看川北赤區的真實情形，我們在川北新收復的災區中整整跑了一個多月。三月五日離開廣元縣，廣元是四川北部最遠的一縣，再過去便是陝西和甘肅的境界了。關於這些地方軍政和經濟的情形，其他一切社會的概況，爲了篇幅關係，在這裏不能多寫，我所要追述的，只是農村中的一般現象罷了。

人家滿口呼着農村經濟破產，到底破產破到怎麼樣的程度了？這是我們親眼看見種種慘狀的人，所應當代爲呼籲的。

當我由廣元折回向閬中南部一帶視察的時候，因為天天在農村中走，感覺到農民已陷到無路可走的時期，雖然土地中的出產十分豐富，勢逼得他們不能不讓『貨棄於地』。廣元一帶的礦產之多，南部一帶的鹽產之富，閬中一帶農產物之蕃殖而豐茂。米、麥、大豆、高粱、番薯、玉蜀黍、蠶絲、桐油，什麼都有，然而在現在却等於什麼都沒有了。

這是爲的什麼原因呢？因為根本沒有農民了！川北人口素來多，許多農民，究竟到那裏去了呢？

可愛的綠色山田，可愛的廣大原野，在那裏自由生長些農產物出來。一半的大麥，至少已夾雜了一大半的青草。蠶豆開着紫色的花，

肥而且大；菜花高到比一般人的身體還要高，一片黃色，香風徐送。從前有人讚美菜花的詩，說是『黃金舖滿地，三月富村莊，』可是川北農村中的菜花，業已變不出黃金來了，正當農忙的時候，田野裏偏看不見農民，若在江浙，這時候，農民應已滿唱秧歌了，雖然江浙地方也喊着農村經濟破產。

農民們爲的要逃出性命，眼睜睜看着田野裏有這些救人性命的天生寶貝，然而只好嘆口氣，他們無心去培植，更無法去收穫啊。

我在幾十天的行程中，不曾見過年青力壯的農民，看來看去，不是白髮老婆婆，就是黃口小孩子，他們當然無力去耕耘，只弄一些現成的紅燒（山芋），回家果腹；或者取一些現成的大採酸菜（川北特產）

煮煮吃，擱久了的菜，爛了，臭了，我們所不能下咽的，他們恃以爲正餐。

有一天，我們在蒼溪縣境，看見一個老太婆上山拾柴草去了，彷彿是她的小孫子，一共有三個，赤露了下體，在寒風中戰慄着高呼着他們的祖母回來，哭成一片。我們剛行到他們的破茅屋前，老太婆背了柴筐，蹣跚着，一步一哼着回家了。我們問她家裏沒有人了嗎？她說，兒子當兵去了，媳婦死了沒多久，可憐這幾個孩子跟着她，跑又跑不動，眼看看都要餓死凍死了！

又有一次，我們在閬中縣鄉下新收復的赤區，一家小店裏，鶉衣千結的（因爲全是破布條結成的，鶉衣實不止是百結）一個中年婦人，

圍着兩個小孩子，正在向火取煖，大家手裏剝的是玉蜀黍，火裏燒的是玉蜀黍的桿子，（玉蜀黍在川北最多，他們稱爲玉麥，或曰包穀。）凍得紫而且僵的孩子們的腿，都露在外面。我們問她的丈夫到那裏去了，她回答說，去年就跟「烏棒老二」走了。所謂「烏棒老二」，棒老二是川人謂匪的土語，烏字是紅字的轉變，紅字有吉祥的意思，爲川民所諱言，所以改號之爲「烏」。

諸如上例的遇見，真不知有好多次，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川北農民所走的方向了，年青力壯的農民，是作戰的生力軍，爲兩方面亟亟所需要的。鄉下田地裏，既然種不出東西來換黃金，種了出來又要被剝削階級一重一重的榨光了，他們自身的衣食無着，仰事俯蓄自然更無

望了。因此一大半的農民，被逼着上前線去了，其餘沒有被逼的，也甘心情願朝火線上走，上前是死，退後也是死，叫他們更有什麼方法顧得到父母妻子呢！

貧農和中農，絕對沒有辦法再維持他們的生計，而所謂富農，因不勝租稅的征伐，大家相率把田契貼在門頭上，遠遠地逃走了。因為從這一方面壓來，他們是死；從那一方面壓來，他們也是死。執田產的富農，早已無所逃其罪於天地之間了，富農中農貧農，共同遭遇到這樣悲慘的絕境，請問復興農村經濟的大業，怎樣好去下手呢？

川北農村的人口，一年年，甚至一天天的減少下去，逃亡者生死莫卜，只好不算。死亡之中，遭殘殺的一半，填溝壑的又一半，我恐

怕真正的好農民，在川北行將絕跡了！

這樣說來，川北便真的沒有人了嗎？人是有的；但大半是些依軍人依官府的土劣，或者抬滑桿做苦力的工人，趕小買賣生意的，也或不少，然而這些人於農村有什麼關係呢？

關於土豪虐待農民，我有一件親眼看見的例證：

三月十九日，當我過儀隴縣永家場的時候，看見小小破落的鎮市上，有一大羣觀衆，在一家店門前圍着，一個五十幾歲的老農夫，被人高高的吊在屋簷前的橫樑上，雙手是反縛着，粗麻繩繫着大姆指，就這樣掛秤似的掛到屋樑上去了。可憐的老農夫，肩背上還被壓了幾十斤重的大石塊，汗似雨點兒一般的滾下，筋也一根根暴漲出來，一

種淒厲的呼號求乞聲，令人慘不忍聞。

旁邊立了一個酒氣沖沖的矮子，——後來經我探悉，原來他就是本場上的區正老爺，區正在一區裏，其權力等於縣長在一縣裏，可以任意作威作福的。——執着一根馬鞭，彷彿在審大案情一般的在拷問那老者，據說老者沒有繳出應繳的糧秣，這就是他們鄉下慣使用的刑罰呀！

農村的黑暗，黑暗的農村，這樣，怎麼能叫好農民安居樂業呢？

川北雖然是特殊的地方，我相信咱們中國，有這般特殊情形的農村，決不是絕對沒有第二處了。我們將怎樣去改造，怎樣去救濟呢？這是當前最嚴重的大問題！

憶閬中

(一)

忽忽作客只在那兒住了兩夜的閬中，忽然牠的影子侵襲到我的腦子裏來，叫我不得不聯想起一些舊跡。

閬苑本來是仙人住的地方，所謂「瑤池閬苑」的風景，是中國舊詩家所豔稱的。而我現在所追憶的，並不是什麼仙境，只是平平常常的幾萬戶中國苦百姓們宛轉呻吟的地方，它是坐落在四川省的北部，清

代號稱保甯府，今日號稱閬中縣的閬中。

風景，當然是很可愛的，於四山環繞之中，有一道蒼苔碧玉般顏色的嘉陵江，包圍了閬中城的三面。朱樓畫閣古代有最著名的所謂十二樓，目下僅僅有六七座在臨風戰慄着，不但褪了垣宇的鮮豔顏色，而且內部的構造也已有漸就傾圮的危險了。幾十隻板船搭起的浮橋，放在南門外向南津關去的江面上，從這裏渡過，便可以去遊離閬中最近的名勝地——錦屏山了。

錦屏山是一字兒似的擺在嘉陵江對岸，真彷彿是一座屏風兒，遮蔽着東角。縣志上說這是一座案山，其作用不啻是給縣老爺作書案，上面是用以供籤筒筆架鐵硯池的。縣大老爺的尊嚴和偉大，於此

可以想見了。不過時至今日，縣老爺乃須屈服於有槍階級之下，這座案山上面，又只好插些令旗之類，其尊嚴和偉大的主人翁「不得不轉變一個方向了」！山前山後，有的是傷兵醫院和療養所之類，包頭的，瘤腳的，發熱狂燒而大叫的，宛轉哀啼在地面上做狗爬的，這些可憐的同胞們，都是不知爲什麼原因被自己的同胞們殘害了。天可憐見的！

山腰雖然有呂祖廟三賢祠（杜甫陸游司馬光）之類的香火地，可是臨江茶樓上遊客常常是稀少的。

我們得在此中佔却一小時，做做文人雅士的風雅勾當，靜賞閩山

圓水，遠看閩苑仙樓，可是仔細一想，汗毛管兒裏的毫毛一根根筆豎起來！這個年頭兒，還在學癡人說夢，要流連光景什麼的，恐怕就是以瓜皮汁寫詩的呂洞賓也有些兒不慣吧！

據錦屏山上石刻呂祖瓜皮詩碑，上面說呂仙訪君平於此，以瓜皮作筆，瓜汁作墨，吟詩於石，後來好事人就照着原跡刻起字來。其詩云：『時當海晏河清日，白鹿閒騎下翠台。只爲君平川底去，不妨却到錦屏來！』

足見呂祖做詩訪友，也要在海晏河清的時候，我靠何人，也敢在海不晏河不清之日來此冒昧麼？因此這一天詩思就不在家，沒有寫出半個句子來，其原因並不爲了別的。

城裏面有的是難民收容所，凡是祠堂廟宇，沒有一處不是收容着通江南江巴中等縣的難民，一面由公家供給每日兩餐的稀飯，一面由私家自己煮一些兒黑飯，生活一直照這樣維持下來，好在並不需要做工，日子也暫且可以度，至於所內的污穢奇臭，疾病傳染，照例是官民不管。本鄉本土的道地閩中人，雖然眼見得難民們吃白米飯而眼熱熱地，也屬無可如何，因為他們供給官廳，官廳供給難民，本來是天地無私仁至義盡。別的事還能管得了嗎？

讀過聊齋誌異的人，應該知道閩中有一個靈異的桓侯祠。

說起桓侯祠來，真是大大有名！誰不知道閩中郡是三國時代蜀漢名將張飛的鎮守之邦！一直到現在，張老爺仍是赫赫有靈的。去年赤

軍攻到嘉陵江對岸，與官軍只是一水之隔了。城裏富家闊人想逃難，而又猶疑不決，便請張老爺降壇扶乩，請張老爺回話，替他們決定。張老爺很堅決地回說：「赤匪決不會渡江進城，你們不必倉皇逃避，咱老爺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你們放心好了！」因此，所有官紳富豪，莫不聽命，大家都很願意的在張老爺的陰靈庇護之下，決不出走。後來赤軍果然沒有渡江，自然也並未進城，就退下去了。於是在萬衆歡呼之下，替張老爺洗澡換新衣，燒香磕頭的，接踵而至，到底因爲民窮財盡的原故，並沒有替張老爺重整廟貌，這是閩邑人士至今耿耿於心的！

桓侯之殿，據說還是宋時的建築；他的真像，據說是逼肖其人。

矮矮的身軀，黑蒼蒼的面孔，兩隻幾乎要暴出來的圓眼睛，我們這些並未生長在蜀漢時代的人，無從判斷其逼肖與否，不過神像塑得頗平易可親，並不像戲台上那樣古怪可怕。神像後便是墓碑，墓塚恰恰築在殿後，塚身當然是很高大的，有人告訴我，墳內祇有張飛的屍身，其首級被范疆張達等割了攜到雲陽縣，後來便在雲陽葬了。所以張老爺死後實在是身首異處的。

這些，也都不在話下。

關於閩中的土產，有一首寶塔訣爲證，其訣云：

「醋，皮蛋，半夏麵，白糖蒸饅，五香豆腐乾，四川陸軍中將，」其最後一個代表，未免有一點兒幽默性，可是陸軍中將是屬於四川

的，這也是實際如此，並非有意爲土產鼓吹也。

臨走，我們本來還想看看唐代詩人所盛稱的什麼魯王靈夔之宮，滕王元嬰之苑一類的名蹟，可是時間不允許了。因此，閬中所給我的回憶，僅僅是如此而已！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二)

昨天(廿四年四月十九日)，各報都有這樣的一個消息，說是川軍已克復閬中了。怪不得閬中縣按期寄給我的官方的川北週報，已經停寄了一個多月的光景了，原來其中有一些變故：「劍外忽傳收蘄北，

初聞涕淚滿衣裳，」這是少陵聞官軍收復冀北的詩，爲什麼聽見官軍打了勝仗，還要「涕淚滿衣裳」呢？我今天才懂了，無論收復以前或收復以後，都值得人們喜極而爲之涕淚滿衣裳的啊！

我非川人，更非閬中人，然而對於閬中縣，自一遊以後，永遠不忘，因爲那個地方實在太可愛了，山川風物之美，簡直與江浙最美的地方一般無二。本來閬中在古代，就是最著名的風景區，所謂「閬苑仙葩」，所謂「五城十二樓」，古人認爲是仙境，是樂園，一直到去年，我遊的時候，雖然民生凋敝，名勝摧殘，時時露出捉襟見肘的情形；然而彷彿是蓬頭垢面的美人，仍然有楚楚可憐的神態，叫愛好自然的人們，不得不加一倍的愛惜，加一倍的垂青。

四圍青山的大圈子以內，再縈迴着綠波如帶的嘉陵江，（這就是吳道子所畫嘉陵三百里最秀麗的地方。）閬中城的位置，便在這山環水抱中了。

少陵有閬山閬水二歌，閬山歌云：「閬州城東雪山白，閬州城北玉台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鬥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閬水歌云：「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

閬州城南的風景，竟至于在天下也算稀少的，簡直有「甲于天下」

的好處。這雖然是詩人的誇張，却也真有些名副其實。

我曾在閩中城南一帶留戀過。

我又曾在東門城外公園徜徉過，在大觀樓上憑眺過，松花井前吃過茶，張飛廟裏求過籤，還有武則天所遺留的一口古銅鐘，和唐代鑄就的一座刻字的鐵塔，我都一一賞鑒過，撫摩過，不知道此次被難後，這些地方還照舊無恙麼？這些古物，還沒有被毀壞麼？

又，不知這一次閩中人，曾否請張老爺降過壇？張老爺降壇以後，又是怎麼說？我想一定張老爺說過叫大家快些走了，如果張老爺的確是靈驗的話。

本來，從川軍手裏失去了的閩中，重新又由川軍手裏奪回來，在

川軍方面，也許可以功過兩抵的。

不過這樣一出一進，吃虧的還是老百姓罷了！我在這裏遠遠地替閩中人洒淚了！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陶然亭

讀過花月痕小說的，都該對於陶然亭要「心嚮往之」吧！花月痕開宗明義第一章，劈頭就說到韓荷生與韋癡珠因為在陶然亭壁上題詩的關係，才慢慢兒認識起來的。本來好漢們打不成朋友，文人們不咬文嚼字的哼哼詩句，也就不能成爲知己，說得文雅些，就是靈山會上有緣了！

在北平閒散了兩個月，那時國曆是過了年有好久了，東闖闖，西逛逛，怪沒意思的，忽然想到大名鼎鼎的詩人歌詠地，古代北京人的

遊覽之鄉——陶然亭——還沒有去賞識過，於是找了一個同我一樣仰慕陶然亭名勝的朋友，因為除掉慕名的人，別人是_{不願到陶然亭去}的。

國曆過年未久，陰曆當然要過年了，於是一路的爆竹聲，送兩個坐在洋車上的傻頭傻腦底呆傢伙，一直望所要到的地方拖去。不忘舊習的人們，熙熙攘攘鬧着辦年貨，尤其是洋車經過前門外天橋等地方，愚蠢的「過年忙」者，擁擠得洋車也通不過，天橋一帶平日看把戲聽大鼓的各種顧客，比平常少得多，大概都在家裏團聚着吃臘八粥了吧！

我們的車兒，越走越到荒落的地方，什麼黑審殿，什麼南下窪，

都是人煙凋落，景象蕭條，路上有幾個老漢在推車，幾個小孩子兒打架罷了！後來簡直老頭兒小孩兒也不見一個了，只是一片衰草，三間破廟，有的房屋剩一梁牆在矗立着禦風，有的亭閣，剩着底下層的一條穿道了！

路是凍得挺硬，樹葉兒當然一片也不掛在枝頭，水裏冰凍結的十分堅固，至少要到明年春三月間才得消融哩。

路是越跑越不對了，簡直到了墳墓裏了，左一堆土，右一堆石，黃黃的崗兒，矮矮的樹兒，淺淺的溝兒，昏昏的日色兒，這便是陶然亭的環境了。

洋車忽然停住，車夫說：「再進去洋車不好拉了，請你走一步，

從審廠那兒上去就得了！」

我們倆吃了一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陶然亭所在地麼？一聲不響地走了上去。

「車夫拉錯了吧？」朋友疑惑着說。

「不會！北京城裏誰不知陶然亭呀。」我肯定的回答着。

狗兒從審廠小屋裏攢出來汪汪地叫起來，我們已跑上高崗尋着陶然亭了，一步一步從磚石砌的階沿走上去，那裏有什麼亭子，只是廟宇式的建築罷了。祇有門前橫額上「陶然亭」三個大字，一點兒也不欺負我們，高高的懸着給我們看，下款是康熙乙亥郎中江藻書。裏面的石碑和寺屋，便說是什麼大悲庵，什麼古慈悲院了。所謂陶然亭，只

落了門前一塊招牌。

聽說此地一到秋天便有最好的詩境，遍地葦葉蘆花，蕭蕭瑟瑟，一種幽曠淒清的景況，別有佳趣，可惜我們來非其時！假使在雪後來也是好的，俞平伯不是有一篇陶然亭的雪嗎？他那特別具有的风格，也足以叫陶然亭生色的。

陶然亭的附近雖然如此平淡，可是遠景着實不錯！前面有永定門及城垣圍繞着，遠遠的又有先農壇，萬木森森，莊嚴偉大。

我們尋「香塚」，尋了兩刻多鐘，結果在鑿廠前真個被我們尋着了！但發現者並不是我，也不是我的朋友，乃是鑿廠裏一個小夥計，蒙他指點我們的。原來僅僅只有兩方小石碑，小得叫任何人都注意不

起來！在窰廠的圍牆外悄悄地一字並肩兒立着，碑後面應該有的墳塚，早已不見了，圍牆佔據了牠的地盤。那小夥計說：「先生！這就是您所要見的香塚，您不要看不起牠，牠一年到頭不知要邀多少遊客們的光顧哩！」

我幼年從父親詩詞手抄本子上看見的小詞，一字不訛的在那小石碑上鐫刻着：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清烟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

關於這首小詞的故事，也僅僅可以用下面幾句話敘述出來。

「士子某，在京眷一妓，謀娶之，未果。後妓鬱鬱死，客竟殉

之，葬於陶然亭側。」

這便是香塚的由來了！

另外的碑上還刻着一首小詩：

「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天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

香塚旁的另一小石，則刻着「鸚鵡塚」三字，塚碑上有小文一首悼敘鸚鵡之死。

看了這些，我們所謂「文人的目的就算達到了，雖然覺得受了「名勝」的騙，冤枉也只好在肚裏喊了！

附 錄

金匱秦朝釭大樽關於陶然亭的筆記一則

京師外城西偏，多閒曠地，其地可以供登眺者，曰：陶然亭。近臨睥睨，遠望西山，左右多積水，蘆葦生焉。渺然有江湖意。故漢陽江工部（藻）所剏，江君自滇南守入爲工部郎，提督審廠，往來于此，剏數楹，以供休憩，高明疏朗，人登之，意豁然，江君有記，有長古詩，刻石陷壁，詩如初唐體，文學歐陽永叔，書法甚似吾鄉嚴宮允（繩孫）或卽嚴所書，江君仕康熙時，其

時士大夫從容有餘力，風流好事如此，可羨也！」

見昭代叢書消寒詩話。

補 白

二月廿二日首途赴鳳，過石碓鎮感賦。

蟋蟀九轉苦黃塵，又向天涯訪故人。一夜孤篷雲裏月，初春濃霧夢中身。幾年世路嗟頻易，到處江山認未真。江北江南車馬跡，雞聲茅店獨沾巾。

淮遠白乳泉口占

新梧流碧蔭清潭。白乳泉甘飲未酣。聽到一聲聲布穀，直將淮北作江南。

庚午散記

(一) 北向榆枝

在一個風雪撲面的侵晨，我獨自悄悄地走出了公寓，灰色天空罩住了白色的大地，故都街上，人跡還沒有開始踐破泥痕。我着了一件厚大衣，拖上一雙湖南人慣愛穿的木屐，踏上了從前喚作司法部街現在名叫省黨部街的行人道上來。一座大洋房的後面，有一棵奇形怪狀的老樹，和一間孤苦零丁的小石屋，繫住了我的神思，迫令我破凍衝

寒底去拜訪它一遭。

蟠屈和虬龍似的榆樹，一枝一幹都伸出得特別長，又彷彿是惡獸奇鬼要捉人一般的臂膊，雖然臂膊上滿積着白雪，却毫不畏縮地兀自撐持着，並且永遠是這樣的撐持着。最可怪的是沒有一枝一幹不是向着北方伸出去的，老鱗貼着它的骨格，一股强有力的勁兒，真叫人不敢疑心它原是植物哩！

據說這棵老榆樹，是明嘉靖年間楊椒山先生手種的。因此這棵樹的下面，便有楊先生的小祠堂了。

小小一間石頭堆成的土地廟兒似的建築，裏面有的是靈位、神龕和香爐。壁上石碑滿嵌着詩文，大約都寫楊椒山先生之「忠」與其手

植榆樹之「靈」的話頭。椒山名繼盛，他的生平故事，凡稍稍讀過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的。我從小跟先生讀過的一首殉難詩，說什麼「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所以對於楊先生的印象極深。

現在我親眼看見楊先生親手所植的樹，我是多麼的榮幸！

因此我又想念岳武穆祠前一棵古柏，其根如石，所有的枝兒，都是向南方伸長着，南方之柏，北方之榆，宋之武穆，明之椒山，他倆的忠義節概，真是值得千古以下的人們的仰慕啊！至于榆樹和柏樹，是否確為楊岳二公所手植，或竟為後人的敷會，用此以寄甘棠之愛的；二者實未可以揣測斷定。可是緣此便為南北兩方各留一段動聽的

佳話了。

汪精衛先生在他的詩集裏，還有詠此樹的詩，警句有「千里不堪聞路哭，一鳴豈爲令人驚。」其跋語更足爲榆樹生色！有云：

「余（汪先生自謂）所居獄室，門前正對此樹，朝夕相接，及民國五年，重遊北京，獄舍已刻爲平地，唯此樹巍然獨存。」

假使榆樹有靈的話，也許要對今日的汪先生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了吧？

（二）三華禪院與牡丹

「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風景屬僧家」，詩人們都是這樣地太息

着！三華禪院的僧家，不但佔據了名山，而且佔據了名花，院裏有一株牡丹，百年老樹，開花極盛，其大如巨碗口，色尤較他處所產爲鮮豔，假使沒有到過北平和洛陽的人，不會不驚爲異產說是生平所未見的吧！

可是三華禪院的和尚，不但愛護牡丹，而且對於異性，也異常的愛護！換句話說，他們是最肯向婦女調情和勾引的。證據鑿鑿，法庭有案可稽，聽說和尚們的房間裏化妝品多極了，甚至有婦女的用物如花手帕緞拖鞋之類。我愛牡丹，我尤愛三華禪院裏的牡丹，我的牡丹詩是：「春色都關禪院裏，沉香亭北掩名姝。遊人如鯽三華去，只爲山僧養鼠姑」。（「鼠姑」是牡丹的別名，昔人以之對烏柏又名「鴉舅」）

的「鴉鼻」二字。）

(三) 萬壽山頭遇白頭

現在到北平的朋友，最感覺興趣的。就是太監「有沒有？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問題。

專制時代宮庭裏的太監，真是一件慘無人道的制度，其罪惡也許比將人殉葬還來得酷毒些。——這不過是我個人的見地，別人說我的話太過火也未可知。

這一次我竟在慈禧太后的寢殿裏，發見了兩個年老的白頭太監了。他倆正在萬壽山排雲殿左山腰「畫中遊」的房子裏住着，捧出一串

一串的桃核念珠，在太陽中曝曬着，那念珠當然是賣給遊人的。

我到並不稀罕那念珠，心想和古代剩留下的歷史物——太監去談一下，也不枉來遊頤和園一遭。

據說太監雖年老了，嘴上也不長鬚子的，他倆果然沒有鬚子，我於是更決定他們是太監無疑了。買了幾串桃核念珠，他和我談他們老佛爺的故事不絕口。「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他倆雖不是宮女，然而我還有什麼方法證明他倆不是宮女呢？

北京的朋友告訴我：「太監們不是絕對沒有性慾的，據研究這個問題的人說，太監當性慾衝動時，也能撲抱着當日的宮女，發一歇兒狂，結果掙出一身熱汗出來為止，這樣，他那所謂性的問題就算解決

了！」天啊！閻之爲道，真是一件慘無人道的制度，所以我說其罪惡比將人殉葬還來得酷毒些！

(四) 荆山的紅火與紅淚

當我在懷遠遊覽的時候，足跡所到的荆山，正是漫山「紅裙妒殺石榴花」的季節。

荆山是歷史上的名地，大禹會諸侯的塗山，只隔一衣帶水的長淮。荆山的榴，在全國也是有名的。五月裏的紅花，燒遍了滿坑滿谷的矮枝叢樹，我們的眼光，被紅色炫住了，幾乎張不開來。我們穿紅拂綠底尋着了卞和的洞，和卞和的洞，洞在蒼石之中，洞在紅花之

下。

說到卞和，應該誰也知道就是抱着結綠之玉而哭的卞和，也就是被楚王刖足的卞和，至于那結綠玉的出產地，當然便是在這座有名的荆山上了。

玉之不遇，是卞和哭的原因，朋友！這荆山是多麼值得悲哀的所在啊！當時我的詩是：「韞匱未甘求世知，悽然獨謁卞和祠。至今萬樹飛紅雨，疑是先生血淚絲！」

淚盡而繼之以血，卞先生本來是傻極了！何況爲的是區區之玉？不過想不到的是，產結綠之玉的山，到了今日，竟會佈滿着灑紅之花，真像一滴滴血淚似的，成爲歷史上號爲紅淚的名地。

有人說：「紅火一般的石榴花光，硬派牠是紅淚」，未免太柔性了，不免使人聯想到薛靈芸的血淚壺，錦城妓灼灼的紅淚綃，這樣，豈不唐突卞和！」

我說：「唐突卞和一下也罷，左右紅火是性兒太烈了一點，不宜于柔性人們的譬喻的！」

落星村

離城四十里的山徑，崎嶇不平，峯巒忽伏忽起的抱合着，綠陰籠罩，怪石峻嶒，那一條路便是到我的生產之鄉去的了。

將近百家的村落，人煙雖不算稠密；但比起四五家茅屋結鄰而居，的確是熱鬧得多了。

村 星 落

村名落星，星真落過嗎？是誰也不會看見的。可是相傳某年某月日，有一大星，落到四方形的塘裏。後來這個塘名叫落星，村也因之喚做落星了。說也奇怪，塘裏水一年到頭是清的，村童常唱着歌

道：「落星村！落星村！星不落，水不清。」自然垂髻時的我，也曾很得意的高唱過了。

據長了鬍子的人說：「古時落的不是星，乃是一塊大石頭，直到現在還沉埋在塘底下。」恐怕那是合了史鑑上「星隕如石」的話頭了。

村上除了落星塘的清水而外，還有四面抱合的碧溪。我常常站在進村口的落星橋上，跳着笑着，看打魚的在港內捉魚。有時撞着祖父，啣了長煙袋來了，便攜着我的手拖回家去。生怕我跌到水壩裏去。

廟山在我們村子後頭，山雖不高，卻有一段很好的神話故事。廟

山是姓高的所有，山上有個仙姑廟，仙姑是肉身，聽說有些癡婦女們。用針於背人時刺仙姑的肉，肉上還冒出白漿哩！仙姑姓高，鄉人都叫她高娘娘。高娘娘年十六歲，在家紡紗，常常有蜜蜂在她的耳旁飛舞，似乎作人語聲道：「姑姑！姑姑！你可去？姑姑！姑姑！你可去？」

娘娘聽了不敢做聲，私下告訴她的母親說蜜蜂要她去，她的母親不信，罵她講鬼話，並道：「下次蜜蜂再來，你就講願去罷！」娘娘信了母親的話，果真於下次蜜蜂來時，答應說「願去」，不一會娘娘便坐定仙逝了。

族下人把她裝了金，蓋了一座廟在山頭上，因此，山便叫做廟

山，廟裏的菩薩便是高娘娘了。

高娘娘最靈，能佑高氏人丁患天花只麻面而不死，所以姓高的麻子特別多，高麻子的徽號，高村人竟世襲了。

娘娘最喜歡看燈，正月裏燈節，遠近的龍燈，都先要送給高娘娘看，最奇怪的，山頭上娘娘廟前一塊地，沒有多大，卻能容無數的龍燈，多而不覺其擠。我一年到頭極快樂的事情，便是在廟山頭上看龍燈。

同放牛的小友，採茶葉會唱歌的小姊妹們，清早上結伴爬到廟山頭上上學去，真是十分有味，值得我迴憶的一回事。坐館在仙姑廟裏

的王先生，是姓陳姓高兩家宗祠公請的，因為先生設帳在山頭上，距離高陳二村，都只有半里多路——自然連山脚到山頭的路在內——兩村小學生跑來跑去也便當。我在九歲的時候，就蒙王先生教我讀詩經了，一天到晚，「關關雎鳩」鬧得不亦樂乎，直到現在，還有些莫名其妙哩。

那時候，頑皮的小孩子實在多，有一個姓高的，混名叫做小老虎。一天，先生出去了，他和許多同學捉迷藏，他提議用裝茶葉的洋鐵瓶罩了頭，比用手帕紮要巧些，所以他就自己先罩了，實在合式，和頭一般大小，並且外面的人絲毫看不見，絕對沒有作弊的可能。小老虎正在捉得高興，恰巧王先生從大門外進來了，同學們一驚而散，

靜悄悄的一個沒做聲。小老虎忽的一把抱了王先生的腿，說道：「我捉到了罷！」王先生又氣又笑，問大家道：「這裏面是那一個小鬼東西？」小老虎聽見是王先生的喉嚨，嚇得除洋鐵瓶也除不及了。

那一年的熱天，忽然不知怎的，天上降下許多冰雹向山頭上打，大的有大指頭那麼大，小的如彈子如蠶豆，圓圓的從瓦溝望下亂滾。先生帶了一付眼鏡，聽見屋上響，低了頭，眼光從眼鏡框子上邊飛出來看，最後竟除了眼鏡，跑到天井階沿邊彎腰去拾冰雹看。有幾個同學站在先生對面，拾了幾粒在手裏頑，看見先生正在俯身在石階前拾冰，狡黠的就趕着拿圓滾滾的冰雹向先生頭上亂擲，剛巧清早剃得精光的頭，被冰雹打得着實有點痛，急忙站起來自己摸摸，還以為是天

降之災，卻未曾想到是他的高足一半尋開心一半兒報仇啊！

「吃了端陽糗，便把夜書送；吃了中秋餅，再把先生請。」秋天到了，我們還要上夜學，那時又將館地移到落星村的祠堂裏了。先生賭錢到二更後回來，有些同學瞌睡伏在桌上打呼，醒的朋友，用許多書、墨、界尺、銅筆架，壓紙圈，堆得滿頭滿肩在睡熟人的身上，同時燈火也被吹熄了，一回兒先生敲門聲急，把磕睡朋友驚醒了，一陣嘩喇叮噹的聲音，幾乎錯疑是天翻地覆哩。

舊式方形俗稱叫一顆印的房子，門前鋪的白石，牆上刷的白粉，都是善與月色的白光反射的。夏天的夜裏，坐在這樣新房子門前納

涼，大家都覺得很潔淨而爽快了。月兒的光彩籠在高大的柳樹頭上，下面坐着幾個小孩子，口講指畫的在那裏談天。坐在籐椅上的我，素號會說故事的，這時候就開始那自認爲是有趣的工作了。弟弟們有的睡在竹牀上，有的立在我面前，韻華表妹，總是坐在小番布靠椅上，聽我講到有些不合情理的地方，不留隙地的駁得我啞口無言，我窘了，不肯繼續望下講，她便連賠不是，拿道歉來做要挾我的條件了。有一次，她駁我駁得很起勁，柳枝上蟬兒忽然撒尿下來，灑得她一手一臉，她連忙立起來跑開了。仰面罵那樹上的蟬，我卻拊掌稱快道：「才好才好！這真是活該的，誰叫你口利呢？」

池塘裏的流螢，偏喜歡在水草深處，飛上飛下，始終不肯上岸。

弟弟們望呆了，用小手招牠們來。在這個當兒，韻華出了一個對子給我對，「漁火隔江三兩點」說是她先生給她的功課，我沒有對出，的確對不出。她道：「哥哥不念唐詩嗎？念唐詩念得熟，就能對這個對子了。」滿天的星，都不停的閃牠的眼睛，風閉得一絲也不透，牆上的樹影，靜靜地依貼着，沒有搖動一個葉子。韻華說：「熱極了！」於是她替你打一百扇，你替我打一百扇，交換受一些風涼之福，直等到她喊手酸了，我們纔停了。

現在哩，兒時的夢做醒了！快樂的日子，此生不會再有了！落星村啊！離別已將近二十年，假使遊子有重返故鄉之可能，縱尋得到舊

日釣遊之地，還怕故鄉認不得我，或竟忘了我是牠自然懷抱中的驕子哩。

兩回奇遇

第一回 吾見其人矣，未聞其聲也！

『响馬大盜』，這個名詞，好像我只在幼年好看小說的時代會見過，怎樣面目猶惡，怎樣武藝高超，原不過是想像中的人物！不想年事漸漸長大了以後的我，竟居然真有和『响馬大盜』交臂的一日，可謂榮幸之至！

去年的五月節以後，我從南京回到蕪湖，剛剛下了大輪，就聽見

旅館裏的熟茶房，告訴我說：「南陵的小輪，昨天被匪打毀了，搭客被綁去二三十個，先生！你要想回家，這條路怕走不通了。」我聽了這個消息，那一夜在旅館內就通宵沒睡。第二天早上，立定了主意，繞道回家，心想經過三山繁昌等處，看看親戚也是好的。于是就提了一隻皮包，跨上黃包車，叫車夫一直向三山鎮拉去，路上我提心吊胆的，問車夫：「路上可平安麼？」車夫爲的兩塊錢車費，自然也就硬着頭皮答應着說，「不要緊！」

沿着江岸拉過了澮港、渡河到河北，車子上了圩堤，拉得飛快，那時烈日當空，我坐在車上，一身的學生服濕透了，車夫之汗滴如雨，更不待說。路上歇涼兩次，剛剛在斜陽放黃色的時候，我們的車

子，才將近鎮口，突然見鎮上人驚惶奔走，向鎮外曠野的地方跑，那時我便下了車子，拉着跑的人問。他們的答話是：

「前面來了土匪，槍彈盒子，不計其數，今晚三山鎮要遭劫了！你來幹什麼？還不趕快跑嗎？」

我一想此時已途窮日暮，除三山鎮以外，無處可以棲息，況且土匪不過是要錢，我儘所有的給他，總不至於害我的性命，不如逕到親戚家去暫避一避。不意到了戚家，他家裏的人逃空了，只有幾個應門的僮僕。他們見我到了，非常驚訝，而驚訝中又帶些慘笑，彼此正在互爲問訊的當兒。忽聽街上一片上鋪門聲，原來土匪到了！親戚家自然也不在例外，大門兒關得鐵桶似的。那時我爲好奇心激動，連忙上

樓，伏在樓窗上向下望，只見當頭幾個穿短衣的，似常服而非常服，似軍裝而非軍裝，或灰或白或藍，都分不清，身上有好幾個是有武器的。後面跟着抬箱子的，挑担子的，不下三四十人。中間有幾頂轎子，裏面坐着十七八歲乃至二十餘歲的女人，白嫩可憐，竟都似是上等人家出來的，穿的衣服，也很漂亮，一個個愁眉不展的坐在轎裏，有幾個頭低得抬不起似的。我略略心數一下，不下六七頂兩人小轎，轎後跟從太爺們，不是盒子掛身，就是背上負槍，腰裏滿纏着子彈。他們都威風凜凜地一排一排的過去了，毫無驚慌或憂慮的態度表現出來。

一會兒一排示威的槍聲響了，此時自衛團和警察老爺嚇得尿屁直

流，恨娘沒有多生兩條腿，跑得半個也沒有了。有人自街上來的說：「太爺們在房子寬大的人家住下來的了。」不久第二次的報告人來說：「他們要人家在街心上設菜飯供給他們吃，吃完了他們就要封船隻一齊過江的，看他們的神氣，大概載重了不便再動手了吧？可是現在誰也不敢決定三山鎮的命運呢！」

那時我親戚家裏的婦家們，早已從後門逃到上山去了，他們聽說我到了，趕快叫護送她們去的粗工趕回家來，叫我也上山去躲難，我因為避免危險起見，也就倉皇走出，暮色蒼茫中，一高一低，蹣跚着朝小山上爬，繞過幾條羊腸小道。後面跟隨的人說：「今夜土匪一定要劫鎮的。」我的腦筋裏不免浮出許多奸淫焚燒的慘象來。

我們爬過了山，穿出深長的竹林，脚下被竹根荆棘，刺得生痛，心想戚家許多婦女們此次必受苦受嚇了。

遠遠地見一點燈光，伴我的粗工指着說：「有燈處是佃戶姚家，我們家的少奶奶和姑娘們都在那家躲着。」說着說着，有燈的人家漸漸走近了。茅屋後突然攢出兩條狗來，汪汪的吠着。走到屋前，見一羣鄉下男女圍着蘋嫂和二姑四姑在那裏說話。他們見我來了，都立起來看着我，眼淚不知從那裏來的，聲音嗚咽着說：「你怎麼偏偏也撞來了？現在土匪動手沒有？」

我說：「你們放心罷！大概不要緊的。」

姚家老太婆搬出一張凳子給我坐，她們都向竹牀上坐下來，於是

馬尿似的茶和錐子似的蚊蟲，陪伴着她們同我談了一夜的話。

次早打聽，土匪因爲一路搶劫而來，腰裏已經纏滿，連夜上船過江北去了，我們才安心回家。

第二回 吾聞其聲矣，未見其人也。

夏天在家鄉歇伏，歇得不耐煩，又乘着小輪望外跑了。小輪走到馬仁渡上游地名叫做西河灘的地方，我和同船的熟客在艙內正談天的當兒。忽然一排槍聲，向船上打來。我靠在賬房舖上，見艙內人紛紛向地下倒，心知不妙，趕快攢到一傍坐位的底下，兩腿屈着，伏在裏頭。這時煙蓬上的人，滾下來好幾個，滿身帶血，大家嚇得不敢聲張，

耳邊劈拍劈拍的槍聲，如放爆竹一般，船上護送隊，也向岸上回槍，他們並擠到艙裏來，向外放射，子彈殼落得滿地。扑通一聲，桌子倒了，嘩喇一聲，茶碗茶壺打跌到地下來了。有一客人的熱水瓶，打穿了一個洞。緊靠我身邊一個茂林人姓李的，遍身血染得通紅，濺到我的襯衫上。——後來這位不幸者未到蕪湖便在艙內一命嗚呼了。——我怕自己也受了傷，趕快向有血處摸摸，覺得還不是受了傷，心頭只是跳，恨不得攢到船板洞裏去。

有好幾個胆小的，渾身發抖，臉上變了色，我不知自己怎樣，但自己總以為這回是死妥了，也不覺得目前的情狀是如何淒慘，嘴裏只顧連聲喊：

「老大呀！快開走！快開走！」——老大是司機者之稱——不一會，忽聽船停了，仍然聽見鎗聲，護送隊弟兄們上岸了。水面上攢進幾個人到艙裏來，滿身泥水。我以為一定是匪，幸而還是客人——是續溪胡氏兄弟三人——他們會泅水，聽見槍聲，攢入水底又上來了。「好險呀！」他們說。

此時有人主張船望回開，我們主張望前開，因為前面離馬仁渡近，而且也許沒有匪，虧得船上司機人見機，開足馬力，拚命望下駛去。我們身上只見泥血水一樣新染的顏色，一個個活像個鬼，身體是堆壓起來了，面部是擠到人家的肩脅下去了。我心裏一面懊悔不該出來，一面又恐懼尙未脫險！幸而護送隊上了岸，匪的目標轉了，只顧

想奪槍械去，沒來追我們的船。於是一路小碼頭沒有停，沿途招呼，不許上客下客，大呼各鎮人報信給自衛團，到馬仁渡去打匪，因為怕護送隊人少不敵，——只有十幾人——匪是要追來的。事後聽說匪有六七十人，布崗布上一里多路，小輪從槍林彈雨衝鋒而出，真正是死裏逃生呀！

皖南股匪，五華山上爲一大宗，大有據寨自豪的氣概，梁山泊不得獨美於前了！

五華山的太爺們呀！吾見君之貌，而不能繪君貌，吾聞君之聲而不能繪君聲，祇此一段短短的記載，未免辜負你們了！

到深山裏去

都市生活，既然那樣的繁囂可厭，我們還是去享一點恬靜的山間生活罷！野樸的山民，是如何的可親可敬；他們的生活，假使有不適宜的地方，應如何去改進他們；當我脚未踏進理想的山境以前，腦筋裏發生了許多有志氣的人的思想。

棄了舟車，坐上轎子，便一天一天向高處爬了。雖然道路很長，臀部坐久了，會得發痛起來。但乘輿看山，却是開我生活史中未有之記載，不覺得沿途欣賞，忘其所得的疲勞了。山勢是慢慢地高起來

的，今天足立在水平線上的高度，比昨日固高了不少，明日比今日高得又加上幾倍，這樣的無形中將我向高山上送，使我自己也毫不覺得，我不能不感謝擡轎的人，幫助我不少的力量了。他們賣自己的氣力，換幾塊錢，養自己和他的妻子，固然苦不過；但是於良心無愧，有時到也覺得很快樂。西方有個學者，批評到中國人的生活，曾經拿轎夫在山頭吃煙唱小調做比例，那裏知道他們的樂處，就是我所說無愧無作的這一點上啊！

峯巒聳秀，直上雲霄，一望中的山色嵐光，都以遠近分出濃淡來。有的是突起如椎；有的是迴環若浪；更有古人所謂「天外雙峯削不成」的，在層巒疊嶂之間，白雲紅日之下，愈現得飄渺虛玄，可望

而不可卽。

我下了轎子，跟了轎夫，登石路峻嶒的山徑，向嶺頭上爬。出了一身汗，纔將不計其數的石級走盡了。在一家茶亭內坐下來，轎夫將轎子放在茶亭外，他們又抽起旱煙起來了。白雲在老樹頭上飛，遠山頂上，更團結得像絮一般。老張敲敲旱煙管內的煙灰，向朱老大說道：「多好的棉花絮！呸！朱老大呀！把牠弄來做棉被，睡得真快活死了。」朱老大罵道：「你想棉被想瘋了！雲可以做絮嗎？」

這個時候萬壑松聲，呼呼地叫起來，聽了好像是萬馬奔騰，又好像是潮湧大海，風勢初來，頓現出倉皇顛沛的氣象；風聲漸遠，又復令人寂然意遠。我一面坐在木橈上喝茶，一面自己默默地想，竟不知

是置身何所了。

山頭上的居民，衣衫穿得十分襤褸，看見坐轎的人經過，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帶一點驚訝和欣羨的神氣。他們言語中間，可以叫我辨得到他們並不是本地的土民，大概是從別的地方遷居過來，或是從難區逃荒過來的。他們住得很安靜，並沒有什麼野心，什麼「架人」「綁票」「劫財」「害命」恐怕是不會發生罷？最顯而易見的，小孩子們在地下頑得怪起勁，見了生人，縱然也呆呆地望一會，但從不向人磕頭討錢，做上海所有的那許多貧兒乞丐的工作，叫人家又討厭又可憐。這大概是他們的父母不肯教他們那樣做罷！

下了嶺，慢慢地又走進了深壑，泉水淙淙，隨谿曲折，白石粼

粼，清可見底。山鳥在看不見處叫，野花在沒有人的地方飛；穿出幾重山，始見鄉鎮，這一天我們行了足足九十里，大家乏了，便尋鎮上一家大些的飯店歇下。

「板奶奶！今天這位外路來的先生，要弄個乾淨鋪子給他睡。」驕夫朱大向坐在門口的一個中年婦人說。

「有的有的！讓我到後面瞧瞧去。」那婦人一面說，一面用眼睛打量打量我，拉開腿一直向裏跑。我看她身上着得衣裳很漂亮，大概是小客棧的老闆娘罷。上身一件淺色竹布褂子，蒙了裏面綢棉襖，下身是黑摹本棉褲，小足上穿一雙黑緞子鞋子，雖則年紀已近卅歲，到也不十分村俗難看。我心裏十分納罕，怎麼山鎮上竟也有賣弄風騷的女

子，而這種女子偏偏在飯店裏做主人？一會兒那婦人扭扭捏捏地走出來，招呼跑堂的把我的行李搬到後進一間廂房裏去了。

廂房的對面，有一間大的房已經有人住了。吃了晚飯以後，我纔看見對面住的是母女二人，另攜一僕，住在前進，聽茶房說，她們是要到W埠去的。

那個女的，望去好像是在W埠求學的，着了一身黃色衣履，愈顯出小臉的圓白勻嫩，蓬蓬短髮，覆於額角下面，繫了黑印度綢短裙，一雙天足上，穿的是有絆扣的圓口鞋子。她的母親，頭髮已經花白了，兩個人都帶一點大家的風範。

天色漸漸黑起來了，我在網籃裏，抽出一本浮生六記，就近洋油

燈，身子斜靠在牀鋪上看。耳邊聽見前面許多人賭錢的嘈閥聲音，忽覺得對面房間裏靜悄悄地一點動靜沒有，不免從紙窗的虛處窺視窺視，見對面房間門大開了，那位女士伏在案上寫什麼。——大約不是記賬便是作書——她的母親不在身邊，或者到女店主房間談天去了。我復又低下頭看我的書，正看到坎珂記愁一段，心裏十分淒楚的當兒，只聽得「你是什麼人？快走出去！」的叱叫聲，好像是女子的聲音，我趕快抽開門門，那面有個男人，聽見我開門聲音，便一溜煙跑走了。我站在那位女士的房門口問是什麼事，那女的又嚇又羞，幾乎急得要哭出來。一回兒她的母親和男僕以及女店主都來了，她一面埋怨她的母親，一面又露出要說感激我的話的意思。她說：

「一個不認識的男子，酒氣薰人的，沖進我的房裏來，一直便往我的身邊走，被我一叫，這位先生從房間裏走出來，他纔跑走了。瞎了眼的賊！」女店主連忙賠小心，後來查出是賭博鬼兼酒鬼錢小爺，賭賭錢，朝後面去休息，却不料摸錯了門路，看見女士的房門開了，就走進去，心想胡鬧一回。依女士一定要向警署要求懲辦他，後來我勸伊在客邊不必與較，只要沒有驚動女士就是了。她的母親也和我攀談起來，纔知道女士姓江，有父親在W埠經商多年，她自己果然在女師裏讀書，這次回鄉是看祖父母的。

次日清晨，她們先我動身，彼此各朝相背的方向走。

我坐上轎，還沒有出鎮口，轎夫停止了步，說是後面有人叫，果

然見江氏母女的老僕，氣吁吁的跑到我的轎前說：「先生！我們家太太，問你先生到C城裏寓在什麼地方？」原來她們是C城裏的大戶人家，她們昨夜聽我說是要到C城去，偶然忘記問我是往C城幹什麼的，所以特着老僕趕回來問。我順手取出鉛筆，從日記簿上扯下一張白紙，將自己的名姓和去教書的學校校名寫好了，交給那個僕人，我的轎夫，便又開步向前趕路了。

清晨的山景，最有趣了！一堆一堆的似煙非煙似雲非雲的汽體，從山巒深處，漫漫地飛出來，一會兒散得滿坑滿谷，不久又變作長帶子，將山腰圍扎起來了。四野的綠樹梢頭，和遠遠的鄉村人家，都被輕霧籠罩着。坐在轎裏，不覺又走了好幾里，纔見太陽光放射出來，

漸漸兒將輕煙淡霧一齊收拾去了。我看看曉景，禁不住又低頭想起昨宵的那個女郎，兀自捧了一冊小日記簿子發怔。

兩山壁立，中間距離，不過丈餘，僅容一澗和一道依山麓鑿的險徑，其長約七八里。沿途有幾座休憩的亭子，別的房屋便一椽也沒有。澗石上的流水聲音，唱出一種淒涼調子，我身臨此境，不能自遏的恐懼的心，不期然而然的戰慄起來。從肩輿裏，看見巖壁上刻了幾個大字「欽免養馬」，寫得很雄健。轎夫說此地叫做南灣，我心想此地應該叫做難灣纔對。古人有句詩道：「峯當險處還遮日，路欲窮時又見山。」好不好姑且不管，只是確切此處的實境，不能否認的。

這一次的旅途中，所經見的古蹟，倒也不少，寫出來很麻煩且亦

無趣。却是在某村中，聽與夫說的一件事情，到有點發笑。「某村中有一家廣廈數百間的富戶，開了五道大門，每道門內是一房，老兄弟死完了，現在承繼人只剩了一個獨子，於是五大房共有這一個獨子，每房娶一個媳婦給他，這個獨子每房過一個月，輪流照派，到月底辦移交的時候，須得將這個獨子用稱稱一稱，看看他的體重減沒減，到底那一家媳婦把他養得好些，論功行賞；養瘦了，便說是媳婦供給不好，或者是斲喪他太過，照例是要罰的。」

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內地男子的尊貴了！

又走了好幾點鐘，路上吃了兩三次茶，用了一頓飯，太陽漸漸的偏西，我們便從山岡上，遙遙的望見S城了。

S城在萬山中，是一個交通極不便的地方，我將在這裏一住就是半年了。固然因為要踐約的緣故，一季乃是最少數的徒刑之期，萬不能半路上便分袂而去的。但我自己確也覺得東坡所謂「起居飲食與山接」，究竟是有趣味的環境哩！

第一天到這塊寂寞場所來的時候，轎子一直擡進了城，在衙門式的學校門口放下，門前一方大照壁場，左右各有一道進出的門，再進去便是紅黑相間之色的一排柵欄了。號房便在柵欄的裏面一間房子內，一個四十幾歲的傳達，一看名片，知道我是新聘的教員，態度便很恭敬的將我引進到後堂去，我的行李，自然也由轎夫搬進去了。

後堂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今天是星期麼？」我帶一點詫異的神

氣發問。「先生！不是！今天星期一哩！因為開學沒幾天，所以學生和教員到的還不多。」

「我的房間在那裏？」那個傳達用手指靠天井的右面一間紙糊窗門的小廂房，我就要叫他們送行李進去。

「先生請吃了麵再說罷！」校役王生財果然端一碗雞絲麵進來了。自然王生財的名字，我是後來聽傳達叫纔曉得的。傳達叫做朱有德，是當衙門的底子，校中夫役，他能百喚百應，很有上司對下司的神氣，我慢慢地也能觀察到了。

一碗細麵吃光了，我很慚愧這是第一次捧人家的碗。

房門上釘了黑底白字「教員室」的洋鐵牌，我走進去，第一步是安

置我的臥處和坐處。房間雖不大，却也有兩個大窗子。一個對操場開着，一個對天井開着，空氣到還不錯。

幾個身段很高的朋友，大概是本校學生吧，從房門口與窗子口張張，彷彿嗤嗤地笑着走了，這是第一次被人藐視，他們一定是竊竊地在恥笑我的渺小了。

時候尚早，太陽還高高地懸着，第二步的舉動，叫朱有德領着我，去拜望幾位在校的同事。他們沒有來的沒有來，出去頑的出去頑去了，結果只會到了一位頭髮花白年紀只三十左右的算學教員程先生。「初來此地，一切的事體，要請程先生隨時賜教。」

「不客氣！我們……」以下的字音，都是方言，我竟辨不出了。

後來辭了程先生回到自己房裏以後，我心裏想，這真糟透了，怎麼連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普通話也說不完全哩。同事們如是，學生們可知，社會上一般人的話更難懂了。

正在忖着，王生財把門幕一掀說：「陳先生，校長來了！」

一位生得很白願，面孔小小的，嘴上有兩撇鬍子的先生，走進來，我知道這便是校長張翊侯了。他一放下司的克，向我拱拱手道：「陳先生，久仰久仰！」我連忙回說：「豈敢。」一面便將椅子拂拂請他坐，這時校役進來上茶，我們便攀談起來。

他請我擔任的課，有史地、國音字母、論理學等，我一概都答應了。他說明天送上課時間表來，我們以外再談別的事，看看太陽將下

山，他興辭而出，大約回公館去了。

奇怪！從我到校那天，這位張翊侯先生來會了我一次，以後開學來一次，他的蹤跡便無端和學校脫了關係，後來我和他也相晤過幾次，但是在某某公館裏，而並不在他自己的尊寓，聽說他的家遠在距城七十餘里的鄉下哩！

教美術兼一班數學的洪達人，是我從前中學的同學，後來我們分途求學，好久彼此不通信了。他來了以後，我精神上舒服了許多，閒的時候寂寞的苦況便能減少了一點。

上課了，因為這幾門功課，很容易對付，所以平常覺得很暇逸，學生們漸漸的都能聽得懂我的話，困難自然沒有了。一天晚飯吃過以

後，洪達人約我到一位朋友家去坐坐，一走進那家的廳堂，便看見校裏當會計的吳少波。我說：「吳先生！原來你就住在這裏，很好，今天特來奉候。」少波連說：「不敢當。」並告訴我校長張翊候也和他同住哩。

一會兒左邊正房裏走出一個少婦，瘦瘦的身材，面白腮紅，眉灣腰細，眼睛裏汪汪的含了一大包水似的。除了頭上的髻兒梳得不時髦，足纏得小小的，我認爲是缺點而外，其餘簡直沒有什麼可以訾議的。「哎呀！吳先生的尊容，並不漂亮，娶了這樣婦人，怕是禍水了。」我心裏還暗替少波捏一把汗。吳師母招呼老媽子送上茶煙，她便抽身向後去了。

我們正談着校內的事，外面走進幾位紳士式的先生，少波告訴我們說他們是來又麻雀牌的，我與達人也和幾位紳士先生胡亂客套了一回，便相偕回校。

路上達人告訴我說：「吳少波的府上，差不多就是S城內縉紳先生們的俱樂部。少波的父親吳靜波是前清的遊擊，現在已赴某處警佐之職去了。說也可笑，靜波老頭子，怕少波的母親，怕得厲害。當靜波在S城內閒居的時候，年紀已五十多歲了。他老人家零用的錢，多要向他夫人手裏討。吳夫人發錢有一定的數目，剃頭二十個銅鈔，洗澡十個銅鈔，多一個不肯給的。所以吳靜波要想在館子裏請人吃一席酒一餐飯，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事。至於製新衣，添葷菜，家常過

日子，也必要稟命而行，遇到吳夫人拂意的時候，抹下臉臭罵靜波一頓，尤其是數見不鮮。靜波先生在家過得老大無趣，只得託舊同僚謀一個警佐的小缺，一個人出去混了。吳老夫人也有四十好幾了，穿得極其講究，她的趣史多哩！

達人提輕了喉嚨，向我身邊走攏來說道：「她最近和我們張校長鈎搭上了，把張扣留在她家裏，天天燒雅片給他吃，張素來好吃一口煙，那裏有這樣好事，便每日在吳府睡了吃，吃了睡，學校裏的事，真全不在他心上哩。」

「唉！竟有這樣大笑話，少波怎麼樣的態度呢？」我說。

「還不是敢怒而不敢言嗎？自己親生的母親，有什麼法子好想，

古時還有七子之母要嫁哩。」我們兩人回了校以後，便各人歸自己的房，預備明日功課去了。

後來我因爲有一件事要找張校長接洽，傳達朱有德果然領我到胡少波府上去尋他，少波不在家，我因蔘生，就被有德一直引進了吳老夫人的大煙間裏去了。一張大炕牀上橫臥了兩個人，一個是張校長，一個半老婦人，怕就是吳老夫人了，那婦人手裏捧了煙槍的頭，把吸煙的嘴子，送在張校長的口裏，正在吞雲吐霧情意纏綿的當兒，忽聽朱有德一聲「陳先生來了」的話，那張校長打了一個呵欠，恬不爲怪的立了起來，一看是我，便又向我拱拱手道：「稀客！稀客！」請我坐在茶几旁的籐椅上，我便向他開口，要他解決那一個重要問題，這時炕

上的老婦人也立了起來，她請教我一聲陳先生，我便向張問：「這是不是……？」

「是少波的令堂老人家。」

我說：「哦！是是！」那老婦人鼻子樑平的，嘴唇翻得很厚，頭髮也有幾莖灰白了。話談完了。我走出房門，看見少波的妻坐在堂前，濃妝淡抹，手裏在做針工，我問了一聲，「少波不在家嗎？」她立起來，微笑了一笑，「不在家剛纔出去的。」幾個字清清楚楚地從伊嘴裏發出來。張校長送我出了大門，他大約仍縮到大煙間裏去了。

S城內的賭風，極其厲害，有三大賭場最有名，輸贏總要好幾百塊。一家姓曹的，是大家的後裔，一家是當紳董的姓方，還有一

家，便是吳府了。他們三家進出的，都是當地土豪和闊老們，不但賭窮錢的不敢上門，便有一二百三百塊錢也不夠輸，他們窩的都是統袴子弟，或者是愚笨的土財主，所以城鄉富戶，在他們三家傾家蕩產的很多。因為縣長大老爺，常和他們家來往，自然一切的小警察，也不敢半夜上門去驚動他們了。

總算吳家的賭文明些，左右不過一些斯文先生們去賭，賭的又是撲克和麻將，不比搖灘牌九是強盜賭，常常打架鬧事，還有衙門裏師爺科長典獄官去賭，雖則輸贏很大，却並沒有捉蟹擡轎子的花色。（按捉蟹和擡轎子，是暗中串通，騙另一個人的錢的意思）。

一到初更時分，便有同事約我去看牌，吳家真熱鬧，燈燭輝煌，

人語喧雜，廳上房內，各有一兩班賭，果然是衣冠整齊的朋友，一時「中錐白板」「同花」「吐配」的聲浪，嚷個不息。我因為一來是窮措大，沒有餘錢可以供自己揮霍；二來生性太笨，到現在打牌不會算，打撲克不會詐，所以一去便嘆幾口氣回校。同事們不以為我是道德觀念太深，就以為我是新進的青年；不滿意於舊的惡的習慣。其實慚愧得很，慚愧我到底是個弱者，住了半年，做不出什麼驚人的舉動。慚愧我全沒有修養，讀書十年，還只能同流合污，沒有堅決的意志，沒有感化人的精神，結果只能在深山裏每日混三餐飯。

「去吧！去吧！」有一夜在枕上自己責備自己起來。耳門前忽來一陣脚步聲，彷彿有五六個人。這時已夜半了，學生嗎？他們出去幹什

麼呢？我受了良心的責備，爬起身趺了鞋子向外跑，手裏端着一盞燈，將燈放在廳上，一個人尋着脚步聲走去，隱隱的看見廚房窗子外，兩個大一點的學生，托一個身段矮小的學生，教他進窗子偷取甚麼東西吧！另外一個學生捧着一盞油燈照着，廚房內火光熊熊，大概還有人在裏面燒柴。我噤着聲，等小學生進去了，纔叫罵起來，不然，將進未進的當兒，身子舉得高高的，一曬，曠嚇跌下來，反爲不美。後來一查問，纔曉得學生們半夜起來吃夜點心，進廚房取豬油，廚子出去了，門鎖着沒法子，只得托一個人進窗子去偷。門房和齋夫，聽見我起來，他們也壯着膽子走出來，平常他們就聽見了也是不敢問的，因爲學生們的拳頭很厲害啊。這一夜，學生們點心沒吃成，

便一閃而散。

第二天早上吃稀飯，桌子上只有英文教員李先生，和國文兼公民教員王先生問問訓育主任和教務主任都在外面住宿沒回來。

席間和二位先生談起來，知李先生也纔到校，王先生却有三四個學期的資格了。王先生說：『陳先生，誰願在這裏教書哩！我原是當紳董，平常進出衙門，和地方官接洽接洽公事，爲人家打官司事體去說說情，多麼舒服，多麼體面。這個學堂辦得又不好，當國文教員改卷子又苦，我真厭倦得很了！那曉得我的舊同年，還有些羨慕我是洋學堂裏的教習，了不起呢！其實反不及從前做「教諭」好，還有許多學生進了學送禮金。』

我聽得不耐煩了，再要說，他老人家又要嗆咳了。正想開步走，外面擁進好幾位昨夜失眠的先生，帶笑帶說，無非是講的牌經和賭博的經驗罷了。

這一年不知是民國紀元以後的第幾年了，大約可以使我能記憶的，只因為這一年上海發生了一件慘案，我們便叫牠是上海慘案紀念之年。

山鄉離上海太遠，待這慘案的消息，傳到S城已經一個月光景了。但這消息傳到之後，就有一班學生上街游行，籌備款項以圖援救被難的同胞。

暑天的夜裏，我正在納涼酣睡得很適意，忽然一陣鑼響，使我急

於匆遽間趿着鞋子出去看：前面三四個學生，都穿了白夏布長衫，手裏用扇子搖，同時嘴裏高呼口號道：

「請看呀！後面一個亡國奴，名叫章得勝，家裏有錢，不肯拿出來救國，還要罵人啦！「湯！湯！」這一班人過去，後頭有兩個人，夾着一個四十多歲穿白短衫褲的，面孔黑黑的，很現出難爲情的樣子，雙手被人縛向背後去了，背後插了一枝斬旗似的布條，大書「亡國奴章得勝」左面一個人提了一個燈籠，右面一個人捉了章得勝的背後雙手。

最後遙擁着一大陣的人，攔擠不開，和看出城隍會的十惡一般，說說笑笑的跟着跑過去了。一時大家議論紛紛的，有的說：「章得勝

手邊也有兩個，就出幾個給他們也罷了，省得出這些醜！」有的說：「學生們受當地人利用，當地人有的恨章得勝不過，因此借公報私，慫恿着學生大爺有意去搗他的蛋。」

我因爲這件事太滑稽了，事後細一打聽，纔曉得章得勝是一個看守城門的，這次募捐的朋友，募到他家裏，他一毛不拔，募捐的就向他說明中國人怎樣被外人的欺侮，和此次被慘殺的狀況；不救同胞，中國將來非做亡國奴不可等等的話。

章得勝說：「情願做亡國奴，不願出錢。」因爲這一句話，所以被他們打了游街示衆，原來章得勝也是一個狗才，他把守城門，最會敲鄉下人的竹槓，送米進城的，他先要完一次糧，推柴推炭進城賣的，

他每車總得要抽幾根；比釐金局裏的關狗子，更要厲害十分，所得日益積多，變出錢來，自然便成了小康了。一般小膽的鄉下愚民，奈何他不得，忍氣吞聲的不敢告發，這一次章得勝的游街，也可以稍稍痛快人心了。

告訴我這話的，是校裏的會計吳少波。少波很要和我親近，常常引動我一道到城內大家小戶去走走。有一次拖我到翟甲娘家去頑，打了一次牌。去的那一回，是晚間九點鐘以後。矮矮的瓦屋房子，我們從黑洞洞的後門走進去，穿過廳堂，便到甲娘的房裏。一張抽屜桌前，坐着一個嬌小玲瓏的少女，從煤油燈下映着，面龐兒也還白淨，不過輪廓兒太嫌圓了一點，耳上帶了金S扣環，見了客笑容可掬的，叫她

娘泡茶。我們先坐下談了一些章得勝故事的尾聲，以後便和甲娘搭訕起來了。

我注意到房間裏的佈置，覺得不大雅致，除了美女月份牌以外，一點字畫也沒有。我心裏正在爲她的生活默忖着，少波忽倒在她的牀上去了。他們糾纏了好一會。

一會兒少波要打牌，甲娘自然很歡喜，她們家本來靠賭博抽頭錢過活的。這可苦了我，我從來不曾打過牌，尤其是在這等人家。但是沒法，湊數的人不久又到了，是少波合股開店的王本莘。打牌的時候，謔浪笑傲，毫無顧忌，甲娘的小嘴兒也很空靈。她知道我是不大賭錢的，當開牌算錢數的時候，她便先把我算好，結果是我和王本莘

輸了。等到回校時已經三點多鐘了。

從此以後，我接連又在吳少波家和他的夫人，他的同居劉太太以及校中的一位同事打了幾次，居然有點進步了。

有一次吳少波的夫人在方家打牌，我到方家找方世棟，世棟是我的舊同學，現時在家裏過賭博生活了。我們往來已非一次。她的姊姊方韞玉，是南京東大女旁聽生，我們暢談過好幾次，我認她是C城內數一數二的優秀份子。這次打牌，韞玉一個，世棟夫婦兩個，吳少波夫人一個，世棟見我來了，硬拉我入席替他的缺，他說：「誰耐煩和她們打這種小牌呢？」說着，捧着一枝水煙袋站在旁邊。

她們也就歡迎我入席，牌聲劈拍，手指摩挲，一圈剛完，笑噴雜

作，我萬不料內地世家的婦女，從前是深居繡閣，輕易不見生人的，現在居然肯完全脫去了嬌羞態度，很灑落很自由的和外來男子，在一张桌上打牌，其功當歸之於方韞玉一班時髦學生了。

雀戰一直戰到下午，世棟的夫人因為有事，世棟又吸大煙去了，我們只得停了戰。坐下來談天。韞玉暢論新文化問題，因而批評到提倡新文化的人物，某某人格不完全，某某思想不澈底，最痛快的，她說現在人每每言行不符，勸人改革家庭的人，自己家庭一仍其舊；勸婦女自由戀愛應服務社會的，自己的妻女，却要嚴守信條，做賢妻良母。至於一面提倡解放娼妓的，一面私自宿窰子，一面主張「一夫一妻制」的，一面又要畜個把小妾要耍。

她說得很奮興，我只好坐在一傍點點頭。後來我們談到文學的範圍，她說從前她很喜歡詩詞，近來受大學教授D先生的指道，頗愛研究戲劇了。她說：Ibsen的作品怎樣怎樣好，她受易氏思想的影響很大，目下對於一切問題，都持懷疑的態度。我告訴她：我最愛Wilde和Galsworthy的劇本。韞玉很得意的要我介紹幾冊給她，有機會再買來看看，我取筆寫了幾本劇本的名目，交給了她，立起身來，預備走了，偶然看見廳堂上，掛着一付對聯。「已從香國遍薰染，何惜題詩留姓名。」下面署了安吳包世臣的款。「好一付對文！」我心裏動了一動。正忖間，少波的夫人跑來喚道：「快來看好把戲！」

方韞玉和我一齊跟她走出廳堂，向廂房裏走去。廂房裏坐着世棟

的祖母、母親、妻、嫂，還有兩個認不得的婦人，和兩個經商的男子。大家圍着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頭上蓋了一塊大紅手巾，兩手摸膝，兩腿發顫，一種故意裝作出來的樣子，一望即知其爲僞，另外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手邊抓一炷香，打圈在那男子頭上畫，一會兒男子胡說起來了。

「花姑娘到了酆都城了，方太太是朵芙蓉花，花鉢子破了，泥土也鬆了。」

「什麼意思？」我輕輕地問吳少波的夫人，少波夫人停了一會，在外廂房外面告訴我，這是「看花」的，彷彿算命看相差不多。他說男人是樹上的果子，女人是枝頭的花，他能預知花果的命運。譬如一個人

娶妻能否偕老，他要說元寶是否成空，娶一個妻謂之得一個元寶，娶兩個妻謂之得兩個元寶。我沒有聽完，不禁大笑起來，少波夫人急得拔腿向裏跑，在裏面的韞玉，看那個男子的態度，一面笑，一面望外走，和少波夫人不期撞了一個滿懷，又引得屋裏人闐堂大笑，弄得看花的花先生摸不着頭腦，停止又不好意思，不停止又難爲情，只有世棟的祖母、母親，和幾個信男信女們，大不高興，以爲我們故意去擾亂他們的秩序，破壞花姑娘的營業。

「男子漢出這種醜，」我一路笑着逃了出來。

教了兩個多月的書，從此常到方府上去頑，秋季韞玉病了未赴校，我的客中的寂寞，減了不少。九月初九起，一直到十月底止，這

一兩月當中，我將近城廿里之內的山遊遍了。有一次學生和知事衙門裏衛隊衝突，兩下約期打惡架，我們的校長張翊侯得了消息，急得了不得，於是要我們幾位教員領幾班學生到玉屏山梓山去旅行。在梓山上一無所得，只打了幾斤毛栗子，吃了幾片紅的白的生山芋。棲真山一名西山，山麓有梅花石，巖石高峭，斑駁作綠色。聽說當竇子明在這山下煉丹的時候，被一隻不識相的鹿，偷丹吃了，連忙又跑了出來，後來到底心裏不受用，作了幾下嘔，吐出這麼一塊大石頭出來了。太白有詩道：「願隨子明去，煉火出金丹。」太白未免呆得太好笑，縱使有了鹿吃丹的福氣，還不是一樣的不受用，一樣的吐了出來嗎？

鳧山要算是C縣最大的山了，離城廿餘里，那一次是星期日的約英

文教員同去的。一路上堆滿了驢糞，觸在鞋尖上輕輕地滾去。山間載貨物，都是驢子的功勞。我們二人在路上還借重了牠，馱我們到鳧山殿，只出了六百錢的代價。鳧山殿是有名的「鳧山述夢」的地方，廟裏有許多枕頭，供人住宿用的，只要有疑難事，便不妨把行李鋪蓋，搬到殿中住一宵，自然有仙人指示你的禍福之途。夢裏遇神仙，是何等的幸福啊。可惜我住了一夜，結果未遇着神仙，只遇了幾個壁蝨：英文教員呢，半夜裏一翻身，折了一隻牀腳，跌破了頭，出了一點鮮血。

偌大有名的黃山，距離我只有百十里路，此時不去，後來機會更少了。怎奈校中同事沒有一個肯鼓興作伴的，於是折東去邀我的故鄉

好友孫曉江，曉江偏偏正在情場失意的當兒，回信是：「黃海之遊，久有此志。第時值秋深，雲林蕭瑟，恐西風黃葉，轉益悲觀，擬待開春，再作蠟屐計。」一類的話。

這一來，我真大失所望了。「入山必深，」我的足跡未到黃山，那裏便能算深山呢？

跋

友琴兄的萍蹤偶記是一本很有精采的遊記，他常到人家所不常去玩的地方去玩。例如，天台山上的龍潭，『不但外來遊客不會到過，便是本地土人也很少看見；』杭江道的通車，也是最近的新路綫；池州也似乎很少人去遊覽。

太湖和偷閒一日在梁谿記的是今年我所到過的無錫。我也寫過一篇蘇錫三日遊。他那兩篇是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和廿四年二月十九日記的；而我的這一篇却是廿四年四月記的。彼此都不曾交換的看過文

章，但不謀而合之處，却有兩點：一、我們都說到太湖和西湖的壯美優美；二、我們都說到漁光曲的吟唱——這真是有趣；如果我不在此聲明一句，我是頗有做雅賊之嫌的。

我是四川人，却一向在外邊生長，壓根兒不曾到過四川；友琴是安徽人，却見過了四川的劍閣、溫泉峽、南泉鄉、大廟山、都江堰、望叢祠等處，寫下游記收在這本集子裏，另外還有一本川遊漫記；尋幽探勝，令人神往：我真愧爲蜀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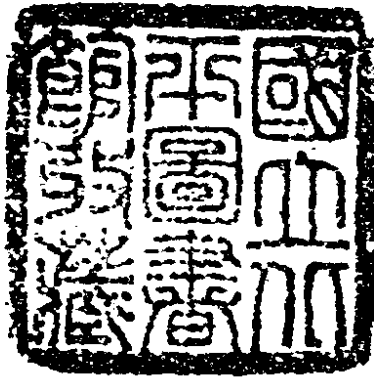
友琴平日酷嗜詩歌，所以遊蹤所至，屢有題詠；且多考證，以寄其懷古的幽情。另外他還編有清人絕句選，可以證明他這遊記是由一個富於濃摯的詩意的作者傾吐出來的。你瞧，他的文筆是多麼矯健、

致

流麗而又談諧呵！

趙景深

廿四年八月十三日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萍蹤偶記
實價伍角

作者 陳友琴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開封長沙廈門
北平濟南武漢汕頭
廣州西安貴陽溫州
杭州成都重慶雲南
北新書局

